



小
书



傅庚生
著

中国文学
欣赏举隅

傅庚生 著

北京
出版社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小
书

中国文学
欣赏举隅

傅庚生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傅庚生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 1

(大家小书)

ISBN 7-200-04715-5

I. 中… II. 傅… III. 古典文学-文学欣赏-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551 号

·大家小书·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ZHONGGUO WENXUE XINSHANG JUYU

傅庚生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8.75 印张 138 000 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200-04715-5

I·746 定价: 14.00 元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



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混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善于以古诗人之心为心的学者

——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新序

文怀沙

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陆机）

新版傅庚生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即将面世，想起“好书”比著好书的“好人”的寿命要长得多，我既高兴又复怅惘。

故友傅庚生先生辞世已经整整十八个年头了。今年四月间，他患难相共的夫人——仇荣华女士终于脱离了长期的病痛和困苦仙逝了。请允许我在本文开篇处，首先向这位“不矜不伐”的夫人致敬。因为正是这位知识妇女以她的终身辛劳和“默默无闻”为代价，为丈夫排忧解难，成就了丈夫的不朽之盛业。傅庚生、仇荣华贤伉俪，在我心上是一对闪光的名字。

成书于六十年前的、傅庚生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有着怎么样的生命力？经过历史的筛选，至少可以被公认，这是一部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方面的名著。该书写成于 1943 年，经



余冠英先生推荐，由叶圣陶先生主持编入《开明青年丛书》，同年出版，遂成为颇受广大读者喜爱的著作，至1949年前，再版印至九版，此后，虽然本书在大陆绝版，但在香港、台湾等地出版了大量的翻印本。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简体字本，大体照原样印出，改正了个别的错别字，但对原著也作了个别不必要的改动。1985年中国书店、1989年上海书店又分别出版了此书的翻印本。原“开明本”的讹误，未经修改，一仍其旧。写到这里，我心中很难受，忝为新中国解放后第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的主编，我虽然帮助过许多好朋友出书，他们之中有：游国恩、俞平伯、孙楷第、余冠英、林庚、李长之、王古鲁、沈祖棻、程千帆、苏渊雷诸先生，还有当时被认作新生力量，后来成为学术权威的：王瑶、王运熙、周汝昌、王泗原、王拾遗诸先生；但那时我念念不忘、一直企图收入到我主编的丛书之中的至少还有下列三种书：

- 一、《人间词话详注》 王国维著 俞平伯校注
- 二、《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傅庚生著
- 三、《谈艺录》 钱锺书著

钱锺书先生很谨慎，他多年以来都很关心我，他指出这些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连他写的小说《围城》也不主张重印。作为文人，他有矜持的一面（区别于庚生先生的“不矜不伐”）；也有积习难改的一面，当

他情难自己时，也曾向我出示他密密麻麻的《管锥编》的片段稿本，他说这是聊以自娱，不足为外人道也。后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惹出大事，我被公开点名批判。钱对我维护备至，劝我要慎蓄锋芒……其实，我当时担任主编，是有权不使《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在大陆绝版长达三十五年之久的。我困于朋友的柔情厚爱，为当年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其实印了就印了，我缺乏“个人得失，了不足论”的精神，我对不起傅庚生先生，更对不起那些势必会成为傅先生此书受益者的忠实读者们。

现在咱们中国大陆的文化出版界焕然一新派生机。关于文学艺术的赏析专著，多到难以胜数。但经得起反复仔细品味的还是很有限的。因此，我愿意隆重地向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朋友推荐上述三部书。这三部书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出诸青、壮年学者之手的不朽之作。

《人间词话》是一本出现在20世纪初的薄薄的小册子，字数仅五千餘字（以后加上“删稿”也不及两万字）。但“境界说”言简意赅，自足千古。王国维说的好：“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王国维的书不难读，他认为意与境的中介是真切自然的语言。这部书正是用真切自然的语言写成的，静安公其“识”也高；

《谈艺录》是《管锥编》的先驱之作，我们可以



领略著者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之学。他被视为 20 世纪的一代硕儒是毫不奇怪的。读钱先生书最令人受益的是：使人感到“学，然后知不足”。默存公其“学”也博。

我要求文学同好，特别是文学青年必须认真精读的便是这册《中国文学欣赏举隅》。这是一部有“学”又有“识”之作。我六十年前初读此书便欣然赏之，为之振奋不已，而今老夫耄矣，再读此书，如面对故人的娓娓清谈，仍欣然赏之，为之振奋不已。

请我的老朋友和不曾见面的年轻朋友们翻阅傅先生在本书中关于陶渊明与郑板桥其人与其文的比较，还有论袁枚祭祖母的诗篇。清代才士的猥恶嘴脸，落在傅公笔下，竟不打自招了。还有，特别有意味的如他谈李清照的《声声慢》和《醉花阴》等，都非常精彩。温良敦厚、善良老实的庚生先生说到底是个未失童贞——满蕴正义感的学问家。这样的品质应是他“学”与“识”的出发点。所以他的“学”与“识”理所当然能赢得真诚的读者们的敬爱。

读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不仅增长学问、见识，也能开拓我们的良知、良能。

《举隅》原序是陆侃如先生写的。陆先生在文中不仅批评也讥嘲了梁宗岱先生。陆、梁二公与我虽无深交，也还都是与我有一面之雅的朋友。

我想借此说几句公道话。

梁先生写的《屈原》我读过，生面别开，很有特色。但那是一本文学著作（区别于纯学术著作），梁先生以诗人的敏锐直扣屈原传世之作，丰盈的诗情充斥字里行间。他热爱屈原诗篇，也热爱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伟大诗人但丁。东、西方划时代的两位诗人，在梁公笔下进行“想当然耳”的类比。那书写得文采斐然，发人深思。梁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记得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有家出版社约他写学术性的屈原传记，他听从我的建议，由他向出版社推荐游国恩先生完成了这一任务。由梁公我想起了我国古代两位号称历史家的真正的文学家，一是左丘明，另一是司马迁。早就有人指出：“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左传》中确实有许多荒诞的记述，好比《圣经》，我宁愿以之作为文艺读物来欣赏。至于论“史笔”，班固应优于史迁；论“文笔”，则龙门应遥遥领先于班孟坚。所以讲考据，梁公远逊陆公。但陆公的考据也未必精确，例如他一口咬定《橘颂》是屈原早年未成熟的作品，所以“诗思窘狭，抽象话太多”。我认为这“考据”，是既未尝“考”，又缺乏“据”的。《橘颂》既是咏物诗，则自有其一定范围，无所谓“狭”，风格那样雍容而朴实，又无所谓“窘”。把这首咏物诗认作屈原晚年作品，也无不可，归绚烂于平淡是也。

作为我国新诗坛被鲁迅先生誉为卓越抒情诗人的冯君培（至）先生，50年代写了一本《杜甫传》。我



以极大的热情竟读了这本今诗人写古诗人的书。据我所知，君培先生的确花了大气力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但总使我觉得有些干巴巴的。诗人杜甫与诗人冯至的内心世界无灵犀可通。较之冯所著《伍子胥》有天壤之别。《伍子胥》连昭关故事都不曾涉及，但伍子胥这个人物被写活了。

于是，我想起了西方近代三位传记作家，德国的路德维希、法国的罗曼·罗兰和莫洛亚。路德维希的崇实精神，使我觉得他更像只重表象的新闻记者；罗曼·罗兰写传记似乎有碍于他的哲理思考的沉重；只有莫洛亚笔下的人物是活灵活现的。

解放后全国第一家只发表新文艺作品的刊物是由茅盾与艾青在北京主编的《人民文学》。距今五十一年前，即1951年端午节，该刊一次性发表了我的《屈原九歌今绎》。对于该刊来说，是破天荒之举。我特别声明我的“绎”不同于“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当时不仅赢得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注意而已。郭沫若先生曾向我道贺，转告我，有一位我敬爱的伟人称赞我为“骚作开新面”（几十年后，胡耀邦同志赠诗，即以此五言起兴）。当1953年，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那时我们尚未进入“联合国”）号召全球举行纪念我国大诗人屈原2230年忌。我所写的另几册屈赋今绎也陆续出版。傅庚生先生开始与我通讯，并在北京与我欢聚畅谈。他的《杜诗散

绎》是对我今绎的呼应。《杜甫诗论》一书则被我纳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之中了。

关于古诗今绎应干系文学赏析，故友王汝弼先生早在 1952 年就曾写道：

古书今绎，不自今日始，远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已经迻绎过《尚书》，而班固又曾迻绎过《史记》。不过自从汉代以后，经师注疏之学兴，而此风顿邈。因此许多有价值的古书，都渐渐和后人陌生起来，有许多现代人，一提到读古书，就要感到头痛。不是他们对自己伟大祖先的创作不知重视，实在是由于诘倔聱牙的本文，和浩如烟海的说解阻碍着他们。

可是迻绎古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工作不但要通过训诂名物的基本素养，而且假使所迻绎的对象是文学，则从业者还需要有文学的素养。不但辞藻要紧，甚至于音节韵律，也都需要审慎地加以简练揣摩。以上两种还只是形式上的考求问题。至于要使笔调有如原作那种透人的热力，则还需要一种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要以作者的心为心。能以作者的心为心，则床头捉刀人，满可以有英雄气概；不能以作者的心为心，则无论如何装做，也只能如虎贲之似中部，貌是神非。

怀沙先生的绎文，是兼具以上三者，而后者



是尤为出色的。

我认为王汝弼先生的文章，论点很有见地，即“今绎”也罢，“赏析”或“欣赏”也罢，都要做到“以作者的心为心”，所以汉人的重视训诂继之以宋人讲求义理，是有道理的。

但王汝弼先生的谬誉加诸我身是不对的。所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末尾写道：

若干过当的谬许，不仅使我汗颜，抑且使我惶恐。尤其是从来持重的汝弼先生由于爱护我，更是由于爱护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好些字眼都下得过火了。从客观上看，他恍惚是在向未来的从事透绎中国古典文学的朋友们，提出完美的希望和要求。纵使我个人“受之有愧”，但我深信即将有人会“却之不恭”的。因此，我愿意以最诚挚的心怀将汝弼先生的宏文保留下转赠给即将以严肃的态度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朋友们，以谢我今日衰渎屈原的罪过。虽然，我也曾竭尽过我所有的努力。

以上文字，我写于1952年8月。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

汝弼先生所期望的，在我认识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家的学者中，我终于找到了一位与古代伟大或优

秀作家心灵相通或心心相印的人。

谓予不信，请仔细研读《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庚生先生在《举隅》中使用的是一种醒豁易懂的古汉语，这较之他驾驭语体白话，更为娴熟，更为得心应手。我建议年轻读者为了学习古汉语，至少应该读：一、《三国演义》；二、金圣叹的《贯华堂文集》；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四、林琴南的翻译小说；五、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又，读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似乎更应该一读他的《文学批评通论》。这两部书应是互为表里的。《通论》从理论角度研究文学原理的构成与解析，《举隅》则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应用和实践。

正好比有人说，王国维的《人间词》可以说是《人间词话》的理論的艺术实践，而他的《人间词话》则可以说是《人间词》艺术的理论概括。

庚生先生哲嗣涵章（光）世讲正命作新序。匆匆为之，曷且倦矣，聊申敬忱而已，岂敢“文字徒劳计拙工”乎？请以不佞近年所为骚音集联礼赞傅公曰：

佩缤纷其繁饰，循绳墨而不颇。

2002年9月24日拂晓

自北美归来不及旬日，

今午又将飞粤。

序

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在近年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著作中，是最值得我们细读的一部。他在《书旨与序目》中说：

自有清一代迄于今，世尚朴学。探讨文学者，亦几乎以考据为本。若就文以论文，辄必震骇群目，甚至腾笑众口。本末之所在，久其蒙然，买椟而还珠者，宜不少矣。

这见解是很正确的。因此，我联想到梁宗岱先生在《屈原》自序中所说的文学批评的内线和外线。梁先生所谓外线，便是傅先生所谓朴学的考据；所谓内线，便是傅先生所谓就文以论文。我愿就这一点上略申己见。

中国之有近代式的文学批评，始于王国维先生。王先生以天纵之姿，不但在诗歌的创作上弱冠便有伟大的成就，尤其在古文学的研究上留下了不朽的杰作，如《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等。他所以能有超人的成绩，一方面因为他对于西洋



文学和哲学有湛深的研究，一方面也因为他深懂得分析的（analytique）和综合的（synthétique）方法之运用。例如在他写《宋元戏曲史》以前，他已写了《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脚色考》、《曲调源流表》等六种。这六种便是近于所谓外线的著作，《宋元戏曲史》便是近于所谓内线的著作。正确的说，前六种是分析的工作，后一种是综合的工作。分析（analyse）为综合的准备，综合（synthèse）为分析的目的。不仅文学批评必须兼备两种工作，任何科学的研究莫不皆然，任何成功的学者决不会忽视其中的一方面。

五四运动时代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故二十年来文史研究都注重于史料的考订，渐渐成为风气。后来变本加厉，竟认史学即史料学，那当然是错误的偏见。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分现代史学为三派：一是传统派或记诵派，二是科学派或考订派，三是革新派或宣传派。他说：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二派之治史，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与当身现实无预。……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

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然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之评价，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结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

他理想中的史学是“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平易之面相”。这话虽略有语病，然大体是正确的。

文学批评也是如此。钱先生所谓第三派近于梁先生所谓内线，第二派近于外线，加传统派而为三。除传统派不足道外，我们理想中的文学批评便是用外线的工夫而达内线的目的。其实钱、梁二先生所用名词都嫌不妥，正确的说，就是用分析的工夫而达综合的目的。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里说：

讲屈原的诗，首先须要考证屈原的诗。现在



世间流行的屈原的作品，有好多成了问题。我们要把这些成问题的加以考证，然后才能更进一步作艺术的研究。

又说：

我们研究屈原的作品，过细的说，每一篇都应该加以讨论，这是首先的工作，即基础工作。这步工作没有做好，更进的研究便成为空中楼阁。

这几句说明文学批评的步骤最清楚而正确。梁先生把外线内线当作绝不相容的两条路，其实只是一条路的前后两段。试以建筑为喻：外线工作便好比测量地基，铺平沙石；内线工作便好比筑墙盖瓦，开窗立门。如无稳固的地基，虽七宝楼台势必圯于一旦；但只做好地基便认为已尽建筑之能事，自然是差错。人非全材，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合作则两蒙其益，相轻则各有所损。

了解了这一点，便找到了文学批评的正确的路线了。未先做考订的工夫而遽作批评者，终难免“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之讥。例如梁先生说屈原始而学习，作《九歌》；继而怀疑，作《天问》；继而自我认识，作《九章》；继而产生杰作《离骚》，同时附带来

两个短篇《卜居》和《渔父》；后来不甘心早死而作《招魂》，最后又发出《远游》的呼唤：不借重半句史料，不依傍半件史迹，而排列得如此完整，岂不正是郭先生所讥的“空中楼阁”，钱先生所讥的“臆测之全史”？未先作分析的研究，而遽写综合的论著，结果未有不惨败的。反之，认分析的工作为最终的目的，如傅先生所讥的“买椟而还珠”，当然是同样的错误。

以上略略说明文学批评上分析和综合的两种工作应该并重。不过比较起来，综合的工作是更重要，也更困难。傅先生这部书正可指导我们如何从事于这种艰巨的综合工作，傅先生的见解和工力也最适宜于指导我们。我曾见他的手稿，对于过去文评诗话的材料，分类搜集，用力至勤。搜集后，他又运用西洋文学批评的理论，加以部勒和整理，积数年之久，方成此巨著。这正是钱先生所谓“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平易之面相”，不但可作初治文学者入门之资，亦可供专家参考之需。这无疑的将是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书籍。

陆侃如序于东北大学

书旨与序目

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谓文学创作之伟大也。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谓文学欣赏之重要也。此皆言文学之高远而载道者也。《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谓文学创作之所由起也。《文心雕龙》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愚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



之迷者，深度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谓文学欣赏之所由通也。此皆言文学之切近而言志者也。

今人冯友兰云：“艺术家对于事物，以超然底态度赏玩。艺术家作艺术作品，乃欲将其自己所赏所玩者，使他人亦可赏之玩之。”缘人既自有其感情与思想，必谋有以宣泄之；既藉文字（或言语、声音、颜色）以表达其情思矣，辄复冀能争取同情与同道，是文词之士之所以不惮经营平章以含毫濡翰也。杜工部诗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意谓此也。创作之余或创作之能力有未逮也，亦恒喜藉他人之杯酒，浇我胸中之垒块，意有所会，感有所通，辄亦拍手踊足，动魄惊心焉；所谓欣赏者是已。元遗山诗云：“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磊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意谓此也。研究文学者，往往始之以欣赏，继之以摹仿，而终之以创作也。创作与欣赏，尤相乘而相因，递革而递进。同赏焉，而其所赏有浅深，同欣焉，而其所欣有大小；欣赏之大小浅深，其创作之所就亦往往如之，盖欣赏与创作，虽所傅丽者不同，而会心则一耳。

我国历代文学作品，触目皆琳琅珠玉，美不胜收。其所以能传唱千古者，必其有动人之实也。回环体味，或犹失其神髓；囫囵吞枣，奚有味于羹美？果

能殚精覃思，中其窍隙，千载之下，为古人之知己，所以为学为乐，咸在其中矣。

清人陶澍云：“《诗》无达诂。古今善说《诗》者，无过孟子；《小弁》、《凯风》、《北山》、《云汉》，不过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费纸墨而已。”何学文者竟似此私且迂耶？各家诗话中，亦何尝无披沙拣金之见，诗道之晦诂缘诗话之兴？倘诗之不可以有达诂，是云读者之终不能了解作者之意趋也，则何缘而相感，何取于赏鉴耶？本书中已立专论以辟其说。虽然，“可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一语，久已胶结于世人心，欲为欣赏而腾诸口说之尝试，要亦不能不有所悚惕耳。自有清一代迄于今，世尚朴学，探讨文学者亦几乎以考据为本，若就文以论文，辄必震撼群目，甚至腾笑众口；本末之所在，久其蒙然，买椟而还珠者，宜不少矣。今人许文雨《评古直钟记室诗品笺》文中有云：“况《诗品》要旨，端在讨论艺术之迁变，与夫审美之得失，安有舍此不图，而第征引典籍，斤斤于文字训诂间，以为已尽厥职乎？自斯义不明，如《文心雕龙》诸注家，辄致力于句字之疏证，而罕关评见之论析，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治《诗品》者，苟不翻然变计，则亦前车之续而已。此决可宣诸当世者也。”此见实先于我。愚以为品鉴艺文之士，当依此为圭臬矣，不徒治《诗品》然也。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文心雕龙》云：“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节至，凉飏夺炎热’，意凄而词婉，此匹妇之无聊也。‘临河濯长纓，念子怅悠悠’，志高而言壮，此丈夫之不逢也。‘东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惧，此闺房之悲极也。‘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诗品》云：“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王静安《人间词话》云：“‘画屏金鸂鶒’，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此皆涵泳之功深，用能以矛陷盾，细揣之应服其卓见；惜詮焉而不详，未必能人人了了耳。欣赏文学者，沉浸醴郁，含英咀华，诣之浅者，固无会于深微；人之深者，辄未屑于浅出。各家诗话随笔纪事丛谈等作，或者一言半辞，不成片段；或者此糅彼杂，莫寻层次。称述品藻，期能深中肯綮而条举缕悉者，于时尚阙。

作者向多自逞扣槃扞烛之妄臆，肆笔为文，今更不揣其翦陋，汇纂以成斯编。名曰举隅，未必果有取于反三；卑之无甚高论，冀有微勤于初学之士而已。

文学之欣赏，所取资于文学作品者不外为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作品之内容，则不外为感情与理性二者之表现，起之以想像，乃成其为文学。情必持之以理，理必融之以情，乃就其文学之高尚与伟大。余所著论，共得二十有六章，约之以感情、想像、理性、形式四者，比次之如左：

一、精研与达诂 二、真情与兴会

三、深情与至诚 四、悲喜与同情

五、痴情与彻悟 六、情景与主从

以上关于文学感情方面之欣赏

七、联想与比拟 八、脉注与绮交

九、纵收与曲折 十、穿插与烘托

十一、警策与夸饰 十二、辞意与隐秀

十三、仙品与鬼才

以上关于文学想像方面之欣赏

十四、势度与韵味 十五、渊雅与峻切

十六、自然与藻饰 十七、真色与丹青

十八、雅郑与淳漓 十九、善美与高格

以上关于文学理性方面之欣赏

二十、剪裁与含蓄 廿一、巧拙与刚柔



- 廿二、练字与度句 廿三、重言与音韵
廿四、对偶与用事 廿五、诗忌与谑语
廿六、摹拟与熔成

以上关于文学形式方面之欣赏

每章之中，采录中国文学名著为欣赏之资料，试出浅见为之浚解，寻绎其情思之所寄，篇章之所蕴，美善之所存，与感人之所自；务能深入而浅出，求契作者之初心；既以明文学欣赏之例，随亦析文学创作之法。间更麀集前贤之说，藉为规范，或资印证，或稍补充。辞或抑扬，情无偏倚，章自班分，义仍一贯。既云欣赏，自不免偶或偶有主观之见解，未必咸当人意；惟以毛嫱丽姬，人之所共美，大同较然，小异奚害？书中多为褒辞，而贬辞亦不能无有；非敢辄向古人抵瑕蹈隙，以自诩其小慧，盖为析辞明理，偶亦不免有所不得已以也。陈后山《诗话》云：“杨大年《傀儡诗》云：‘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语怪而意切，相传以为笑。”余所采摭，皆昔贤之名作，或反执其艺而责明于垢鉴，则庸止舞袖郎当而已？许彦周《诗话》云：“东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此语具眼。客见诘曰：‘子盛称白乐天、孟东野诗，又爱元微之诗，而取此语，何也？’仆曰：‘论道当严，取人当恕。’此八字东坡论道之语也。”余亦论

行文之道者，偶乃不得不为词家之申韩；当不鲜刺谬粗疏之处，则愿承贤达之明诲焉。

昔有孙康映雪，车胤囊萤，志道安贫，卒成鸿彦。余本椎鲁无文，何敢妄冀自跻于儒修？况自弱冠以来，舌耕到处，囊笔天涯，辛苦年年，为人作嫁。纵因结习难忘，不废寻行数墨，亦仅于晨光熹微、夜阑人静之顷，偷片刻余闲，少慰求知之念而已。每当烛影微摇，晓星犹烂，竟同映雪，有若囊萤。发愤已迟，所获殊鲜；语所云“才近糟床，遽如沉酒”者，余得无似之乎？以学无师法，于经史百家，尚未尝窥及堂奥；独于历代文学，稍颇有会于心；偶得分寸，辄喜笔之于简。明知蚊力不足以负山，蠡测不足以知海。探囊而取，智等于挈瓶；壮夫莫为，技穷于覆瓿。然仍不忍遽弃，悉存之篋笥。今兹略加论次，遂成此编，盖所谓“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者矣。

余虽然，岂以翰墨之事为终生之职志者哉？居恒以为东周之季，群儒诸子，多可谓文质彬彬，辞理并茂，实我国学术史上焕发异彩之时期。既遭秦火，泊于两汉，乃不得不出于整理之一途，渐去质而骛文，兆魏晋南北朝之骈丽。唐之韩柳，文起八代之衰，将复先秦之古，惜其辞有余而理不胜；宋之周程张朱倡为理学，而先儒之绪，赖以不坠，又惜其理有余而辞不足。历元明而下逮于清，朴学家能定两汉未竟之业，辞章家能摹拟班马韩柳之文。桐城姚氏虽云义



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终以辞章为主；曾文正公集其大成矣，然未抵于金声而玉振之也。鼎革以渐，致力于国学之时贤，方在锐意研讨，尚难悬揣谁何成果之丰吝。惟是道德文章，已久形相背相妨之势。旧堤渐圯，新堰未成，横流漫漫，人迷津渡。意其变生于穷，天将假手于特兴崛起之士以振之欤？诚有能桃汉宋而继踵先秦，彬彬文质，发扬光大；更能沟通中外，合一炉而冶，撷取菁英，独标帜志者绍世而起，登高一呼，举世应之如响，得今时风气之先，辟将来文明之路，则真堪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矣。或一顾盼此区区文学之欣赏，雕虫篆刻，强作解人，则几何其微妙，几何其浅陋耶？本书既经脱稿，惧其重为世风之趋于文靡而张目也，用仍赘以文质兼重之说，以拔弃其萌蘖。浅学如余，非敢辄为惊人之论，愈以自形其陋也。谨志微尚所存，待质世之知言君子。

目 次

一	精研与达诘	(1)
二	真情与兴会	(8)
三	深情与至诚	(20)
四	悲喜与同情	(32)
五	痴情与彻悟	(46)
六	情景与主从	(54)
七	联想与比拟	(63)
八	脉注与绮交	(73)
九	纵收与曲折	(82)
一〇	穿插与烘托	(91)
一一	警策与夸饰	(101)
一二	辞意与隐秀	(108)
一三	仙品与鬼才	(115)
一四	势度与韵味	(124)
一五	渊雅与峻切	(136)
一六	自然与藻饰	(147)
一七	真色与丹青	(154)
一八	雅郑与淳漓	(164)
一九	善美与高格	(174)

二〇	剪裁与含蓄	(182)
二一	巧拙与刚柔	(193)
二二	练字与度句	(201)
二三	重言与音韵	(216)
二四	对偶与用事	(226)
二五	诗忌与讥语	(235)
二六	摹拟与熔成	(242)

一 精研与达诂

文学创作造诣之高者，必其能以有形之文字描刻无形之情愫，情景相融，浓淡兼宜，无损无益，无过无不及；所谓“辞达”，且入于化工也。文学之欣赏亦以入化为极诣，就有形之文字细绎其无形之情愫，彼我互襟，悲喜与共，无差无失，相若而相通；所谓“以意逆志”，人而与之俱化也。则知创作与欣赏，同一以贯之耳。创作在能“刻画入微”，而欣赏在能“体贴入微”也。元遗山《与张仲杰郎中论文》诗云：“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正有苦心人，举世几人知？……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毫厘不相照，覩面楚与蜀；莫讶荆山前，时闻别人哭。”其实知解或否，亦何预于作者之事？指璞以为石，不治之亦不获和氏之璧耳。

陶渊明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中有句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不求甚解”一语，未宜误解。冯钝吟《杂录》曰：“陶公读书，止观大意，不求甚解。所谓甚解者，如郑康成之《礼》、毛公之《诗》也。世人读书，正苦大意未通耳；乃云吾师渊明，不惟自误，更以误人。”渊

明妙造自然，故不穷难尽之理、不究训诂之极以自苦，于其所善，固已云“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矣。若一向走马看花，都不措意，尚能意有所会至于欣然忘食乎？孔子曰：“学而时习之”，又曰：“温故而知新”，韦编三绝，尚欲假年以学《易》，知书之必精研而覃思然后有得也。

李易安《声声慢》云：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怜惜？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起头连叠七字，以一妇人，乃能创意出奇如此。”张端义《贵耳集》云：“易安秋词《声声慢》，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后叠又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后之言词者，亦步其尘称此十四叠字曰妙曰巧，迄未见有详论之者。沈谦《填词杂说》云：“予少时和唐宋词

三百阙，独不敢次‘寻寻觅觅’一篇，恐为妇人所笑。”止是不敢在圣人门前卖字，微言大义，未经阐明。《词苑丛谈》云：“李清照《声声慢·秋闺》词首句连下十四个叠字，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辞亦不甚了了，若论其音韵，似稍有所会矣；若论其字之重叠，错落如珠，则只是皮相观耳，未尝搔到痒处也。此十四字之妙：妙在叠字，一也，妙在有层次，二也，妙在曲尽思妇之情，三也。良人既已行矣，而心似有未信其即去者，用以“寻寻”。寻寻之未见也，而心似仍有未信其便去者，用又“觅觅”；觅者，寻而又细察之也。觅觅之终未有得，是良人真个去矣，闺闼之内，渐以“冷冷”；冷冷，外也，非内也。继而“清清”，清清，内也，非复外矣。又继之以“凄凄”，冷清渐蹙而凝于心。又继之以“惨惨”，凝于心而心不堪任。故终之以“戚戚”也，则肠痛心碎，伏枕而泣矣。似此步步写来，自疑而信，由浅入深，何等层次，几多细腻！不然，将求叠字之巧，必貽堆砌之讥，一涉堆砌，则叠字不足云巧矣。故觅觅不可改在寻寻之上，冷冷不可移植清清之下，而戚戚又必居最末也。且也，此等心情，惟女儿能有之，此等笔墨，惟女儿能出之。设使其征人为女，居者为男，吾知其破题儿便已确信伊人之不在迹也，当无寻寻觅觅之事，男儿之心粗故也。能词之士，多昂藏丈夫勉学莺莺燕燕者，故不能下如此之十四叠字



耳。

词人岂肯有一字妄下得？品评之者詎宜将一字空放过？欣赏文学，舍精研更莫由也。研之精则悟之深，悟之深则味之永，味之永则神相契，神相契则意相通，意相通则诂之达矣。

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云：“工之善者必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以意，不可得而言也。……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夫岂以永叔之才学，果不足以测圣俞之诗耶？盖亦极言圣俞诗才之高，增饰之词耳。世人好奇，诗人尤好奇，欣赏文学者则以为不奇不足以与才人之奇会；上下交征奇，而诗道晦矣。何则？争骛于奇，则威将神乎言之。创作者云：“诗非我语，殆有神助。”品鉴者云：“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遂以风靡于“《诗》无达诂”之论。今世仍有泥其说者，谓文词作到最高处，使人吟诵之，咏歌之，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而卒亦不能喻之于怀，达之于言也。并举李清照重九日所作《醉花阴》一词为例焉，曰：“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九个字耳，便好到极处，令人喝彩不迭。试问其妙究在何许？则又张口结舌，难吐一字矣；可征诗之必无达诂也。愚以为文词之通者必有达诂。晦而难通，失在作之者；诂而

不达，失在述之者。未闻不通之诗文转可以传于后世者也，更未闻不通之诗文可以使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咏叹而欣赏之，固已喻之于怀矣。喻之于怀而张口结舌者，所可喜者多，非片言一辞可以尽，故一时无从说起也，岂真不能达之于言哉？

以彼之矛可以陷彼之盾矣。“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九个字，其妙处可析而言之也。西风、黄花，重九日当前之景物也。帘卷而西风入，黄花见；居人憔悴久矣，西风拂面而愁益深，黄花照眼而人共瘦，信手拈来，写尽暮秋无限景，道尽深闺无限情，其妙一也。九个字中，帘、西风、人、黄花，已占却六个字矣，著一“卷”字，嵌一“比”字，而字字如贯珠，末后出一“瘦”字，缀之以夜光，其妙二也。“风”字，音之最洪者也，“瘦”字，音之最细者也，帘卷西风，以最洪之音纵之出，收到一瘦字上，敛而为极细极小，戛然而止，其妙三也。吟诵咏歌此九字者，字字入目，字字出口，九个字耳，而其景无遗，其情脉脉，其明璨璨，其韵遏云，故使人不禁叫号跳跃，若渴鹿之奔泉也。此际而遽叩之以妙之所在，其谁不张口结舌乎？然而安坐可以为语矣，岂诗之果无达诂哉？

李易安原词之全阙云：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



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伊士珍《琅嬛记》云：“易安作《重阳·醉花阴》词，寄其夫赵明诚，明诚自愧不如，乃忘寝食三日夜，得十五阙，杂易安作以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莫道不销魂三句绝佳。’”（编者按，此处引《琅嬛记》文与他处有异）知真金美玉，古今同赏也。

孟东野《游子吟》云：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恐游子之归迟，慈母之意不只见于密密缝衣之顷而已；盖“暮出而不还，则倚闾而望”，矧在远游，思曷能间？密密缝游子之衣，慈母之心不只寓恐迟归之意而已；盖游子所御衣，固温凉所恃，缝之以密，实恐儿寒。故云寸草心难报三春晖也。游子思归，而迟迟未得，是以检视身上为慈母密密缝缀之衣，亦似并寓恐迟归之意者；诗人乃达其一隅，俾吟哦之者能反其余三也。蒋心余《岁暮到家作》诗云：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
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亦写慈母之爱抚、春晖之无尽者，可参观而三复之焉。



二 真情与兴会

至人皆蕴真情，蕴真情乃有至文，非矫饰可跻也。《日知录》云：“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音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慙，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餗’。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黄文焕曰：“陶渊明咏二疏、三良、荆轲，想属一时所作，大约在禅宋后也。知止弃官，本朝犹不肯久恋，况事异代；此渊明之以二疏自比也。祚移君弑，有死而报恩如三良者乎？无人矣！有生而报仇如荆轲者乎？又无人矣！此则以吊古之怀，洒伤今之泪者也。”《咏二疏》结句云：“放意乐余年，

遑恤身后，~~何云~~其入亡？久而道弥著。”是真知彻悟语；《咏三良》结句云：“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咏荆轲》结句云：“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则皆真情见性语。“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渊明出语必真也。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更谕之曰：

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此能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出于自然，了无矫饰者也。郑板桥《寄弟墨》有曰：

郝家庄有墓田一块，价十二两。先君曾欲买置，因有无主孤坟一座，必须刨去。先君曰：“嗟乎！岂有掘人之冢，以自立其冢者乎？”遂去之。但吾家不买，必有他人买者，此冢仍然不保。吾意欲致书郝表弟，问此地下落，若未售，则封去十二金，买以葬吾夫妇。即留此孤坟为牛眠一伴，刻石示子孙，永永不度；岂非先君忠厚之义而又深之乎？

此志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虽不失为善心，视陶潜



之本真自然，逊一筹矣；为其为善以徇名也。

吴野人《咏新仆》诗云：

语少身初贱，魂伤家累高。
饥寒今已免，力役竟忘疲。
长者亲难决，新名答尚疑。
犹然是人子，过小莫轻笞。

沈德潜云：“语语从‘新’字起意，一结仁人之言，蔼然动听。”此虽不过推衍渊明“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之意，然亦宅心仁厚，出语不见勉强，故仍能动人。又《挽鲍念斋》诗云：

独遭伤心祸，应为早死人。
魂招衣当骨，泪尽子随亲。
孤稚遗天末，三棺客海滨。
手栽原上树，缓缓野阴新。

原有序云：“念斋讳辉祖，父梦斗，乙酉客芜城。四月，兵屠城。辉祖在宛陵，闻父讣。时方九岁，往芜城寻父尸，不得，笥中得父敝衣，抱归，岁时泣祀。奉母守节，母死，哀毁成疾，因卜地以敝衣置棺中，招父魂，同母屠于南梁。栽树左右，日夕攀树枝，哀号洒泣，逾年死，闻者莫不悲之。”此诗亦不过慷慨他

人之慨，然能以真情临之，视板桥之作意保人孤坟者，滋味自不同矣。

渊明不甘为五斗米折腰，赋《归去来》云：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颺，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欧阳文忠公曰：“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李格非曰：“《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盖以其识通也，其情真也。“田园将芜胡不归”，“乐夫天命复奚疑”，是全篇之主旨。“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无伎求之心，因亦无悔恨之意。前之令彭泽，犹“云无心以出岫”也；今之自解归，犹“鸟倦飞而知还”也。无其识者无其志，以是知其识之通也。“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是全篇之警策。“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其思归之殷可见；“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其既归之逸可想。无其情者无其文，以是知其情之真也。板桥尝为谣歌曰：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编者按，此诗系北宋张禹作，题为《蚕妇》）

吟哦之余，终嫌微有矫情之旨气，知浑然之仁之不可以强几也。郭祥伯《灵芬馆词话》云：“汪彻庵《撷芳集》载闾秀诗甚备，附缙山女子《双卿词》几首，哀艳动人。《浣溪沙》云：‘暖雨无晴漏几丝。牧童斜

插嫩花枝。小田新麦上场时。汲水种瓜偏怒早，忍烟炊黍又嗔迟。日长酸透软腰肢。”此自写农家媳妇之苦辛，词中未尝用“泪”字，而人信其必“泪珠咽尽还生”也。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云：“柳东于冷摊旧书中得词笺，题为《岁俭偶感》，末署款瘦鸾，书极娟媚，词有拥髻凄然之意，盖贫妇有才者。其词《洞寄卖花声》云：‘袖薄那禁寒，羞与郎言。早拼卖却媮池田。辛苦天寒萝屋底，又遇荒年。绣帖未成完，针线抛残。娇儿啼饭忒心酸。一盏瓦灯篱落外，废尽秋眠。’味其词意，愁苦中却温厚不迫，是女子中才而贤者。余妇灵石山人见之，欲和韵，辄愀然而罢。”此自写农家岁歉之苦辛，词中亦未尝用“泪”字，然而“废尽秋眠”，知伊彻宵是泪也。似此者皆情真之作，遂成至文；转以视郑诗之“归来泪满巾”，其情与伪何如耶？

吴野人《送吴眷西归长林》诗云：

长林何处所？泉洁人秀峙。暖暖人烟际，灌木四五里。枝上老鸦多，春来各生子。子幼含哺劳，子大雌雄恃。思勤虽已极，骨肉一巢里。此时垂白母，望远闾自倚。行路稍欲稀，夕阳半山紫。儿今远归来，无米亲亦喜。

沈德潜云：“末语，非至性人谁能道出？”真情生于至



性，真情之文成于至性之人。至性固禀于天者，原如醇酒，惜多注之以生活之水，浸而醱薄，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人能长守其淳，则庶几矣。性情之淳厚矣，发为文辞，乃有其动人之实也；性情之淳厚矣，即不能文，又奚害耶？

沈三白作《浮生六记》，于《坎坷记愁》一章中记其妻陈芸之病云：

……自此相安度岁，至元宵，仅隔两旬，而芸渐能起步。是夜观龙灯于打麦场中，精神态度，渐可复元，余心乃安。……

此其关心者入微，乃形诸笔墨者，有感人致也。李笠翁记乔姬之死云：

……凡人之死，未有不改形易貌，或出谑语。渠自抱疴至终，无一诞妄之词，谑语亦无微不悉。死时面目，较生前较好。含殓之物，悉经手检目视，倩人监柩毕，乃终。……

此目睹其爱姬之死，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者然，描摹者虽入微，乃无动人之实也。

谢榛《四溟诗话》云：“马柳泉《卖子叹》曰：‘贫家有子贫亦娇，骨肉恩重那能抛？饥寒生死不相’

保，割肠卖儿为奴曹。此时一别何时见，遍抚儿身舐儿面，有命丰年来赎儿，无命九泉抱长怨。嘱儿切莫忧爷娘，忧思成病谁汝将？抱头顿足哭声绝，悲风飒飒天茫茫。’此作一读则改容，再读则下泪，三读则断肠矣。”以真情流露，故感人深也。

《宣和遗事》载：“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此亦真情流露之例，讳盗饰辞未必臻此也。

《水经注》记大江三峡中之黄牛滩曰：“江水又东经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经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沈归愚云：“四语中写尽纡回沿溯之苦。”盖情至于真，脱口便成隽语也。

魏泰《东轩笔录》云：“程师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题于石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长是点灯来。’李元规见而笑曰：



‘此乃是登溷之诗。’夫静堂爱之可耳，作诗题石，已觉多事，且有惧人不知之嫌；抑云“更忙须到，夜点灯来”，矫揉造作，伪冒风雅，招“登溷”之诮，亦其宜矣。若是真情文字，自必使诵之者为真情所笼罩，何缘转涉他想？由是益知文学离却真情，更无处也。王静安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指真情而言也。贺裳《皱水轩词筌》云：“柳屯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自是古今俊句；或讥为稍公登溷诗，此轻薄儿语，不足听也。”于以知情真之作，虽遭轻薄，不为所点。

包恢云：“如草木本无声，因有所触而后鸣；金石本无声，因有所击而后鸣；非自鸣也。如草木无所触而自发声，则为草木之妖矣；金石无所击而自发声，则为金石之妖矣；闻者或疑其为鬼物，而掩耳奔避之不暇矣。世之为诗者，鲜不类此。盖本无情而牵强以起其情，本无意而妄想以立其意，初非彼有所触而此乘之，彼有所击而此应之者。故言愈多而愈浮，词愈工而愈拙，无以异于草木金石之妖声也。”自来书牍随笔之作，颇多可诵者，其情真也；祝嘏碑志之文，乃鲜佳构者，其情伪也。强悲者虽哭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行文亦犹是也。云诗文之非穷愁不工者，水不平则鸣耳；激平水而强使之鸣，是无病之呻也。读情真之作，如食橄榄，初尚疑其苦涩，回味始觉如饴，而其芳馨永留齿颊间；非然者如嚼甘蔗，初

似崖蜜输甜，忽已渣滓在口，既无余味，吐之为爽矣。

人之内发者曰情，外触者曰感，应感而生，是曰兴会。逢佳节而思亲，赴荆门而怀古，窥鬓斑以书愤，凝露白以相思；兴之所至，适逢其会，发为词章，便成佳构；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兴会已逝，不免辍翰而腐毫矣。

《诗眼》云：“古人律诗，亦是一片文章语，或似无伦次，而意若贯珠。《闻官军收河北》诗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夫人感极则悲，悲定而后喜。忽闻大盗之平，喜唐时复见太平，顾视妻子，知免流离，故曰：‘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从此有乐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须纵酒’。于是率中原流离之人同归，以青春和暖之时即路，故曰：‘青春作伴好还乡’。言其道途，则曰‘即从巴峡穿巫峡’；言其所归，则曰‘便下襄阳到洛阳’。此盖曲尽一时之意，惬当众人之情，通畅而有条理，如辩士之语言也。”所解析者甚是，此固写当时兴会之所之也。杜工部此诗，首二句用“忽”、“初”二字，自然感极则悲，而几年兵凶乱结，琐尾流离之痛苦，久咽泪海于心，亦须凭此际一流泻也；涕泪“满”衣裳，泪岂少哉？岂止感极之悲，盖所蕴蓄者久矣。悲痛尽量宣泄之后，所余子心中者只是一片轻松疏快之情，如风驰电掣矣。此一时兴会之所



至，失此时际，便无此等好诗也。李青莲《早发白帝城》云：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当亦是成于长流夜郎，遇赦得还，放舟大江之顷，可与杜诗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到洛阳”比并以吟哦也。

《唐诗纪事》云：“杜牧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伎豪侈，洛中名士咸谒之。李高会朝客，以杜持宪，不敢邀致。杜遣座客达意，愿预斯会，李不得已邀之。杜独坐南向，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眸良久，曰：‘名不虚传，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伎亦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二爵，朗吟而起，曰：‘画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间。’意气闲逸，傍若无人。”此亦一时兴会之触发，乃以成其狂放；今日诵之，犹似目击其英多不羁之风流意态，未尝觉其悞恶也。

《西清诗话》云：“欧公守滁阳，筑醒心、醉翁两亭于琅琊幽谷，且命幕客谢某者，杂植花卉其间。谢以状问名品，公即书纸尾云：‘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

其清放如此。”盖方其兴会淋漓，振笔直书，胸中了无挂碍，故能成其清放耳。

释惠洪《冷斋夜话》云：“黄州潘大临，工诗，有佳句。然贫甚。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近作新诗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遂起题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税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莫不笑其迂阔。”此真所谓忠于艺术者矣，迂阔云乎哉！言，心声也，兴会所至，乃可发为吟咏；兴尽则意尽，意尽则无诗矣。无诗而强成诗，是揉沙人目以激泪也。故潘卒以一句传唱千古；若续凫以成鹤，转以召讥。



三 深情与至诚

以感人之浅深，衡量文学作品之优劣，十九得之。作品之感人深，自于作者之至诚，《新序》云：“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况人心乎？”至诚之发，又自于深情，情之本未深或未尝以深情临之者，必无其诚也。不源于深情，不出于至诚，而冀其作品能感人者，是东向而立，求见西墙也。文学创作者执其高尚之人格，挟其浓厚之感情，出之至诚，发为文字，其感人之能力自深，遂成为千古不朽之杰作矣。

《水浒传》记《吴学究说三阮撞筹》一事有云：

……吴用道：“我只道你们弟兄心志不坚，原来真个惜客好义。我对你们实说，果有协助之心，我教你们知此事：我如今现在晁保正庄上住，保正闻知你三个大名，特地教我来请你们说话。”阮小二道：“我弟兄三个，真真实实地并没半点儿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邀的私商买卖，有心要带挈我们，一定是烦老兄来。若还端的有这事，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残酒为誓：

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脖项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吴用道：“你们三位弟兄在这里，不是我坏心术来诱你们。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当：目今朝内蔡太师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即日起解十万贯金珠宝贝，与他丈人庆生辰。今有一个好汉姓刘名唐，特来报知。如今欲要请你们去商议，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去处，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买鱼来请你们三个计较，成此一事，不知你们心意如何？”阮小五听了道：“罢！罢！”叫道：“七哥，我和你说什么来！”阮小七跳起来道：“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正是搔着我痒处！我们几时去？”吴用道：“请三位即便去来，明日起个五更，一齐到晁天王庄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

“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一句，真所谓“力透纸背”，道尽天下地上几许人之心间事，岂止搔着阮氏三杰痒处？虽“质胜文则野”，其情与诚乃不可没，读者为此数字击节扼腕者当不少也。又记《供人头武二郎设祭》云：



……叫士兵取碗酒来，供养在灵床子前，拖过这妇人来，跪在灵前，喝那婆子也跪在灵前。武松道：“哥哥灵魂不远，兄弟武二与你报仇雪恨！”叫士兵把纸钱点着。那妇人见势头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胙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

“哥哥灵魂不远，兄弟武二与你报仇雪恨！”一句，其沉哀壮烈，以达手足之情者，谁足伦比？转以视宋太祖之灼艾分痛，殊觉其规为之小；此亦作者之深情既以人文之效也。《红楼梦》记《皇恩重元妃省父母》云：

……元妃又向其父说道：“田舍之家，齋盐布帛，得遂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贾政又启：“园中所有亭台轩馆，皆系宝玉所题，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请即赐名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题，便含笑说道：“果进益了。”贾政退出。元妃因问：“宝玉因何不见？”贾母乃启道：“无职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进来。小太监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命他近

前，携手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前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

又记《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云：

……这里黛玉睁开眼一看，只有紫鹃和奶妈并几个小丫头在那里。便一手攥了紫鹃的手，使着劲说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几年，我原指望咱们两个总在一处，不想我……”说着，又喘了一会子，闭了眼歇着。紫鹃见他攥着不肯松手，自己也不敢挪动。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当还可以回转；听了这话，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说道：“妹妹，我这里并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说到这里，又闭了眼不言语了，那手却渐渐紧了，喘成一处，只是出气大，入气小，已经促疾的很了。紫鹃慌了，连忙叫人请李纨，可巧探春来了。紫鹃见了，忙悄悄的说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罢！”说着，泪如雨下。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凉了，连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李纨赶忙进来了。三个人才见了，不及说话。刚擦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



作声了。……

此其感人，又不待一二言矣。

创作者之深情，渗透于作品中，出其至诚，映现于文字；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即其信笔偶及之处，亦自然流露其情诚，必无无聊之墨渾。创作者固尽瘁于其作品，欣赏之者，亦宜细细咀嚼，然后乃可有得也。《红楼梦》记宁府铁槛寺送殡一段内有云：

……说着，只见那丫头纺起线来，果然好看。忽听那边老婆子叫道：“二丫头，快过来！”那丫头丢了纺车，一径去了。宝玉怅然无趣……外面旺儿预备赏封，赏了那庄户人家，那妇人等忙来谢赏。宝玉留心看时，并不见纺线之女；走不多远，却见这二丫头怀里抱了个小孩子，同着两个小女孩子在村头站着瞅他。宝玉情不自禁，然身在车上，只得眼角留情而已。

一时电卷风驰，回头亦无踪影了。……

人世之因缘际会，忽然邂逅，忽然寂灭，多情之人，辄寄深慨。“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与宝玉所见，均是人间愁种子也。《老残游记》记冰冻黄河时之情景云：

……老残对着雪月交辉的景致，想起谢灵运的诗：“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两句，若非经历北方苦寒景象，那里知道“北风劲且哀”的个“哀”字下的好呢？这时月光照的满地灼亮，抬起头来，天上的星，一个也看不见，只有北边北斗七星，开阳摇光，像几个淡白点子一样，还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的西边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里想道：“岁月如流，眼见斗杓又要东指了，人又要添一岁了。一年一年的这样瞎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呢？”又想到《诗经》上说的“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想到此地，不觉滴下泪来，也就无心观玩景致，慢慢回店去了。……

时不再来，逝者不返，白驹过隙，情愁何限，且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亦是有深情人之愁来路也。

似此者皆作者寓一片深情于剧中人物之言行中，而以至诚之笔墨出之，感人甚深；古今成名之作品中，似此之例，俯拾即是也。《儒林外史》记向鼎与



鲍文卿两人一段交谊，尤为当行出色：

……向道台下了轿，看见门上贴着白，问道：“你父亲已是死了？”鲍廷玺哭着应道：“小的父亲死了。”向道台道：“没了几时了？”鲍廷玺道：“明日就是四七。”向道台道：“我陞见回来，从这里过，正要会会你父亲，不想已作古人。你引我到柩前去。”鲍廷玺哭着跪辞，向道台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道“老友文卿！”恸哭了一场，上了一炷香，作了四个揖。鲍廷玺的母亲也出来拜谢了。向道台走到厅上，问道：“你父亲几时出殡？”鲍廷玺道：“择在出月初八日。”向道台道：“谁人题的铭旌？”鲍廷玺道：“小的和人商议，说铭旌上不好写。”向道台道：“有什么不好写？取纸笔过来。”当下鲍廷玺送上纸笔。向道台取笔在手，写道：“皇明义民鲍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顿首拜题。”写完递与他道：“你就照着这个送到亭彩店内去做。”又说道：“我明早就要开船了。还有些少助丧之费，今晚送来与你。”说罢，吃了一杯茶，上轿去了。鲍廷玺随即跟到船上，叩谢过了大老爷回来。晚上，向道台又打发一个管家，拿着一百两银子，送到鲍家，那管家茶也不曾吃，匆匆回船去了。……

此段以向鲍二人之古道热肠为题材。鲍文卿行业是梨园脚色，在当时专制时代，伶人系最贱之流品。向鼎在任安东县知县时因案曾受参处，偶然因鲍求情得免，遂结为布衣交。后向累迁州府道台，终不忘故，曾向季守备云：“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鲍亦始终自守本分，曾向两书办云：“自己知道是个穷命，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故事或有所指，或属虚构，诸是深情至诚之笔墨，非一般小说家可以望其项背者，节抄其一斑，尚不足藉窥其全豹，读者能仔细体味其整个故事，则受感动必弥深也。

诸葛孔明《出师表》云：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李令伯《陈情表》云：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



能废远。……

王逸少《兰亭集序》云：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似此者虽其或叙事，或说理，而至诚与深情仍竟逐于笔下，乃使“后之览者，有感于斯文”，益信天地间之惟情能感人，惟诚能动人矣。《冷斋夜话》云：“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乞养亲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词意超迈如此。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足之曰：诚又以情为主也。

情不深而诚不至之文章，亦有借形式上之技巧或时代之崇尚而传世或风行一时者矣；然均不足与于第一流作品也。“好书不厌百回读”，伪饰之文章则往往一经品鉴，疵垢便显，或者见其矫揉造作，或者明露无病呻吟，或者煞有介事，或者索然无味，或者辞旨

不称，或者情景不融，或者太过，或者不及，或者骈拇枝指，或者续凫截鹤；寓目之顷，已觉可厌，至再至三，尚可耐乎？

《浮生六记》记其妻陈芸殁后又得其子逢森之噩耗云：

……附有青君之书，骇悉逢森于四月间夭亡；始忆前之送余堕泪者，盖父子永诀也。呜呼！芸仅一子，不得延其嗣续耶？琢堂闻之，亦为之浩叹，赠余一妾，重入春梦。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

虽云“重入春梦”，其真挚伤恫之情，未尝稍减，缘作者与陈芸相结之情固深，而下笔尤诚恻也。冒襄《影梅庵忆语》记其妾董小宛之死云：

其佐余著书肥遁，佐余妇精女红，亲操井臼，以及蒙难构疾，莫不履险如夷，茹苦若饴，合为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见余妇茕茕粥粥，视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内外大小之人，咸悲酸痛楚，以为不可复得也。

前有“女红、井臼”云云，已觉其所对爱姬注目之点不甚洽合；后有“罔措、不可复得”云云，岂爱姬之



方死，此心尚暇注意他人之动定耶？是其心固未尝为小宛所完全占据，云“不知姬死而余死”，心口未必相应也。冒襄之视小宛，亦娼优蓄之耳，心坎未必有深情，文字亦何尝出至诚耶？

又，《浮生六记》记与陈芸订婚后吃粥一事云：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饷，婢姬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则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

……

及婚后为家中所逼，聘女寄子，将赴华家暂避，则记云：

……将交五鼓，暖粥共嚼之。芸强颜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传奇，可名‘吃粥记’矣。”……

真是血泪文字，动必感人。袁枚《再送香亭之广东》诗中有云：

记弟初来归，弟年才十五。从此五十年，悲欢难悉数。如萍合又离，如琴罢复鼓；倘演作传奇，可泣可歌舞。

恐其便作传奇，虽“可歌舞”，未必“可泣”也；情未能动人也。此诗之结句云：“吾弟坐黄堂，忽变青衫客，此去过浔阳，琵琶听不得！”亦惟掉一“江州司马青衫湿”之书袋耳，送别之情在何许？又袁之《陇上作》云：

……“玉陞驴传夕，秋风榜发天，望儿终有日”，道“我见无年”。渺渺音犹在，悠悠岁几迁。果然官锦服，来拜墓门烟。反哺心虽急，含饴梦已捐。恩难酬白骨，泪可到黄泉。宿草翻残照，秋山泣杜鹃。今宵华表月，莫向陇头圆。

此诗似只为“官锦服”三字而作，向已故之老祖母“夸官”，浅薄之至，无情之极；试与欧阳永叔之《泷冈阡表》并读之，当识袁作之可鄙也。其结句似为警策矣，然此类明知其不可而故求其可之词句，只适于写私情与痴情，用之忠孝二字上，便见轻佻而不实。“白骨”二字尤可恶，令人于寓目之顷，发上指冠。



四 悲喜与同情

人类之思想，固与时俱进，向之所以为新奇者，旋已变为陈腐；而人类之感情则今古终无大异，枝节之处虽小有变迁，其大本大源，未见歧背也。文学既有诉诸感情之能力，又以感情之无间新旧，是以文学创作能历百世而长新也。论文之情，约有三端：其一曰作者之情，其二曰文中人物之情，其三曰读者之情也。作者以其情寓于文中人物之情中，以激动读者之情；视此激动力量之大小，可执以评定作品之高下而无爽。是知唤起读者之同情，乃创作者之职志也。

人生而有喜怒哀乐之情，时而值宠辱离合之事，载之以文字，或为喜剧，或为悲剧，既以自抒其情，更以感召他人之同情，抒情文学之作用，如斯而已。既发为文字，则作者之心力尽瘁于文字矣，尽瘁于文字，自能尽情而入理，益之以描写之技巧，要仍一本于诚慊，其在我之情既博大而深微，毫无缺陷，毫无泄漏，自可以吸取读者之同情；此众星拱北辰、万流汇东海之说也。

虽然，尽情倾注，如火如荼，言悲则泪竭声嘶，心肠酷裂，言喜则淋漓尽致，有如癡痛；虽可以感

人，而人之每每不深；虽可以得盛誉于一时，终不能系之于永久。故写悲剧不可以人惨局，写喜剧不可以成狂态，必委曲而有深致，借理智以控制其冲动，然后能感人深也。譬诸涧溪水本清浅，石见水上，激流成湍，声闻远谷；而长江大河，水深难测其底，万里奔流，转无声息；情之深犹水之深耳。

复次，悲剧中若不夹杂之以较为轻松愉快之材料，则既见其木拙，又不足为衬托，喜剧中若不糅混之以较为沉重冷漠之文笔，则徒觉其浮嚣，亦愁见其单调；选择此种陪衬之辞句，稍有不当，或喧宾以夺主，或漫漶其堤防，求此得彼，莫衷一是；如此皆不足以得读者之同情。单复浅深之处，在作者固颇费篇章也。

盖文学作品必有其预期之目的，故事之开展必至其最高潮。成熟之作品，必入手即有攫住读者心灵之力量，挑之喜则喜，控之悲则悲，导而不迫，疏而不失，直至其最高潮，使读者涵泳沉酣，留连忘返，然后其文情复渐次轻减，至于结束，使读者掩卷恹恹，有无限迷惘依恋之思，此际读者之胸中已他无所有，惟有一片同情；是作品之成功。然此固非偶然可几之事，不待言矣。

曰选择，曰技巧，一言以蔽之曰：真而已。作者既透出一片真情，则悲中非不见喜，虽喜犹悲；喜中非不见悲，虽悲犹喜，当尤迷离扑朔之感。情真则自



深，深则自不能浅露而浮激，虽无意求其动人，而人咸如影随形、如响应声矣。

杜工部《北征》，写乱离后勉得归乡之苦楚。然写景处则有：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

叙事处则有：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慄栗。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

景则幽穆，事有谐趣，然而乱离之慨，非惟不见减挫，转更因以增剧。盖以身历国破家亡之苦，时时以沉痛之眼观物，物虽醒目而心弥伤；刻刻以郁结之心虑事，事虽娱目而心愈苦。读者虽见幽穆之景、谐趣之事，未尝稍移其对乱离之同情，反更加重其愁思

也。

陆次云作《费宫人传》，记明神宗殉国时，宫人托为长平公主刺杀李闯爱将罗某及另有魏宫人沉御河以身率节事，题材颇有戏剧性，文甚炼而辞亦哀。惟文中有一段云：

……李自成射承天门，将入宫。魏宫人大呼曰：“贼人入内，我辈必受辱，有志者早为计！”奋身跃入御河。须臾，从之者盈三百，翠积脂凝，河水为之不流，而香且数日也。……

此段内“翠积脂凝……而香且数日也”十字，极儂薄，与文情不称。盖写悲烈之事迹，不容杂以“打情骂俏”低级趣味之语句，此足令一般读者涣散其对此悲剧之同情而心别有注，令有品鉴能力之读者见之齿冷。若删此十字，但云“须臾，从之者盈三百，河水为之不流”，何等简洁，何等沉痛；是好端端一篇文字，竟为此十字断送也。文中仍有称“纤指”、“粉项”处，亦不禁令人身起粟，盖作者之格本卑也。蒲松龄作《聊斋志异》，记鬼狐之事，不云“留共寝处”，即云“愿荐枕席”，其俗恶与此正同。

或问：若“翠积脂凝，而香且数日”确为当日之实景则如之何？曰：亦宜删去不载。文学之所以异于纪事之史料者正以此。故事之原为惨局者，文学创作



若取为题材，则只能写成悲剧，而删略其惊心惨目之节目，不作逼真之描写。《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写仲卿与兰芝之死，但云：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若增益几句，以摹状女为溺鬼与男成缢尸，则其丑恶，将何似耶？白乐天《长恨歌》记杨贵妃之惨死马嵬，亦仅云：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此既必记其死，乃代之以“花钿”、“翠翘”，知诗人一字一句必不轻率以出之也。恐写成惨局，转失却悲剧之力量与价值，于材料之不合用者，辄删简或设辞以代替之；矧能留存或故增与文情不称之字句耶？

有借悲喜盛衰之对称以行文者，因其易于覆按，乃亦易于引起读者之同情；但孰轻孰重，必权衡准确；或竟失之，则效果相反；倘或无所轻重于其间，

则又嫌涉含混矣。

刘梦得《乌衣巷》云：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寥寥二十八字，写尽华屋山丘、桑田沧海之感。才写“朱雀桥”，便凑以“野草花”，既以状其荒芜景物，亦为“百姓”作衬也，及写“乌衣巷”，又接以“夕阳斜”，既以象征门第之衰落，亦为“燕飞”作衬也。前两句既语不离宗，后两句乃寄深慨；则昔日豪华之印象适以助此日之荒凉耳。陈陶《陇西行》云：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此诗故以“春闺”为反衬；若余句之力量不足以压倒读者因“春闺”而引起之缠绵缱绻之情怀，则其悲喜之正鹄消失；今既有使“春闺”必须北面之笔力，则愈足以反衬其悲苦，缘已有“貂锦丧胡尘”、“无定河边骨”等句为诗中之主句，曩“春闺”为其宾辅，重又笼之以“梦”字，皆所为益以助其哀远矣。

孔尚任《桃花扇·余韵》一折，读之辄令人有国破家亡之感触，其《哀江南》一套曲中有云：



【折桂令】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人瞧。 【沽美酒】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太平令】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哞哞。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 【离亭宴带歇指煞】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实写今日之荒芜景色，则虚写当年之豪华气象，借来为衬托之资。中所用抒情之句，皆写乱亡之慨，故写景之句，虽两两相比，悲喜相埒，终能侧重于悲，而其喜亦转为悲之复笔也。再，悲喜之情，以笔力之浅深较，不以字句之多寡胜也。李太白《越中怀古》

云：

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此诗以三句写当年之胜况，而以一句寓伤逝之情；虽只一句，而力足将三句扳转，“只今惟有”四字有扛千钧鼎力。此中更有虚实之分际，前三句载叙者虽多，止是“想当然耳”，镜中花，水中月也。“鹧鸪飞”虽只三字，乃是当前实景也。此中尤有牵系之渊源，用“鹧鸪飞”三字足以点化上三句，夺“锦衣”“如花”为“鹧鸪”之魂魄，敛“还”“满”为“飞”之帮衬；今日越宫之鹧鸪疑若为昔时锦衣战士、如花宫女所蜕变也者。水流湿，火就燥，百川汇海，故此诗尾句乃克为全篇之帅也。试或易作“只今寂寞掩空扉”，则点金成铁矣。何则？其感怀古事之情辞太泛，无甄陶之力量，悲凉之字句不足以敌溢喜之想像，转使读者之情绪向往于沼吴之丕烈，而漠视此登临怀古之末节已。

毛滂《浣溪沙》云：

小雨初收蝶作团，和风轻拂燕泥干；秋千院落落花寒。莫对清尊追往事，更催新火续余欢。一春心绪倚阑干。



此词前阙之首两句，写春时之景物，有轻松和美之情绪，“秋千院落落花寒”句，又似春愁种种，排遣无由；即“落花寒”与“和风轻拂”亦相敌拒也。后阙之“往事，新欢”一联，有“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之意，是谓将及时行乐也；乃以“一春心绪倚阑干”句为收束，则又觉春愁漠漠，往事依依，有幽怨之情，难便倾吐之隐也。疑作者先有“秋千院落落花寒”倩巧之警句，乃后足成此词，心情原亦无所悲喜于其会，故令人无从捉摸也。陈与义《临江仙》云：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晚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此词既用“一梦”、“堪惊”等句，当是伤逝之作。前阙由一“忆”字唤起二十余年前之往事，“流月”、“疏影”、“吹笛”三句，景幽美而情疏快，后阙乃不足以与之抗颉，惟有借“古今”、“渔唱”两句似乎近道之语以为收束。不知既已悟道，则原已不必有伤逝之障；既伤逝，则后阙写今时之情辞，尤宜较前阙写往事之情辞更加深刻方敌得，惜作者之才不足取异，乃使读者之情靡知所同也。蒋捷《虞美人》云：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红烛昏罗帐”，语极工致，令人憧憬；“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语极凄苦，为此词中之警策；“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两句力弱，不足以宾服前阙。作者既能工彼“昏罗帐”、“叫西风”等句，是其心情未尝不眷眷于畴日之悲欢离合也，云“总无情”，其实伪也。悲喜未尝发于真，世岂有同情于伪饰悲喜者之妄人耶？

韩昌黎云：“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欧阳永叔亦云：“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则似云悲剧文字较喜剧文字更易于成功，易于感人；实则悲喜之足以引起人之同情固一也，惟忧悒之情，达之者深而近真，欢愉之情，达之者浅而似伪，非必“宫音温和，难于耸听；商音凄厉，易以感人”也，亦视其悲与喜之浅深真伪而已。李后主《玉楼春》云：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风箫声
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



飘香屑，醉拍阑干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王世贞云：“‘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致语也；‘问君还有几多愁，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情语也。后主直是词手。”谭复堂亦以“豪宕”二字赞此词，知动人不必愁苦之句而然。又，《菩萨蛮》云：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恁意怜。”

许昂霄云：“情真景真，与空中语自别。”潘游龙云：“结句极俚，极真。”乃亦极动人也。陈眉公云：“天何不使后主现文士身，而必予以天子，位不配才，殊为恨恨。”沈际飞云：“后主炀帝辈，除却天子不为，使之作文士荡子，前无古，后无今。”可谓服膺之至。此其欢愉之词，挑动读者之心弦，庸讵弱于穷苦之音耶？喜而非“空中语”，能“真”即是“无感不慊”；悲而是“空中语”，不“真”即是“无病呻吟”，于悲或喜，原无间也，故曰：亦视其悲与喜之浅深真伪而已。白乐天云：“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

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著意于为时为事，正是乐天歌诗白璧之瑕，文学创作，原不宜出之造作之悲或喜也。

李太白《赠汪伦》云：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其别情亦泛泛耳，此诗之传，在其豪也。《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云：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则别情益然矣。杜子美《赠卫八处士》云：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视其收束两句，觉别情亦复泛泛耳，此诗之传，当在其极写人世之沧桑而不在叙别怀也。《梦李白》云：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惻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则另是一番心情光景矣。盖悲喜者，作者自身所不能强而出，自亦不能强求读者之同情也。其工不工，仍在真不真耳。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云：“刘文美（名彤，江宁江文虎妻）工诗词，尝有词寄文虎云：‘千里长安名利客，轻离轻散寻常。难禁三月好风光：满阶芳草绿，一片杏花香。’记得年时临上马，看人眼泪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无千日酒，空断九回肠。”此词之“记得年时临上马，看人眼泪汪汪”，以视李太白之“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其别情之蹇缓何如耶！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谢师厚废居于邓，王左丞存，其妹婿也，奉使荆湖，枉道过之，夜至其家。师厚有诗云：‘倒著衣裳迎户外，尽呼儿女拜灯前。’”此一联以视杜工部之“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其乍逢之舒迫何如耶？谚云：“是真不假，是假不真。”

李、杜既深得此中三昧，故于泛泛之交，亦不伪饰以依依之情，恐悲喜之不出于诚，转以丧失人之同情心也。



五 痴情与彻悟

写情能到真处好，能到痴处亦好。痴者，思虑发于无端也，情深则往往因无端之事，作有关之想也。

李益《江南曲》云：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小妇人深不足于“误”而专注情于“信”，竟云任下嫁于趁潮水来去之海上弄舟之小子，惟涎其乘潮有信无误而已，他不复计，其情痴可见。乃亦以予人以尖新奇丽之感，致足取也。贺黄公《皱水轩词筌》云：“唐李益诗‘嫁得瞿塘贾’云云，子野《一丛花》末句云：‘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此皆无理而妙。”思虑发于无端，是无理也。邹程村云：“张于野‘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词筌》谓其无理而妙；姜门‘落花一夜嫁东风，无情蜂蝶轻相许’，愈无理而愈妙；试与解人参之。”情之愈痴者，愈远于理耳。

冯延巳《蝶恋花》云：

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
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
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亦写出一片痴情，而转折多妙。自谓久弃闲情，春来依旧惆怅，一转也。惆怅便一任惆怅，且殢尊酒，不惜朱颜瘦削，再转也。年年见青芜杨柳，辄动愁思，痴情冥索不得，转以相稽，三转也。东风满袖，痴立小桥，待得月上平林，归来已晚，伤春之故，迄竟不知，是又复惆怅一日，毕竟闲愁欲抛未得，四转也。此词写痴情人，为春愁所苦，若负创之蛇，盘旋左右，痛终不解；曲折多处，正缘春恨多耳。

周美成《菩萨蛮》之后阙云：

天憎梅浪发，故下封枝雪。
深院卷帘看，应怜江上寒。

雪其秀矣，居人憺虑于江上心上人之寒。雪因天时而至，所不敢恨；乃迁怒于梅花之浪发，谓天亦憎此，故下封枝之雪以示惩戒，致令江上人受池鱼之殃。离人有甚闲情绪去看花开？花竟发而致天雪，则梅花岂非浪发乎？天怒人怨，有其宜矣。此词写情到痴绝处，“浪”字下得尤好，既切女儿心事，又合女儿口



吻。

牛希济《生查子》云：

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少。残月脸边明，别
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月照泪光，纵横满面，语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看他哭哭啼啼，絮絮叨叨，痴情已写得彻骨。记得绿罗裙，从此眼前只理会得一片绿，处处再见芳草之萎以绿，辄动怜爱之心，是别已久，情未了，岂惟未了，更是颠颠倒倒，除却一片绿外，不晓他事矣。此词亦写情到痴绝处，字句则甚真切爽利，自是痴情男子情态也。

袁枚《随园诗话》云：“余常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沈石田《落花诗》云：‘浩劫信于今日尽，痴心疑有别家开。’卢仝云：‘昨夜醉酒归，仆倒竟三五。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宋人仿之云：‘池昨平添水三尺，失却搗衣平正石。今朝水退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忆。’又曰：‘老僧只恐云飞去，日午先教掩寺门。’近人陈楚南《题背面美人图》云：‘美人背倚玉阑干，惆怅花容一见难。几度唤他他不转，痴心欲掉画图看。’妙在皆孩子语也。”均亦痴情之例已。

王静安《人间词话》云：“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则真情痴情文字皆不需以阅历、经验、事理为依归明矣。痴情最是看得不透；阅世深者是看得最透，发为文字，自别有一番犀利可取处，体味之尤足以增人识见，虽属于人之理智方面，不受感情之支配，但词人往往仍寄深慨，不单纯以明理为既足，盖风人之旨，动蓄一种菩萨心肠，“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感人”之成分，终较“教人”之成分为多也。

杜甫《莫相疑行》云：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彩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莫争好恶莫相疑。

写炎凉之世态，诈虞之人情，既足以感人，然后致箴箴规之意，自觉浑厚矣。苏轼《答孔周翰求书与诗》云：

身闲曷不长闭口？天寒正好深藏手。
吟诗写字有底忙？未脱多生宿尘垢。



亦云慎言省事耳，衬以“身闲”、“天寒”、“尘垢”等字，已脱却讲道口气。诗与文运用之不同，亦可于此等处寻绎之也。

王案《渔家傲》云：

日月无根天不老，浮生总被消磨了。陌上红尘常扰扰，昏复晓，一场大梦谁先觉？
洛水东流山四绕，路旁几个新华表。尽说在时官职好，争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

吴曾《能改斋漫录》云：“歌之使人有遗世之意。”朱敦儒《西江月》云：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元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美，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黄花庵云：“此曲辞浅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两词因能彻悟，乃以悟人。罗隐咏蜂诗云：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

则借物为喻，蓄蕴较多，感人悟人，弥以深矣。

元曲中多有作彻悟语者，因曲之词意多以明快为主，致少含蓄耳。马九皋《山坡羊》云：

大江东去，长安西去，为功名走遍天涯路。
厌舟车，喜琴书，早星星鬓影瓜田暮。心待足时
名便足。高，高处苦；低，低处苦。

结句可为为名尸者针砭。张养浩《山坡羊》云：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
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
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结句可为为白狗者申冤。查德卿《寄生草》云：

姜太公贱卖了磻溪岸，韩元帅命博得拜将
坛。姜傅说守定岩前版，叹宁戚吃了桑间饭，劝
豫让吐出喉中炭。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
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

是功名路一记当头棒。邓玉宾《叨叨令》云：

一个空皮囊，包裹着千重气；一个干骷髏，



顶戴着十分罪。为儿女施尽了拖刀计，为家私费尽了担山力，您省的也么哥，您省的也么哥？这一个长生道理何人会？

是守财虏一剂清凉散。似此者皆涉世既深，彻悟之作也。

陶靖节《饮酒》诗之一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王右丞摹拟其意以酬张少府云：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咸为透过动乱，而一反于静，彻悟之后，尤能见道，较一般阅世深者更多一番功力。非惟不易跻攀，抑且较难了解。例如前举两诗，皆以不答不辩作结，盖以所识所见，高人一等，恐“下士闻道大笑之”也，故不屑辩；上士则既闻道矣，自又不暇更问穷通之理，

故不必答。“此中有真意”，当从“万事不关心”入手，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也。《三山老人语录》云：“苏子由尝作《省事诗》云：‘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盖省事即省念，入道之门也。”似此彻悟工夫，辄必成熟于“晚年”，而彻底了解此彻悟与淡泊之作风，欣然以赏之，亦须入过中年经历已多之后；血气未定与方刚之顷，尚不足以语此也。《桐江诗话》云：“世传山谷七岁作《牧童诗》云：‘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风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生年七岁，未曾涉世，知“机关”为何物？此诗必浮沉入海中几许年，用尽机关，终无所获，渐以彻悟运用机心除以贾祸他无所得也，始一归于虚静，然后乃能作出此等诗；世传山谷云云，盖好事者为之耳。



六 情景与主从

《人间词话》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愚以为“我”既写“境”，则“境”中必皆有“我”。自然淡远之境，并非其中无我，只是颇混“我相”，仍是以自然之我观物耳。淡远亦是一种情，非虚无也；虚无则寂灭，何有于文学创作耶？

文学境界中，既必终始有我焉，自必以我之情为主，而以物之景为从。谚有云“红花虽好，还仗绿叶扶持”，盖取其可以相帮衬，互发明也。故欣赏文学者，宜辨主从。

李渔《窥词管见》云：“词虽不出情景二字，然二字亦分主客，情为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而实

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者；切勿泥定即景承物之说，为题字所误，认真作向外面去。”论极精辟。田同之《西圃词说》云：“弇州谓‘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愚谓词中情景不可太分，深于言情者，正在善于写景。”而词人之所以必写景者，志犹多在于言情也。张德瀛《词微》云：“词之诀曰情景交炼。宋词如李世英‘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情语也；梅尧臣‘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景语也；姜尧章‘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景寄于情也；寇平叔‘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情系于景也。词之为道，其大旨固不出此。”所云“情语”，自主于情，所云“景语”，亦仍以情宰之也，如尧臣之句，将以达其惜春之愁思，乃抉取“落花斜阳，翠色和烟老”之景色以衬之也。所云“景寄于情”，自以情为主而以景为从也，所云“情系于景”，亦仍以情为景之帅也；如平叔之句，正以其内情“销魂”之颜色，涂染于楼前外景之表，面长空芳草，乃同呈“黯淡”之色相也；非然者，则空自长而草自芳，易人以处之，何尝有所谓黯淡耶？故一言以蔽之曰：情主而景从也。

李陵《赠别苏武诗》之“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陶潜《归去来辞》之“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人，抚孤松而盘桓”，皆以景为从之例也。必如此方能情



与景会，水乳交融，所谓“洞监《风》、《骚》之情者，亦江山之助”也。苏东坡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画中有诗，是景中寄情，乃异于凡俗；诗中有画，是情中出景，因见其高格。诗材画稿，所取资于外景者自多，而内情终有所主以采摭之也。至于情景主从之间，所以能顺谐，要在其求自然依随，不宜著强行援系之痕迹。浅深近远之间，在会心者之善运用耳。谢榛《四溟诗话》云：“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此以树之外景，从人之内情，韦、白之所以不及司空者，为惟恐人之不解其以秋树衬老年，故句中着力用“将、已”，“初、欲”等字，此足以明“强行援系”之不可矣。

洪驹甫《诗话》云：“丹阳殷璠，撰《河岳英灵集》，首列常建诗，爱其‘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为警策。欧公又爱建‘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数语，竟不能得，以为恨。余谓建此诗全篇皆工，不独此两联而已。其诗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闻钟磬音。’”此诗主在写一种“幽寂”之情，而其景从如驂靳；试

观其所用“清、古、高、幽、深、悦、空、寂”等字，当可仿佛其一二；最后“但闻钟磬音”，动而愈形其静矣。东坡云：“常建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欧阳文忠公最爱赏，以为不可及。此语诚可人意，然于公何足道？岂非厌饫刍豢，反思螺蛤邪？”是所以褒欧公，意非在贬常建也。

范仲淹《渔家傲》云：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此词豪壮苍凉，情景相称。“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其雄伟堪与李白之“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相颉颃；“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其悲壮与魏武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伯仲间也。前阙写景，后阙写情，可以逐句比并，情意两相联属：“塞下秋来风景异”，动人乡思与“浊酒一杯家万里”相呼应；“衡阳雁去无留意”，雁归人未归，为“燕然未勒归无计”之张本；“四面边声连角起”，已断人肠，“羌管悠悠霜满地”，益增切怛；“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天寒日暮，穷途未返，“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成人遇此，宜不堪也。此



词既情意贯串，故能一气呵成，雄其气魄也。至其章法结构，非必原有比并相属之意，倚兴挥毫，自然中节耳。《吹剑续录》云：“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余则谓去唱东坡之“大江东去”，何莫先唱文正之“塞下秋来”？

晏几道《临江仙》云：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
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
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
月在，曾照彩云归。

帘幕低垂，落花微雨，人方独立，燕乃双飞；去年春恨，能勿重来？是写得一片愁人景色，逼出一种春恨情怀来也。记得去年初见小苹时，伊方著香罗袷衣，心上相思，琵琶似语。比夜既深，天生明月，照伊归去。伊时明月，今时犹在也，而物是人非，空劳梦想。又写得一片今昔相同之景色，反逼出一种今昔不同之情怀来也。梦后酒醒，惟见向日之楼台高锁而已。忆朝云曾人荆王之梦，则小苹得无今日之彩云乎？此词字句上下错落，而前后呼应，翻腾之状，矫

健可喜，尤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姿，情与景辄相牵系，于接笋之处，又若轻霜之溶水，了其无痕。断是才人墨渖也。

冯延巳《蝶恋花》云：

六曲阑干侵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
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燕子双飞去。 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

居人愁卧，好梦为莺语惊残；因是凡有所见，辄觉有“惊残”况味。双燕呢喃画梁间，怡然甚乐也，忽不知谁何移柱弹筝，“惊”得双燕穿帘飞去。红杏初开，艳难比也，忽然樱天之妒，一场春雨，才开已“残”。燕飞花落之外景，与惊残好梦之内情相糅相衬；即轻风吹柳亦似寓一“惊”字，游丝落絮，亦似寓一“残”字。轻愁浅恨，在在侵人，惊残好梦，乃弥可伤耳。

秦少游《满庭芳》云：

山抹微云，天黏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饮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消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



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此词情景间未能匀称。试析之为两。“山抹微云，天黏衰草”，“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消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是一种缠绵悱恻之情景。“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饮离尊。”“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是一种豪迈怆凉之情景。二者犬牙相错于一词中，终有扞格抵牾之处：《艺苑雌黄》云：“程公辟守会稽，少游客焉，馆之蓬莱阁。一日，席上有所悦，自尔眷眷不能忘情。因赋长短句，所谓‘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是也。其词极为东坡所称道，取其首句，呼之为‘山抹微云君’。”《铁围山丛谈》云：“范仲温字元实……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奏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洽，侍儿者始问：‘此即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是则此词当时颇受称许，岂皆不见其枘凿耶？盖以语工人律，瑕不胜瑜，咏歌之者，辄不觉察；以言欣赏，则不可不深思以辨之也。

孙叔《菩萨蛮》之结句云：“一点著枝酸，吴姬

先齿寒。”岂不隽美可喜？惜其情丽与“一声羌管吹呜咽，玉溪夜半梅翻雪”不甚协调，度句遣辞有欠照应也。滕宗谅《临江仙》之结句云：“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岂不缥缈有致？惜其单弱不足以称“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之气魄，用前人句未能融化也。此咸以景不从情而致爽也。

既云情为主而景为从矣，自未宜情向东而景向西，情如此而景如彼，必求其匀称协调，而同趋并骛也。情喜愉则景宜于风和日丽，情凄苦则景宜于月冷云愁。陆放翁《游山西村》诗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四围悉是太平之景象，招人乘月。江文通《别赋》云：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阳。同琼瑶之晨照，共金炉之夕香。君结绶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
惭幽国之琴瑟，晦高台之流黄。春官闋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夏簟清兮昼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长。《织锦曲》兮泣已尽，《回文诗》兮影独伤。



四时皆具黯然之景色，助人销魂。皆外景足以起其内情之例。

沈复《浮生六记》记与其妻陈芸新婚后之别情云：

……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

桃李争妍，而离人则觉天地异色，此是深透一层之反衬法，必情真方能得体，不然便生情景分背之失舛；此处用“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八个字，伴以沉重而真挚之情绪，勉将“桃李争妍”四个字压翻；至下文再以“风生、月上”四句着力描写，足以扳转向时之美景为愁城，化臭腐为神奇矣。写景抒情，能至于此，乃称极诣。虽然，原记之人，实尚未必如此平章也，情到深处，其文字自能左右逢源，无臻不妙耳。

七 联想与比拟

深情必达之以深入之文字。深入即是多一层联想。若单纯平直，则辞俭于情矣。方入之情有所会、感有所触也，往往将内在情感之颜色涂染于外在事物之表，增益其鲜明或加重其黯晦。更往往凭依己身情感之悲愉，重视或漠视与情感趋向有关涉或无关涉之事物。“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怀着一种悼亡伤逝之情愫，身在行宫，目见月而心伤，并以为月原有伤心之色；时逢夜雨，耳闻铃而肠断，并以为铃原有断肠之声。情感之发展与浸淫，只是一派联想，文学原为凭依情感之触发而生，自然颇重联想工夫。或有缺失，则不足以达情感之真蕴也。

杜工部诗云：“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花飞一片即已是春减却，则飘万点正惹人愁可知。辛幼安词云：“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人悯花落，乃至于怕花开，则见落红当惜春残可信。李义山诗：“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思乡已制泪三年，应更难制，是就时间明乡思之弥切也。陆放翁词：“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萧然羈旅。”故乡且犹不堪听，矧在他乡，是就空间明



羁旅之难堪也。沈约斋《论词随笔》云：“词贵愈转愈深。稼轩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玉田云：‘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下句即从上句转出，而意更深远。”所云“转出”，正联想耳。

吴野人《咏落叶》云：

枝上曾几日，夜来秋已终。
又随天地意，乱下户庭中。
不静月斜处，偏惊头白翁。
何须怨摇落？多事是春风。

沈归愚云：“小小题，传出天运自然。不怨霜露，而怨春风；见盛之始，已伏衰之机也。小家但工刻画，粗得形似而已。”此诗之绝胜人处，正在联想工夫。初见落叶，已想到叶茁于枝，繁荣滋长，自春徂秋，究曾几日；又联想到落叶乱下户庭间，春萌生而秋肃杀，事无大小，一随天地之意，谁能自作主张；又联想到落叶如斯矣，人生又奚啻于此，因秋之至，遽警白头；又联想到是否落叶蓄意来惊老翁，何必偏令人见，不静止于月下斜阴之处耶？又联想到或为树、或为人，均已不必怨叶之摇落，春秋代序，晴日春风吹拂，树荫渐茂，已兆此时秋风摧剪，叶落空庭，有生乃有死，与其怨死，何不怨生，与其怨秋风之无情，

毋宁怪春风之多事也。此由落叶追溯到叶生，其所以为神奇，皆联想之工致有以足成之。所谓“小家但工刻画，粗得形似”云者，其联想力弱于此，只能刻画眼前事物耳。

虞景明《杨柳枝辞》云：

杨花如雪扑征衣，马上征夫苦忆归。
曾向曲中回首望，而今真在路旁飞。

沈归愚云：“清清浅浅，自是风神，此辞体也。”此由杨花飞扑，联想到征人未归，由“路旁”联想到“马上”。其尤为深入者，则由今日忆归之顷，联想到畴日未曾作客之时，以虚衬实，弥觉可伤，黯然销魂之情愫，乃借联想工夫以尽掘其藏也。叶星期《梅花开到九分》诗云：

亚枝低拂碧窗纱，缕月烘霞日日加。
祝汝一分留作伴，可怜处士已无家。

沈归愚云：“从九分着意，不忍卒读。”此由梅花联想到林处士和靖，由处士之以梅为妻联想到己之无家漂泊，因以自况。其尤为深入者，则由梅花之尚余一分未开，联想到可以解我无家之苦者，盛开之花庸能及此，惟冀未放之花，其孤寂可与为伴也；从九争一，



弥觉可痛，坎坷怆神之笔墨，乃亦借联想工夫以增助其哀远也。

联想多由此及彼、由近及远者矣，透入一层，所以不同于众也。亦有缘俗情已易联想透入者，则别出心裁，转令由彼返此，由远返近，使还其原，亦所以不同于众也。黄山谷诗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要在慧心之善变化耳。

王建《宫词》云：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
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周密《清平乐》云：

晓莺娇咽，庭户溶溶月。一树香桃飞茜雪，
红豆相思渐结。看看芳草平沙，游丝犹未归家；
自是萧郎漂泊，错教人恨杨花。

桃花飘落原本是将成桃实，乃俗情多惜花飞，恨五更风过，残红满地。萧郎久客不归，原只怪郎情薄，乃居人春日多恨杨花之随风来去，一若杨花教得萧郎漂泊者，俗情亦不以为疑。此两处“错教”云云作得翻案文字，只是还出桃花、杨花之本性而已，偏成新意。世间物事，以稀为贵，所谓“器非求旧，惟新”，

此中三昧，斩旧出新四字尽之矣。

亦有借联想为衬托者。杜工部诗：“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以拟春水之高、老年之眊也。陆放翁诗：“蝴蝶梦魂常是客，芭蕉身世不禁秋。”以拟旅客之漂泊、身世之苍凉也。所取皆能恰合其身份，自成佳句。

更有借联想为比况者。黄山谷之“渴雨芭蕉心不展，未春杨柳眼先青”、陆放翁之“已醉猩猩犹爱展，人秋燕燕尚争巢”之类皆是。此不过一联为譬，有全篇借他事为喻者，盖源于《诗》六义中之“比”，往往微婉而动人，则存其联想之所及，而没其原意之所昉矣。

《唐诗纪事》载：“朱庆余过水部郎中张籍，因索庆余新旧篇什，留二十六章，置之怀袖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皆缮录讽咏，遂登科。庆余作《闺意》一篇以献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籍酬之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抵万金。’由是朱之名流于海内矣。”朱庆余执篇什问人时或否于张水部，乃以新嫁娘为比况，神意既能两相符契，而写得新妇口吻仪容，入微入理，不因援系而稍有断损，致足贵也。籍诗亦以越女为比拟，较朱诗为逊；盖一“酬”字害之耳。秦韬玉《咏贫女》诗云：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盖托贫女以咏寒士者，亦雍容有法，比况相宜之例已。

刘继庄《咏王昭君》诗云：

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媸？
官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

沈归愚云：“若故为自幸之辞，不怨，深于怨矣。”此诗只写官人之怨也，盖以拟“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喻士之不遇也；非赋也，亦比也。

白乐天《长恨歌》云：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踟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子弟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邐开。
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此篇歌行体之长诗，于联想与比拟，胥已登峰造极。由“侍儿扶起娇无力”，联想到“始是新承恩泽时”；由“春宵苦短日高起”，联想到“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有三千佳丽，则云三千宠爱集于一身；列土有姊妹弟兄，则云天下父母心趋重女；宫里承恩，金步摇云鬓花颜，马前委地，玉搔头翠翘金雀；新睡觉半偏云髻，下堂来不整花冠，就所服饰之一斑，可窥丽质之全豹；此皆联想功深之句也。蜀江长碧，蜀山长青，比拟圣主之情，长怀靡已；既芙蓉兮如面，又杨柳兮如眉；云风吹仙袂，如《霓裳羽衣》之舞，云玉容陨泪，如梨花带雨之枝；此皆比拟得伦之句也。

联想与比拟，能深透一层，尚矣；然亦未宜过于弯曲探深，恐失之晦。“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黏地絮”，皆几乎渐于隐晦，然深曲之中，尚未迷失来路，所以可喜。李义山诗、吴梦窗词，辄有令人无从捉摸其指归者，所象征之境界诚亦足以动人，终有迷惘之感；致



欣赏之者不敢十分相信与作者之原旨相侔，惜今古之不易便相知也；声气不得相通，感人之力因以削弱；知运用联想与比况，不但须“透人”，尚须“透出”，然后为高也。

《人间词话》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词话》引作“回头蓦见”），那人却（《词话》引作“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李义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只是攒向牛角尖去，能“透人”而不能“透出”；当尚在第二境中也。欧阳永叔词：“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阳花，始与春风容易别。”愚路已是海阔天空，“透人”更能“透出”，已臻第三境矣。

八 脉注与绮交

文，错画也，章，采也，五色成文而不乱，维其有章矣。不杂五色，则辞贫而意瘠，不明条贯，则杂乱而无章。摘藻抒情者，其意必有所守，其网必在于纲；欣赏之者，首宜求其旨意，次必寻其脉络，然后乃可以探骊得珠也。刘勰云：“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虽以论章句之体用，亦赏鉴之要妙已。

行文之脉注，有明暗两法。白乐天《琵琶行》之收束句云：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欧阳永叔《醉翁亭记》收束之句云：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此其尾闾所泄，均已明白指出，自易领略。其有如山之隐脉，水之暗流，则必细审钩元，明其一贯，然后可与言文事也。

魏武《短歌行》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

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沈归愚云：“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山不厌高四句，言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成其大也。”此诗意有所主，寓怀思招来之情，“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此“君”必有所指。若不深求其脉注之鹄的，则此篇之旨，殊费揣摩。或曰：此曹操怀刘备诗也。说甚新颖，而寻绎之通篇可解，或其然欤？

苏东坡《水调歌头》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前阙首句用一“月”字，后阙将煞尾时用一“月”字，而全篇固无一处离却“月”字也。“天上宫阙”，“琼楼玉宇”，“乘风归去”，意悉在于月宫也。“弄清影”，月影也。“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月之运



行照临也。“长向别时圆”，中秋月圆也。但愿千里所共者，亦婵娟之月也。是以“月”为绾毂，而敷辞为辐凑也。胡元任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盖亦欣其扶疏茂密而叶落归根也。

柳耆卿《雨霖铃》云：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只后阙之首句用一“别”字，而全篇固无一处离却“别”意也。“长亭”，送别之地也。“帐饮”，祖饯以为别也，“骤雨初歇”，“寒蝉凄切”，离人更以伤别而“无绪”也。“留恋”，不忍别也，“催发”，不得不别也，“执手相看”，“无语凝噎”，别情正苦，道不出也；“暮霭沉沉楚天阔”、“千里烟波”终是别。“多情自古伤”此事，又值“冷落清秋节”，别情其何以堪？待得“今宵酒醒”，行见孤舟舫泊于“杨柳岸”边、“晓风残月”，这思量起头儿一夜；“经年良辰好景虚设，千种风情与何人说”，别后光阴，敢怕只有以眼泪洗面也。是以“别”为北辰，而敷辞为星拱也。陈

质斋云：“柳词格不高，而音律谐婉，词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盖亦见其善写别情，贯串有章也。

杜工部《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以“老去悲秋”为根干，以“强自宽”为枝叶。“兴来今日尽君欢”，即上承“宽”字而来。“羞将短发还吹帽”，暗写一“悲”字，“笑倩旁人为正冠”，暗写一“强”字。“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为写当时当地之景物，暗中则藉水流山兀，亘天地以永生，以反衬人寿几何，寄朝露无常之深慨，乃逼出“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两句，持茱萸而看仔细者，老年人悲明岁之未必能重把茱萸，乃不忍遽舍，则仍还原脉注于“老去悲秋”之主旨矣。至于“吹帽、正冠、山高、水远”，皆绮交之文以为助益者。试将此律截去其颌颈两联，并首尾四句成绝句一首，亦何尝不可？然而见其意平、词俭、力弱、情单，无复曩时之胜概；知绮交之字句不能省于文章，犹葱茏之枝叶不可削于树木也。



张志和《渔歌子》云：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夷白堂小集》云：“山谷道人向为余言：‘张志和《渔父词》雅有远韵，尝以其词增损为《浣溪沙》。’诵之有矜色。词云：‘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此词增“自庇一身，相随到处”数字，既以明作者羨为渔隐之高洁理想，尤足以美化渔父之风貌。增“散花洲外片帆微”一句，既以点实渔船，跻为主句，而上提下挈，尤足以美化渔渚之画图。似此既增原《渔父词》之淡远，尤益之以绮丽。黄山谷之有矜色，盖以为所增益者有如膏霖之润枯槁也；倘其瘠意肥辞，繁杂失统，则犹木之有瘿矣，亦何取于增益哉？

山谷另有《浣溪沙》一首云：“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东坡题跋云：“鲁直作此词，清新婉丽。问其得意处，自言：‘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瀟浪乎？”此词之前阙以眉黛眼波状山光水色，其于玉

肌花貌，何曾“替却”，正自绮交于此也。后阙则荡开“无限事”，落得“一时休”，方始脉注于船头渔父。故愚以为前后阙不免齟齬也。东坡评之为“清新婉丽”，又谑以“澜浪”，或亦有所会心欤？

南唐中主《山花子》云：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伏思裴回，传唱千古。当时冯延巳已有“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之叹，王介甫亦尝激赏细雨小楼两句。王静安《人间词话》云：“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余既耸动于王氏之说，因亦细揣夫中主之词。意以为全阙固脉注于一“残”字耳。“菡萏香销翠叶残”；是荷残也，“西风愁起绿波间”，是秋残也，“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是人在残年对残景，诚然其不堪看也。王氏之所云有美人迟暮之感者盖如此。“细雨梦回鸡塞远”，是梦残也，“小楼吹彻玉笙寒”，是曲残也，人在残年感已多，“多少泪珠何限恨”，矧更“倚阑干”对此残景乎？全阙脉络贯通，若拆散便不可得其解；而意相



联属，似亦并不宜摘句以欣赏之耳。

贺黄公《皱水轩词筌》云：“词虽宜于艳冶，亦不可流于秽褻。吾极喜康与之《满庭芳·寒夜》一阙，真所谓乐而不淫，且虽填词小技，亦兼词令、议论、叙事三者之妙。首云：‘霜幕风帘，闲斋小户，素蟾初上雕笼’，写其节序景物也。继云：‘玉杯醺醖，还与可人同。古鼎沉烟篆细，玉笋破橙橘香浓。梳妆懒，脂轻粉薄，约略淡眉峰。’则陈设之济楚，肴核之精良，与夫手爪颜色，一一如见矣。换头云：‘清新歌几许，低随慢唱，语笑相供。道文书针线，今夜休攻；莫厌兰膏更继，明朝又纷冗匆匆。’则不惟以色艺见长，宛然慧心女子小窗中啾啾口角。末云：‘酩酊也，冠儿未卸，先把被儿烘。’一段温存旖旎之致，咄咄逼人。观此形容节次，必非狭斜曲里中人，又非望宋窥韩者之事；正希真所云‘真个怜惜’也。但受其怜惜者，亦难消受耳。此等处举一以概，其余在读词者自知之。”此阙脉注于“先把被儿烘”句。夜寒，被儿所以先要烘得暖也；被儿暖，冠儿卸……吾知之矣，故词人便不待说也；是所脉注者仍伏暗流，乃不流于秽褻也。云“还与可人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云“玉笋破橙橘”，为解酒耳，生怕冤家今夜醉也。云“梳妆懒”，风波不信菱枝弱，心有灵犀一点通，则怕等闲妨了绣工夫也。云“低随慢唱，语笑相供”，星星之火，行燎于原，滥觞之水，盈科

而后进也。云“文书针线，今夜休攻”，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不得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也。云“莫厌兰膏更继，明朝又纷冗匆匆”，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也。云“酩酊也”！未尝酩酊也，借酩酊为题目，好去烘被儿也；绮交之文，脉注于此也。贺所云“咄咄逼人”，易作“步步逼人”觉更允洽也；李调元《雨村词话》云：“柳永淫词，莫逾于《菊花新》一阙，见《升庵词林万选》。词云：‘欲掩香帏论缱绻，先敛双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困暖。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衣、恣情无限。留着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此词则脉注于“鸳衾暖”以后事，已流于秽褻；且思之邪已，绮交之文情乃无缘以生，抓破颜面，情致转更索然矣。



九 纵收与曲折

文学创作须富想像力，然一发而难收，失其旨矣。譬诸骐骥奔腾，不受羁牵，将颠颠于千里之外。必也乐而不至于淫，怨而不至于怒，哀而不至于伤，庶可以不失其心之本仁，宜亦谓“求其放心”之意也。不纵，则不足以骋骤其情思，不足以渲染其文笔；不收，则或至于荡检失所守，或至于纵轡迷所归。必如万川之水，周布天下，而同泄于尾闾，所谓“水深则回，叶落粪本”，乃为得之。刘熙载《词概》云：“词要放得开，最忌步步相连；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远。必如天上人间，去来无迹，斯为入妙。”所言诚是已，顾乃不止词为然也。

李义山《夜雨寄北》诗云：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归期不敢预定，今日方在巴山听夜雨，缅怀将来，何日当可与君相晤，共剪烛于西窗，转更闲叙今日夜雨时情景耶？此悬想将来之能却话今日，虚实颠倒，明

纵而暗收，盖遥企于西窗剪烛之乐，正以见巴山夜雨之苦；若微波之滴沥，往复生姿也。

李后主《子夜》云：

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此词前阙写梦里重归故国，梦是真而梦境是假；后阙写秋晴往事如梦，往事是实而梦是虚。觉来垂泪，为梦中得见故国而醒时不见也；往事成空，则醒时固如仍在梦中耳。虚实颠倒，方纵而乍收，盖梦中人幻，尚启醒后之悲，醒时如梦，倍悼人生之幻；若创伤之再割，新陈俱痛也。

苏东坡之《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云：

大江东去，浪声沉，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孙吴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掠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人间如寄，一尊还酹江月。

泛舟赤壁下，动怀古之思，虽在大江声里，已判今



古，而地灵人杰，畴日风流未泯；今兹来游，疑公瑾之既赫奕于英年，应笑我蹉跎于华发。涉想及此，信其臆念所之，下忽接“人间如寄，一尊还酹江月”，回到现实，不以遐想作结，是能纵而能收也。又，《水调歌头·中秋怀子由》一词，以人间之中秋，问天上之何夕；忽然欲天上之犹人间，忽然念人间亦犹天上；忽然怨月之增离索，忽然凉月之同离人；终乃归结于弟兄虽判袂千里，颇可以共赏婵娟之月。运思如云之既出于岫，历千变与万化，而复入于岫，此其所以为奇也。

玉川子《有所思》云：

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眉蝉鬓生别离，一望不见心断绝。心断绝，几千里，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水；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含愁更奏绿绮琴，调高弦绝无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为暮雨兮为朝云？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

篇末“美人兮美人，不知为暮雨兮为朝云”，将笔荡得甚远，几乎不可兜转；承之以“相思一夜梅花发”，仍似未著边际，突然云“忽到窗前疑是君”，借一

“疑”字竟将梅花与美人捏合为一，借一“忽”字竟将全篇约束得住，终于落到“君”字上，仍返本于相思；纵收之奇，当非豪怪之卢仝莫能办此矣。

《曲礼》曰：“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文章亦不可写至极处、尽处，既逾应有之限度，往往使欣赏之者不能从容以领略其美点，致感人之力量转趋薄弱也。

袁枚《阿通生子赋诗戏之》云：

吾儿真不肖，弱冠便呼爷。可记儿来日，而翁鬓已华。邑名胜母处，曾子早回车。何苦添丁急，希图跨灶耶？

父子之间，如此戏谑，殊见其怪也，岂以抱孙乐极耶？子才自是魔物，不可为训矣。

《人间词话》云：“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孤馆、春寒、鹃声、斜阳”所用“孤、寒、鹃、斜”四字，已写成春日凄其之景，益之以“闭”、“暮”两字，蹙迫至于尽极，则纵而不收之过矣。

纵收之法，复叠交错以用之，则为曲折。篇中多有曲折，如云霓来去，波澜起伏，阑干隐现，萤火梳织，自成佳构，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也。

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云：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恨恨不得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此诗三首，前后辞意贯串，实犹一篇诗而两换韵耳。良时不再，须臾离别，执手屏营踟蹰于漠野衢路之侧，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忧戚之甚，偶一仰视长空，浮云互相驰逾，纠缠不离，亦犹友朋之相聚也；风波失所，各散一隅，亦犹友朋之分襟也；触目之景，无非助我别情矣。固知君我从此当作长别，夏狄南北，恐一别之后，再晤无期，故极盼于未别之顷，再聚斯须。然而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果能因晨风而发，送君远归汉土，则无所为别矣；第为事实所限，此亦不过幻想耳。嘉会既难再遇，过去相聚之三

载，竟同千秋莫值之机缘。却叹既往，益永思劳；瞻瞩前程，弥增切怛。悲风远至，对酒乃不能酬也。子行矣，心已在汉，我则留，谁慰我愁耶？慰愁惟有酒，则仍只有酬君以酒，继续于一时耳。祖饯既已，携手河梁之上，君旋故土，我一得罪背汉之游子，漫天暮色，将亦何所往欤？新愁宿恨，萃于一心，徘徊蹊路，悲咽不能出一语。行人既难久留，万千心事谁诉？亦徇俗各言长相思而已。事已无可如何，惟有强自宽解，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昔聚而今别，焉知今别而不更聚也？行矣自爱，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但愿人长久，聚散亦人生之常事矣。此诗转折甚多，曲尽别离之情；收束处哀而不至于伤，尤得风人之旨焉。

《古诗十九首》之一云：

凛凛岁云暮，蟋蟀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长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展凤翼，焉得凌风飞？盼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睇。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初一吟哦“凛凛岁云暮，蟋蟀夕鸣悲”两句，辄觉腊尽天寒，声色惨淡，己身似已入于与诗人同时同地之

境界。凉风率厉，因感游子之无衣，随即忆及已遗洛浦之锦衾；岂止锦衾而已，同袍之人固亦不在我侧矣。不在我侧，悟己之独宿；独宿几何时？累长夜矣。奚其云长？离人觉夜之独长也。长夜则如何？惟有梦想得见容辉耳。以下“良人”四句，乃写梦中之所见，“既来”四句，写梦后之溢疑。乃盼睐，尤冀似可以更见梦中之所见也；乃引领，近不可见，求之于远也；乃徙倚，此不可见，求之于彼也；近远此彼，终不可见；信梦中所见之不可更见也；乃垂涕；垂涕之时，离人步履已不自知于徙倚中到双扉矣。此诗颇有曲折，而层次不紊，初因现实引起联想，继由联想入于幻想；最后复由幻想回到现实，章法为十九首冠，寻绎之可得行文之法，不仅感人深也。

李白《月下独酌》云：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花间有酒，独酌无亲；虽则无亲，邀月与影，乃如三人；虽如三人，月不解饮，影徒随身；虽不解饮，聊可为伴，虽徒随身，亦得相将，及时行乐，春光几

何？月徘徊，如听歌，影零乱，如伴舞，醒时虽同欢，醉后各分散；聚散似无情，情淡得永结，云汉邈相期，相亲慰独酌。此诗一步一转，愈转愈奇，虽奇而不离其宗；青莲奇才，故能尔尔，恐未必苦修能接耳。

唐无名氏《醉公子》词云：

门外猧儿吠，知是萧郎至。划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他醉，还胜独睡时。

《怀古录》云：“此唐人词也。前辈谓读此，可悟诗法。或以问韩子苍，子苍曰：‘只是转折多耳。且如喜其至，是一转也，而苦其今夜醉，又是一转；入罗帏，是一转矣，而不肯脱罗衣，又是一转；后二句自家开释，又是一转。直是赋尽醉公子也。’”公子只是醉耳，何尝有甚转折？盖转折生于扶持醉人者之慧心也。此词从“猧儿吠”写起，知仁候之伊人专专在倾耳静听也；其薄游未返、首如飞蓬之情景，虽未尝叙明，已可想见矣。突闻犬吠，划袜下阶，其惊喜急切之情何如耶？如此乃逼出“冤家”两字；侧耳以听，划袜以迎，只落个“扶得醉人归”，非“冤家”更何许！“已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不“肯”脱罗衣，“则人将曰：‘迤迤，余既已知之矣！’迤迤之声音颜



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也。“毋可奈何，只须安命，怨叹躁急，又增一病”，乃借“从他醉，胜独睡”以自宽慰；岂好转折哉，良亦不得已也！绮情蕙质，曲折多姿；“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真是令人恨煞醉公子也。

一〇 穿插与烘托

文章颇重穿插，几乎无穿插应不得谓为文章也。织机既有受经之轴矣，尤待持纬之杼而以梭行之，然后能成布；布之精粗脆韧亦有系于梭也。穿插之于文章，其犹梭之于布欤？问何为穿插？应之曰：杜工部《曲江》诗有联云：“穿花蛺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又，《见萤火》诗有联云：“却绕井栏添个个，偶经花蕊弄辉辉。”回环吟诵，当可以仿佛得之。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裴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守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三二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



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我语。”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



“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鹤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踟蹰青骢马，流苏金缕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

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沈归愚云：“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又云：“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腰褊’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此长篇故事诗，久已脍炙人口。情之深者，每一吟诵，辄复流涕。诗以“孔雀东南飞”起兴，以“鸳鸯相向鸣”收束，故事之开展，盈科而进，源流秩然。言或真或矫，情或哀或怒，笔或繁或简，或复或省，无不当者。初云“妾不堪驱使，及时相遣归”者，原非求去也，求府吏之启阿母耳。云“何言复来还？于今无会因”者，亦非绝情也，无罪过而被驱遣，心不能平耳。此皆言之矫者也。云“感君区区怀，不久望君来”，裁是言之真者也。府吏谓新妇云：“逼迫有阿母”，新妇别小姑云：“嬉戏莫相忘”，皆情之哀者也。兰芝云：“理实如兄言”，府吏云：“贺卿得高迁”，皆情之怒者也。“新妇起严妆”一段，肆力写府吏眼中兰芝之艳丽，明府吏之爱而惜别。“交语速装束”一段，肆力写太守筹措迎娶之恒赫，明兰芝之信而不摇。此皆笔之繁者也。“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两句写府吏慰藉新妇之千言万语，“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两句写府吏与新妇临歧之万惜千情；皆笔之简者也。“十三能织素”一段，新妇自明己之未尝

为憾于夫家也，“十三教汝织”一段，阿母自明己之未尝为憾于爱女也；“君当作磐石”一段，新妇设誓辞以明己之终不相负也，“磐石方且厚”一段，府吏重述其语以明伊之终竟相负也；此皆笔之复者也。“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当已详述焦家妇难为之种种，“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当已详述结誓不别离之颠末；此皆笔之省者也。疏密靡不宜，浓淡无不妙者；疏密，浓淡，皆穿插之子目也。余若诗中人之一言一动，无不熨帖。“何敢助妇语”，阿母之暴怒也。“勿复重纷纭”，新妇之怨怼也。“本自无教训”，新妇之谦词也。“不图子自归”，阿母之惊恨也。“作计何不量”，阿兄之浅鄙也。“那得自任专”，兰芝之激愤也。“言谈大有缘”，媒人之谄胁也。“卿当日胜贵”，府吏之讽讪也。“君尔妾亦然”，兰芝之辩诘也。“今日大风寒”，府吏之昏吃也。凡此皆所谓“一言见性”者也。府吏长跪，阿母槌床，车中耳语，举手劳劳，阿母拊掌，兰芝仰头，以至于默无声，拍马鞍，执手分道，凡所施为，无不恰合其情绪。穿插此诗间，咸足以因其真而增益其善美，蔑以加矣，叹观止矣，其所以传唱千古者，有其宜矣。

姜白石《暗香》、《疏影》两词，绝唱千古，其清空骚雅之致，吟诵之自能领略。其想像力尤高，运思于笔，穿插多姿；试为析之，亦习艺文之一助也。以《疏影》之前阙为例：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下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此一段文字，全由“幽独”二字抽绎而出，梅自有幽独之性，第一着便已握住题旨。开头“苔枝缀玉”四字点出梅花，以“篱角”、“自倚”为“独”之正笔，以“翠禽”、“修竹”为“独”之反衬，而以“黄昏”、“无言”写出“幽”字。将“幽独”二字化为人格，惟昭君之魂堪任耳，故忽然提出昭君，道是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是伊佩环月下归来，化作此花。人欤，花欤？穿插相融，共成就一“幽独”而已，真是鬼斧天工之笔。但忽然插叙昭君，与前文最易扞格，故在接榫处安排“无言自倚修竹”六字，梅欤，人欤？伏一预笔，了无痕迹，殆云“化作此花幽独”，则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者，虽直谓之为昭君可矣。果有裁云缝月之妙。刘公骥《七颂堂词绎》云：“长调最难工，芜累与痴重同忌。衬字不可少，又忌浅熟。咏物之词，更难于诗；即‘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亦费解。”谢枚如《赌棋山庄词话》云：“此词音节固佳，至其文则有欠解处。白石极纯正娴雅，然此阙及《暗香》阙则尚有可议。盖

白石字雕句炼，雕炼太过，故气时不免滞，意时不免晦。”此皆以为姜词意晦费解，岂其于穿插转折之处未尝深思欤？王阮亭《花草蒙拾》云：“咏物不取形而取神，不用事而用意。”此旨，刘、谢二人，当尚未曾梦见。

穿插之不着痕迹，而借“反衬”或“余意”揭露事态或心情者，是为烘托。

李易安《凤凰台上忆吹箫》云：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恨，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然则果何为而人瘦损耶？为“离怀”耳。“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又果何为而添新愁耶？为“别恨”耳。意在言外，言在意中，此烘云托月、绘事后素之法也。晏同叔《踏莎行》云：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
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翠叶藏



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此词写暮春之恬静，梦后之轻愁，虽只“静逐”、“愁梦”两处点出愁静二字，其实全阙固无一字不道著也。红稀是花渐落，绿遍是草渐丰，柳飘新絮，莺老燕来，无非暮春景物也。树色阴阴见，斜阳深深院，莺藏燕隔，其静如何？而杨花扑行人面，炉香逐游丝转，虽似动乱，然皆轻盈而无声，动而愈形其静也。梦回酒醒，睹暮春之景，值斜阳之照，迟暮之感，逐逐以生。一场愁梦，是明明掠出一愁字，而怨春风之不解禁彼杨花，又是暗暗寓入一愁字。词中无凄厉之句，断是轻愁；而杨花、游丝之轻盈，更以衬托之；以至于“阴阴”、“濛濛”、“深深”诸叠字，皆有似轻纱笼月、助静侵愁之妙；细心人自不难索解也。

一一 警策与夸饰

《吕氏童蒙训》云：“陆士衡《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于绮靡，而无高古气味。老杜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譬诸御车长路漫漫中，马意倦矣，则施之以警策；文章不能如此，必使览之者昏昏将人睡矣。

《南唐书》载：“元宗乐府辞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冯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古今词话》云：“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所云三影，皆张先词中之警策也。

欧阳修《明妃曲》云：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无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已成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

此曲可截为前后两段，两段收束之句，“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识见均深辟，高人头地，是篇中警策；永叔自喜此曲，当亦不离此数语耳。

夫谓警策矣，居于一篇之中，必为云中之霓采，珠中之鲸目，神精而句研，然后为允也。《文心雕龙》云：“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满，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意必深蓄而以自然出之，不应矫设其意而出于勉强，是“激水不满”之说也；辞必深练而以至巧出之，不应平庸其辞而出于率易，是“槁木无阴”之说也。且辞与意不能偏废，偏废亦蹶矣。《人间词话》云：“朱子《清邃阁论诗》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然。’自怜诗酒瘦，

难应接，许多春色。’‘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此等语亦算警句耶？乃值如许笔力！”盖以责其意俭于其辞，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也。宋以理学入诗者，如朱元晦《观书有感》云：

半亩荒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林季仲《止鉴堂》诗云：

莫道水清偏得月，须知水浊亦全天。
请看风定波平后，一颗灵珠依旧圆。

则辞俭于其意，所谓“夔之一足，踉蹌而行”者，亦不足语于文章之警策矣。

文词之士，既锻炼其辞意，求为警策以“惊人”，故文学往往富夸大性。王充《论衡·艺增》云：“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文学既以竦动人之视听以唤起其同情心为目的，增其辞以明之，不足为病也。世入赏鉴文学，寻行数墨以求其所描述之事迹，非同亲历其境，耳闻目见之也，心中固先怀一“虚构”之



成见；作者不以“夸饰”弥其陷，宜读者之把卷索然矣。岂好夸哉？不得已也。然此犹有意为文之谓。吴雨僧《诗学总论》云：“柳宗元诗‘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又陈其年诗‘百年骨肉分三地，万死悲哀并九秋’。夫二人之艰难困苦，虽至其极，然尚未死；即人死亦只一次，乃曰万死，是切挚之笔也。……切挚有二法：或加增其数量，故改易其事理。所谓改易其事理者，即诗人感情深挚激切之时，所言实与真理实象不合，与世中常情相悖，而写来又但觉其逼真，而颠扑不破是也。”则夸饰乃出于作者情性之本真，其感人固有其宜也。故夸饰亦必有节，若不恤情性之原，增之靡足，诞而不经，逾其限度，往往令人失笑。过犹不及，允执厥中。《文心雕龙》云：“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囊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

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此处极力描写兰芝与小姑惜别情景，不可强计其年时，以论新妇小姑身肢之修短。又：“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晔晔日欲暝，愁思出门啼。”此处不过随顺其辞先刀尺而后绫罗，亦先左手而后右手；且极言其女红之纯熟，以明兰芝之秀外慧中耳；不可固执之以询刀尺之应持之以左手右手，裙衫之是否能速成于朝暮也。

古诗：“胡马倚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谓飞走之属，尚不忘故土，人奈何其竟不怀归耶？其实鸟之巢南枝，取其向阳和暖耳，不必越鸟而然。北风既起，马迎风而立，毫毛后附，较能御寒，若背风立，则毛鬣纷披，寒人肤骨；此亦不必胡马而然。特诗人借喻以感游子而已，不宜深相究诘谓诗人之不善格物也。

沈存中《梦溪笔谈》云：“白乐天《长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眉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蜀中以峨眉为最高峻，著在人心，故玄宗幸蜀，乐天姑举之以映对剑阁之险巖；并杜工部之咏柏“四十围、二千尺”云云，皆夸辞耳，沈氏于此颇见其迂矣。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云：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齜唇历齿，旁行踽傴，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谁为好色者矣。

此言美丑皆似太夸；然亦愈夸乃愈见其文笔之可喜也。枚叔《上书谏吴王》中有句云：“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必甚夸乃见其势之危。刘伯伦《酒德颂》中有句云：“兀尔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必甚夸乃见其人之粹也。《儒林外史》记“严监生疾终正寝”云：

……自此，严监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头。诸亲六眷都来问候。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到中秋已后，医家都不下药了。

把管庄的家人都从乡里叫了上来。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此必借夸饰之情趣，乃足以刻画守财虏贯彻生死之真精神也。然亦以寓讥讽于诙谐中，故不为过；若非讽刺，则见其饰而“诬”矣。



一二 辞意与隐秀

张玉田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黄叔旸云：“白石词极精妙，不减清真，其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尹君焕云：“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似此聚讼纷纭，各非其所非，各是其所是，将何去何从耶？《文心雕龙》云：“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知文词之士，亦各有所尚耳。又云：“使酝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知品评之人，亦各有所欣耳。持平论之，隐之工者，含蓄而幽远，耐人玩味，而弊在或失之奥塞；秀之工者，俊逸而疏快，妙比天成，而弊在或失之奇突。沈伯时云：“梦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所议为允也。

其实才情之嘉会，翰墨之凝彩，固词人之所同，此杜工部之所云“清词丽句必为邻”也。白石《一萼红》有句云：“野老林泉，故王台榭，呼唤登临。”梦

窗《祝英台近》有句云：“有情花影阑干，莺声门径，解留我，霎时凝伫。”运思吐句，其迹不爽。至白石之“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与梦窗之“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则各有所造，不必度长絮大，扬彼抑此矣。

文学之极诣，必也其辞足以载其意，其意足以贯其辞。呕心以为秀者，必取其辞能为辅，溺思以为隐者，必希其意可以邈；悖此则或流于汗漫迷所归，或嫌其堆砌邻于晦矣。杜工部《江上短述》诗句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盖意主于奇，辞求于炼也。韩退之、李义山皆尝宗杜为篇什矣，韩搜其奇而不返，李守其炼而不舒。“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退之竟以奇而创以文人诗之格。王阮亭《论诗绝句》云：“苦学昌黎未赏音，偶思螺蛤见公心。平生自负庐山作，才尽禅房花木深。”虽论常建之诗，亦以见韩诗之奇奥不可学。“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义山终以炼而滋难觅解人之苦。元遗山《论诗绝句》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亦惜李诗之隐晦难彻晓。至两家之所善，则均难跻攀也。韩《寄皇甫湜》诗有句云：“昏昏还就枕，惘惘梦相值，悲哉无奇术，安得生两翅？”《朝归》诗句云：“峨峨进贤冠，耿耿水苍佩，服章岂不



好，不与德相对。”皆迳直透入心膈。李之《无题》有句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楚宫》诗句云：“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皆锻炼至于精熟。文词岂间于体派，亦各有其工拙耳。

文词奚自而工，何由而拙耶？张玉田云：“词以意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王静安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文词在能翻出新意也，在能别有境界也；既有其意境，则思概括之以字句，而锻炼熔裁尚焉。无其意境，则辞无所资，无其词藻，则意无从出。故能使内在之意境宣达，无稍贬损与梗滞，而使外在之辞句贴切，无稍纳凿与牵强，便是工；反之便是拙。意境，主也；辞句，宾也。意高而辞不足以起之，则主慢宾客矣，失之奇突矣；辞炼而意不足以帅之，则喧宾夺主矣，失之奥塞矣。辞意之中倚，实隐秀之得失也。郭麐《词品》云：“芙蓉初花，秋水一半。欲往从之，细石凌乱。美人有言，玉齿将粲。徐拂宝瑟，一唱三叹。非无寸心，缱绻自献；若往若还，岂曰能见。”以拟隐而美者也。又云：“美人满堂，金石丝簧，忽击玉磬，远闻清扬。韵不在短，亦不在长，哀家一梨，口为芳香。芭蕉洒雨，芙蓉拒霜，如气之秋，如冰之光。”以喻秀而美者也。盖隐与秀，各有其所美，亦各有其所以为美也。

秦淮海《鹊桥仙》云：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俗情每因七夕为牛郎织女双星惜，惜其年只一度，欢娱之时暂而别日苦多也。此独云一相逢而胜却人间无数，更进以谓但得两情久长，不在朝朝暮暮；立意高人一等，是意奇而秀臻之例也。李易安《凤凰台上忆吹箫》之前阙云：“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生怕离怀别苦，欲说还休，并此处瘦之原委，亦咽住不说，章法与字面上实已极翻腾矫揉之能事，而欲吐不吐，辞欠而意充，措辞过人多许，是辞美而隐蕴之例也。此词所用虚字又最好，“冷，翻，慵，任，生怕，新来，非干”等字，均非省力能下得。易安尤工用一“瘦”字，曰“人比黄花瘦”，曰“应是绿肥红瘦”，并此词之“新来瘦”，辄必清新可喜。“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女儿心性，往往类此；清照为词，亦每于有意无意中泄露娇怯消息。将且师张先取名“三影”之意，目之曰“李三瘦”，顾尚不为甚妄欤！

杜牧之《郡楼有宴病不赴》诗云：



十二层楼敞画檐，连云歌尽草纤纤。
空堂病怯阶前月，燕子嗔垂一桁帘。

舒云亭《偶占》云：

芳草青青送马蹄，垂杨深处画楼西。
流莺自惜春将去，衔住飞花不忍啼。

皆于似无情中透出情致，乃借莺惜燕嗔以抒怀慷也。
温飞卿《菩萨蛮》云：

牡丹花谢莺声歇，绿杨满院中庭月。相忆梦
难成，背窗灯半明。 翠钿金压脸，寂寞香闺
掩；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

王静安《菩萨蛮》云：

红楼遥隔廉纤雨，沉沉暝色笼高树；树影到
浓窗，君家灯火光。 风枝和影弄，似妾西窗
梦；梦醒即天涯，洒窗闲落花。

皆既孕深怨而一归于含蓄，乃借庭树灯窗以寄情思
也。似此者皆文章以隐胜之例也。韦端己《古离别》

云：

晴烟漠漠柳毵毵，不那离情酒半酣。
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

舒云亭《为朱蘊千题杏花春雨图》云：

浅深春色几枝含，翠影红香半欲酣。
帘外轻阴人未起，卖花声里梦江南。

皆有韵致而极疏快，借春色江南以写别与忆也。欧阳永叔《玉楼春》云：

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
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夜深风竹敲秋
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
成灯又烬。

王静安《玉楼春》云：

今年花事垂垂过，明岁花开应更夥。看花终
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劝君莫厌金罍
大，醉倒且拼花底卧；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
年枝上朵。



皆清空而不质实，借竹叶花枝以托怨与放也。似此者皆文章以秀胜之例也。

亦有萃隐与秀于一篇者。舒云亭《别竹田》云：

莫向风前折柳枝，柔条原不绾相思。
人生难得惟知己，天下伤心是别离。
半载篝灯同听雨，何年把酒更论诗。
西冷夜夜添新梦，多在烟江月上时。

此诗颈联以上皆明畅之句，尾联则纳秀于隐；看他幽咽吞声，竟是伤情何限。王静安《蝶恋花》云：

手刷银灯惊炷短，拥髻无言，脉脉生清怨。
此恨今宵那得浅？思量旧日深思遍。 花影一
帘和月转，直恁凄凉，此境何曾惯？故拥绣衾遮
素面，赚他醉里频频唤。

此词之前阙皆深婉之句，煞尾则脱隐为秀；强自破涕为笑，倍见无可奈何。行文本无一定之法，慧心者骋意于辞，正反可以成章也。

一三 仙品与鬼才

林和靖《山园小梅》诗云：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其“疏影、暗香”一联，已关千古咏梅之口。何则？疏影，梅之魂也，横斜，其姿也；暗香，梅之气也，浮动，其韵也；陪衬之以清浅之水，烘托之以昏黄之月；梅之为梅，尽于此矣；是义之至也。“清浅”、“黄昏”，两皆双声，“疏、斜、水、香”，亦双声字。“疏、浮”，“影、横”，“浅、暗”，则各为叠韵；是又辅之以声音之美也。而诗格尤高，淡然静穆，有神仙之概焉。

姜白石《疏影》云：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



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亦极工，立意尤颖脱，更能使事而不为所使；只是带几分鬼气。

仙品、鬼才，何由判耶？试别举他例以明之。温飞卿《商山早行》云：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吟哦之余，觉有清洒洒之致，是仙品也。纳兰容若《临江仙》云：

别后闲情何所寄？初莺早雁相思。如今憔悴异当时，飘零心事，残月落花知。生小不知江上路，分明却到梁溪。匆匆刚欲话分携，香消梦冷，窗白一声鸡。

寓目之顷，俄有蹊蹊悸悸之情，是鬼才也。

陶渊明《桃花源记》云：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又附诗云：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麦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敬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颺轻风，高举寻吾契。

苏东坡云：“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醃，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盖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常意天壤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东坡此论，盖辨证唐人以桃源为神仙，如王摩诘刘梦得韩退之诸《桃源行》”

是也；惟王介甫《桃源行》，与东坡之论暗合。”王摩诘《桃源行》云：“……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问神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间遥望空云山。……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果以为桃源是仙境也。王介甫《桃源行》云：“……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复何得，天下纷纷经几秦！”此与东坡之论相契，虽不信为仙境，仍以为当时实有其地其人也。洪迈《容斋随笔》曰：“渊明作《桃花源记》……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惟韩公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那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亦不及渊明所以作记之意。按《宋书》本传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选》用其语。又继之云：‘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此说虽经前辈所诋，然予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近时胡宏仁仲一诗，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考真？先生高步寤末代，雅志不肯为秦民；故作斯文写幽意，要似寰海离风尘。’其说得之矣。”必云借嬴



秦喻刘宋，亦似穿凿。盖渊明生逢乱世，有避嚣绝尘之想，借诗文以描述己所憧憬之乌托邦耳。其情辞暇豫舒和，令人诵之，飘飘有若登仙。渊明诗文，皆一本自然，故所诣者高。唐之诗人竟或信桃源为神仙境地，误矣。然亦即此可见渊明所作之当行出色也。

晏几道《鹧鸪天》云：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程叔微云：“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据《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后有“长短句”三字。编者），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也。”意似在：难得渠想人非非，直是一篇鬼话也；其实此两句本有迷离幽深之意境，将梦魂写得果竟如鬼魂也。

仙品与鬼才，非止谓作品之光景如仙似鬼也。凡情旨超越，能脱却烟火气者，皆仙品；意境奇突而机关诡谲者，皆谓为鬼才矣。

吕洞宾《梧桐影》云：

落日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

尽梧桐影。

僧宝麈《题壁》诗云：

满院秋光浓欲滴，老僧倚杖青松侧。
只怪高声问不应，嗔余踏破苍苔色。

苏东坡《卜算子》云：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
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
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皆仙品也。

世辄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为鬼才。《草桥店
梦莺莺》第四折之《雁儿落》云：

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
刺刺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

《得胜令》云：

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
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迤悠悠砧声儿不



断绝。痛煞煞伤别，急煎煎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
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

均觉森森有鬼气。《张君瑞害相思》第二折之《石榴
花》云：

当日个晚妆楼上杏花残，犹自怯衣单；那一片听琴心，清露月明间。昨日个向晚，不怕春寒，几乎险被先生饞。那其间岂不胡颜？为一个不酸不醋风魔汉，隔墙儿险化做了望夫山。

《草桥店梦莺莺》第一折之《油葫芦》云：

情思昏昏眼倦开，单枕侧，梦魂飞入楚阳台。早知道无明无夜因他害，想当初不如不遇倾城色。人有过，必自责，勿惮改。我却待贤贤易色将心戒，怎禁他兜的上心来！

两段写讥消与迷惑，插引《论语》中辞句，皆穷极奇诡。余若科白中：

净云：“便不呵，就与老僧同榻何如？”

末云：“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么？”红云：“我便是，何劳先生动问？”末云：“小生姓

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红云：“谁问你来？”

夫人云：“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红云：“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

皆能突如出人意表。亦程伊川所称之为“鬼语”也。

《白雨斋词话》云：“诗以穷而后工，倚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此已别夫仙鬼矣；惟云仙词不如鬼词，则所见者甚偏。神工浑成，鬼斧精镂，雕镂之工，鬼词尚已，学而难便企及也；天授之巧，神词托焉，瞠乎不可跻攀也。故仙亦好，鬼亦好，要以各在其性灵之真为愈。人各有能有不能，未可相强也。学者于此，宜审辨淄澠，毋妄议臧否。



一四 势度与韵味

曾文正公云：“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所长。”所论甚为周审，试衍而证之。

《孟子》之文，是有气则有势之例矣。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深揣夫此，可以行文矣。文以理路胜者，声势必宏，洋洋洒洒，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间，不能磷于外，不能已于内；称吾气之大小。周览天下名山大川而文思以进者，襟怀开豁而志气充沛；伸楮落墨，声势自然雄伟也。是故无其气者无其势，无其势者无其文。强以为之，外强而中干，色厉而内荏，是为无本；“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虽文势如云潮，推原厥始，必其盈科而后进也，吞吐之际，端在善养。

李太白《关山月》云：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

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
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吕氏童蒙训》云：“如‘晓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一万里，吹度玉门关’之类，皆气盖一世。学者
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浅矣。”太白《襄阳歌》云：

落日欲没岷山西，倒着接䟽花下迷。襄阳小
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
事？笑杀山公醉似泥。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
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
恰似葡萄初醖酪；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槽
丘台。千金骏马换少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车旁
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催。咸阳市中叹黄
犬，何如月下倾金罍？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古碑
材，龟头剥落生莓苔。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
能为之哀；谁能忧彼身后事，金兔银蟾葬死灰。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黄金
爵，白玉瓶，李白与尔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
在，江水东流猿夜声。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没岷山西，倒着接䟽花下迷，
襄阳小儿齐拍手，大家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
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



后见太白之横放，所以惊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乎！”盖太白之诗，其气势之雄伟，真可以雄视万古，睥睨一切矣。《人间词话》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此曲写景扼要平铺，写情诚朴贯注，字义简练自然，字音铿锵雄迈，盖雄浑之气，已成排山倒海之势者也；庸讷止元之词家不能办耶？

王冕《项王庙》诗云：

……君王如玉妾如花，君马一走天下瓜；赤蛇不死白蛇死，妾骨空填垓下沙。儿女英雄两不足，水庙山烟香来宿。八千子弟大风来，父老江东到今哭。

盖亦有志于雄奇者，独其气尚不足以起其势耳。

陶渊明《咏贫士》诗之一云：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其所以能“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者，有其识斯有其度也。《迂叟诗话》云：“韩魏公罢相，守北京，新进多陵慢之。魏公郁郁不得志，尝为诗云：‘风定晓枝蝴蝶闹，雨匀春圃桔槔闲。’时人称其微婉。”微，其识也，婉，其度也。《后山诗话》云：“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谨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刘梦得诗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句，识浅而度狭，宜其召播州之贬也。东坡则亦曾因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螾龙知”之句而来“不敬”天子之谗矣。洎其识渐通，形诸文字者亦别有一番气象。其《定风波》词云：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则襟怀宽豁矣。

黄山谷云：“余顷年登山临水，未尝不读摩诘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故知此老胸次有泉石膏肓之疾。”实则此两句，非右丞止于写景，亦以寓其识度也，中有否极泰来、剥久复生、穷变则通之象；其识见超逸乎凡俗，岂止于泉林之爱好哉？观全诗，



可以揣摩其意境矣。王摩诘《终南别业》云：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所云“兴来独往”、“胜事自知”、“水穷云起”、“偶然”、“无还期”等，是一派“好道”有所得语。试再录陆放翁之《游山西村》诗较比看之，淄澠立见。陆诗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俭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似与王诗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有同调矣，然视其“腊酒、鸡豚、箫鼓、春社、闲乘月、夜叩门”等词句，知放翁之意专于“游”耳，“山重、柳暗”一联，亦止于写景也。独以写村游，有“衣冠俭朴古风存”之句以起之，农家丰年景象令人神往，写景之句，亦与喜愉之情相融会，故仍不失为好诗；特不足以并摩

诘之诗中寓其识度而已。山谷登山临水，未尝不读摩诘诗，乃云“此老胸次有泉石膏肱之疾”，赏其写景，而忽其见道，岂足称摩诘之知己；王诗中已有“胜事空自知”之句，知解人正复不易得也。

何谓“有情则有韵”？美，未必韵也，美而有情，然后韵矣。文学创作，美尚易臻也，美而浮之以韵，乃难能耳。古诗云：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前半段写得净美，后半段透出情韵。李后主《一斛珠》云：

晚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裛残馥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浓。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

沈际飞云：“描画精细，似一篇小词绝好文字。”盖美其能绘出一种娇憨情韵，令人怜煞也。李笠翁《窥词管见》云：“此词为人所竞赏。余曰：此媚妇倚门腔，梨园献丑态也。嚼红绒以唾郎，与倚市门而大嚼，唾



枣核瓜子以调路人者，其间不能以寸。优人演剧，每作此状，以发笑端，是深知其丑而故意为之者也。不料填词之家，竟以此事谤美人，而后之读词者，又止重情趣，不问妍媸，复相传为韵事，谬乎不谬乎？后人作《春绣》绝句云：‘闲情正在停针处，笑嚼红绒唾碧窗。’改‘烂嚼’为‘笑嚼’，易‘唾郎’为‘唾窗’，同一事也，辨在有意无意之间，不啻苏合蜿蜒之别矣。古词不尽可读，后人亦能胜前迹，此可概见矣。”嚼红绒以唾郎，是幼稚天真，动生于情，真也；唾枣核瓜子以调路人，是丑秽造作，撩引以欲，伪也；故前者可爱怜而后者可憎鄙，笠翁独不辨此耶？《春绣》绝句则是另写一种女儿脉脉含情、偶涉遐想时之意态。唾郎动而唾窗静，唾郎直而秀、唾窗曲而美也。各有所足取，然实非“一事”也。贺黄公《皱水轩词筌》云：“词家多翻诗意人词，虽名流不免。杨孟载《春绣》绝句却翻词人诗，弥子瑕竟效颦于南子。”似微寓讥讽。余以为翻词人诗，则亦何害，止惜《春绣》绝句稍柔而曼，仍是倚声好句耳。徐钊《词苑丛谈》载：“有名妓侍宴开府，一士人访之，相候良久，遂赋《玉楼春》词：‘东风捏就腰肢细，系六幅裙儿不起。看来只惯掌中行，怎教在、烛花影里？更阑应是铅华褪，暗蹙损、眉峰双翠；夜深着绣小鞋儿，斜靠着、屏风立地。’投诸开府。开府见此词，喜其纤丽，呼士人以妓与之。”此词之美，

不止于“纤丽”，仍能绘出一种风流情韵，恰合歌妓身段也。唐无名氏《闺怨》云（此诗现皆作王昌龄诗。编者）：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将少妇风韵写得活现。沈括《梦溪笔谈》云：“毗陵郡土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岁。颇能诗，甚有佳句，吴人多得之。有《弹琴诗》云：‘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丝桐解误身；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自不由人。’虽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谓“非所宜”，固伊时云然耳；破瓜年时，能坦率自达女儿之情思，较黄山谷《蓦山溪》“侁侁儂儂，恰近十三余，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之作旁观语者为真挚而情重，其美而韵者竟以不可没也。《梁书》载：“杨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降梁。太后思之，为作《杨白花歌》，使宫人连臂蹋足歌之，声甚凄惋。”《杨白花歌》云：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
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
拾得杨花泪沾臆；春去秋来双燕子，愿
衔杨花入窠里。



以杨花拟杨华，徐娘风韵，洋溢于歌中，亦情深而韵永耳。许彦周《诗话》云：“子厚乐府云：‘杨白花，风吹渡江水。坐令宫树无颜色，摇荡春光千万里。茫茫晓日下长秋，哀歌未断城鸦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绝唱也。”此亦咏前事者，柳州非身历，故其情不深，余以为“古今绝唱”，仍以魏太后之歌克当耳。

淡泊，非无情也，其情隐而不显，温而不厉，辄未易辨也。陈善《扞虱新语》曰：“文章以气韵为主，气韵不足，虽有辞藻，要非佳作也。昨读渊明诗，颇似枯淡，久而有味。东坡晚年极好之，谓李、杜不及也。此无他，韵而已。”苏东坡曰：“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可见其对陶诗惜慕之深。惟读陶诗而能识其韵，“反复”、“晚年”数字关系紧要。黄山谷跋渊明诗卷曰：“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其谓此乎？

曾文正公云：“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谐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西清诗话》云：“东坡谪黄冈，与陈慥季常游。季常自以为饱禅学，而妻柳颇悍忌，季常畏之。故东坡因诗戏之曰：‘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传灯录》云：“释迦佛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惟吾独尊。’”

释氏有《狮子吼了义经》，而杜甫诗有“河东女儿身姓柳”之句，东坡拼合之以嘲季常之佞佛而俱内，觉谐趣之横生也。《西清诗话》又云：“欧公嘉祐中见王荆公诗：‘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落地金。’笑曰：‘百草尽落，独菊枝上枯耳。’因戏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亦有趣致。人之有谐趣，莫如酒醉时。玉川子《醉诗》云：

昨夜村饮归，健倒三四五。
摩挲青莓苔，莫嗅惊着汝。

辛稼轩《西江月》之后阙云：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吟诵之均足令人解颐也。陶靖节诗：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觴虽独进，杯尽壺自倾。日入群鸟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王摩诘诗：



言入黄花川，每逐清溪水。随山将万转，楚
途无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
荇，澄澄映葭苇。我心素已闲，清川淡如此。请
留磐石上，垂钓将已矣。

则皆有闲适之趣，每于风清月白之时，或人世扰攘之
后，低徊吟诵之，真足以“远我遗世情”也。固云
“有趣则有味”，而此中趣味，亦在欣赏之者之能涵咀
而体味之也。

势度韵味，古今之作者各有专擅之场。王渔洋
云：“门人洪昉思，问诗法于愚山，愚山曰：‘子师言
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五城十二楼，缥缈
俱在天际；余则譬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俱就平地
筑起。’洪曰：‘此禅宗顿、渐义也。’”施愚山《乱后
和刘文伯郊行》云：

斜日照荒野，乱山横白云。
到家成远客，访旧指新坟。
战地冤魂语，空村画角闻。
相看皆堕泪，风叶自纷纷。

王渔洋《寄陈伯玠金陵咏柳》云：

东风作意吹杨柳，绿到垂杨第几桥？

欲折一枝寄相忆，隔江残笛雨萧萧。

《真州绝句》云：

晚上高楼最上层，去帆婀娜意难胜。

白沙亭下潮千尺，直送离心到秣陵。

渔洋诗高华明丽，侧重在韵与味；愚山诗沉郁敦厚，侧重在势与度；溯及唐之李、杜，亦作一例观已。



一五 渊雅与峻切

文学之于人生，宜若甘露时雨之润芽甲也；人生之于文学，宜其优游容与以致平和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盖履中蹈和，为文学之正鹄；或失夫此，亦何取于孜孜以学文耶？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自世代趋文而远于质，文学之途，往往出于峻切，其能复于渊雅者盖少；宜知所勉矣。

《诗·卫风·氓》云：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古诗：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倚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

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妇，菟丝附女萝。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诸篇皆尝有怨矣，缘有怨情乃有诗思也；然于收束处，各能涵忍而一归于恕，更见渊雅。知古之时盖其质未尽斫也，非学而始致矣。

陶渊明《拟古》云：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又《归去来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来远，觉今是而昨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



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皆通达渊懿，质而自然，方之古诗人，风流未泯，故不易学也。刘后村曰：“士之生世，鲜不以荣辱得丧，挠败其天真者。渊明一生，惟在彭泽八十余日涉世故，余皆高枕北窗之日。无荣，恶乎辱？无得，恶乎丧？此其所以为绝唱而寡和也。二苏公则不然，方其得意也，为执政侍从；及其失意也，至下狱过岭。晚更忧患，于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虽倦倦于渊明，未知渊明果印可否？”《朱子文集》曰：“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文固不可强学而能，要亦有早达、晚达之判耳。其实渊明在彭泽八十余日，其身则涉世，其心又何尝涉世耶？其所以为高，不在“不待安排”，乃在“早有安排”也；坡翁则“安排”得较迟矣。

世尤有终其生未曾通达、未曾理会应如何安排此身者，甚至有求通反塞，安排得舛错者；则既流于峻切而迷不知返者也。

屈原《离骚》云：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

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时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褊急而不自浚导，是以卒赋《怀沙》而自沉于汨罗也。贾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云：

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闾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驎可得系而羈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所辨议者如此，似较屈子为豁达矣。《鵩鸟赋》又云：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持；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所自广者如此，似较屈子为明道矣。《史记》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谊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史迁之所以“爽然自失”者，得无谓屈子贾生为“一生死齐彭殇”之通人耶？

然则梁怀王堕马既死，贾生哭泣岁余亦逝，年二十三耳；通人果如是耶？贾生之吊屈原，身未在庐山中耳；至其作《鵩鸟赋》，亦夸辞以自广，而问心实未尝真广也；则知贾生亦褊急峻切之流亚矣。苏东坡《贾谊论》云：“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纒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所论盖可以服贾生之心矣。

钟嵘《诗品》评嵇中散诗云：“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高而未渊，拔乎俗矣，未几于道也。《幽愤诗》中有句云：“咨予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繁此幽阻；实耻讼免，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盖责己自讼，知访祛除峻切之方者已。

白居易《诏下》诗云：

昨日诏下去罪人，今日诏下得贤至；进退者谁非我事，世间宠辱常纷纷。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但喜今年饱饭吃，洛阳禾稼如秋云。更倾一尊歌一曲，不独忘世兼忘身。



又，《达哉乐天行》云：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鬓白头风眩，但
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未归且住亦不
恶，饥餐乐饮安稳眠。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
哉白乐天。

似已真达，其实心口未能相应也。至于《大行路》诗
云：

……行路难，难重陈，人生莫作妇人身，百
年苦乐由他人。行路难，难于山，险于水，不独
人家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见：左纳
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行路难，不在
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

裁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本色。乐天固热中人也。
《母别子》诗云：

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关西驃
骑大将军，去年破虏新策勋，敕赐金钱二百万，
洛阳迎得如花人。新人迎未旧人弃，掌上莲花眼
中刺。迎新弃旧未足悲，悲在君家留两儿。一始
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牵人衣。以汝夫妇新燕

婉，使我母子生别离。不如林中乌与鹤，母不失
雏雄伴雌；应似园中桃李树，花落随风子住枝。
新人新人听我语，洛阳无限红楼女；但愿将军重
立功，更有新人胜于汝！

则写怨刺渊与恶毒，了无余蕴，与渊雅正相背驰；文学技术非不高也，盖所素养者未能脱却峻切之情耳。试取卓文君《白头吟》之“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数句与此篇先后更番以涵咏之，可得冰莹玉润之判矣。窦玄妻《与窦生书》云：

弃妻斥女，敬白窦生：卑贱鄙陋，不如贵
人；妾日已远，彼日已亲。何可告诉，仰呼苍
天。悲哉窦生！衣不厌新，人不厌故。悲不可
忍，怨不自去；彼独何人，而居我处！

悲怨已极，出之率直，乃止见其真挚，不见其峻切，以其虽恨之重由于情之深也；乐天之诗，则有恨而无情。宗臣《报刘一文书》云：

……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
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
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



裘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内之。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

此文久已脍炙人口，盖喜其讽刺深刻也。文中数用“故”字，此文实亦不免有“故”意刻画之处，颇露英气，稍见其涉于峻切也。其“不孚”之意可师，而“故固”之情不可法也。秦观《与苏轼书》云：

某鄙陋，不能脂韦婉委，乖世俗之所好。比迫于衣食，强勉万一之遇；而寸长尺短，各有所施，凿圆枘方，卒以不合。亲戚旧游，无不悯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无足叹者。……

则能自拔于俗氛而不媿于俗情，渊深涵润，毕竟不同。袁枚《戏答陶怡云馈鸭书》云：

赐鸭一枚，签标“雏”字。老夫欣然，取鸭谛观，其衰惫龙钟之状，乃与老夫年纪相似。烹而食之，恐不能借西王母之金牙铁齿，俾喉中作锯木声；畜而养之，又苦无吕洞宾丹药，使此鸭

返老还童；为唤奈何！若云真个“雏”也，则少年老成，与足下相似，仆只好以宾礼相加，不敢以食物相待也。昔公父文伯宴露睹父，置鳖焉小，露睹父不悦，辞曰：“将待鳖长而后食之。”仆仿露睹父之意，奉璧足下，将使此鸭投胎再生而后食之，何如？

此固戏谑之辞，似不必责之以“雅”；然亦宜心辨其可偶而不可常，赏其词之新而防其流之弊；袁枚性情渐浸于漓薄，入魔道而不知返，实此游戏人生之臆念有以遂成之也。孔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孔子之所云“难”，盖伤彼好行小慧者之终不免流于峻切耳，可不戒诸？

《隐居诗话》云：“孟浩然入翰苑访王维，适明皇驾至。浩然仓皇伏匿，维不敢隐而奏知。明皇曰：‘吾闻此人久矣。’召使进所业。浩然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明皇曰：‘吾未尝弃卿，何诬之甚也？’因放归襄阳。”《东轩笔录》云：陶谷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乃俾其党因事荐引，以为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谷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



芦。’太祖益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艺苑雌黄》云：“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儂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似此者皆峻切之尤；稍有不如意则不免怨望颓放。文胜于质，并未尝措其意于渊雅。陆放翁诗所云“名誉不随心自肯，文辞终与道相妨”者，其谓此乎！

一六 自然与藻饰

诗文之期能达其真者，重在自然浑成；骛于美者，出之雕琢藻饰；能臻极诣者各有所善，其流弊所渐自亦各有所不足；赏鉴之者，不宜先存此彼之见于胸，而有所迎拒也。《文心雕龙》云：“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是以将贖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臠必数千而饱矣。……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诗品》云：“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放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此皆各有所宗，各尽其理；然而方面不同，时见一斑，非全豹也。

·苏东坡《饮湖上初晴后雨》诗云：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移其意以评诗文，其庶几矣。

大抵斧斲雕饰，补假亦所以足其真，人之舍不为表达其真挚之情感，则亦何取瘁心于文字？至于自然直寻，亦何尝忘情于锻炼，不过造诣之高者，没其斧斲之痕迹而已。

杜工部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又云：“新诗改罢自长吟”。《漫叟诗话》云：“‘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李商老云：‘尝见徐师川，说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杨花语’，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文字不厌改也。”初云花欲共语，语新颖而清浅，嗣改为细细相逐而落，语清隽而贴实；盖花固能落未尝语也。于以知雕饰之冀能近于真，不必便揆于实，只求其真又美耳。所谓美，“语”未必胜于“落”，而“细逐”则较“欲共”生动矣。李义山诗，学老杜而用事凝彩，刻削益甚，仍能抒情而感人也，其语之晦，非文笔之晦也，志之晦也；吟咏之旨，不便或不欲令人彻知，乃故为纤曲，非其才力之不足语于达也。

超脱或隐逸之篇，自以自然流露为极诣。“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出于性之本然者盖鲜，学而强致者亦足贵也。“安仁”者，千古一渊明而已，后世法渊明以为诗者，若韦苏州王摩诘李太白柳柳州之伦，皆“利仁”之类已；所臻固不足以方靖节，亦其亚也。

陶潜《饮酒》诗之一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东坡云：“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景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若作“望南山”，是有意而望也，其格卑矣，于以知诗之以一字判优劣也。若问渊明何以能立高格，下得此一“见”字？其理甚简而显，只缘当时原是“见”而未尝“望”也。陶潜固“隐逸诗人之宗”，其行事与所作，皆出于性灵之自然也。“心远地自偏”一语，当使绝尘高蹈以求隐遁者见之汗下；陶诗之任真不矫，大率如此。“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何等从容自然？王摩诘《酬张少府》诗：“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李太白《山中问答》诗：“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皆师陶“忘言”之意，各成佳什，惟稍见费力耳。《龟山语录》云：“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著力之所能成也。”《复斋漫录》云：“东坡以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无识者以‘见’为‘望’，不啻砧砅之与美玉。然



予观乐天效渊明诗，有云：‘时倾一樽酒，坐望东南山’，然则流俗之失久矣。惟韦苏州《答长安丞裴说诗》，有云：‘采菊露未晞，举头见秋山’，乃知真得渊明诗意，而东坡之说为可信。”韦苏州“寄至味于淡泊”，固师陶而得其神髓者，其悟陶诗自乐天所难企及也。

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诗云：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又《东郊》诗云：

吏舍跼终年，出郊旷清曙。
杨柳散和风，青山淡吾虑。
依丛适自憩，缘涧还复去。
微雨霭芳原，春鸠鸣何处？
乐幽心屡止，遵事迹犹遽；
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

前篇意境类《桃花源诗》，后篇乃有若《归去来辞》；自然而然，襟期脱俗，“慕陶真可庶”也。柳宗元《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诗云：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冷

冷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孤冷之韵，实已踵陶而不远；所不能便及者，柳州之贬，盖不得已而遂安之，未若彭泽之去，行意而任达也。另如王摩诘《青溪》诗“我心素已闲，清川淡如此，请留磐石上，垂钓将已矣”云云；李太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云云，皆有陶诗神理；所不能乱陶诗者，独以其稍工整也。此固“安仁”、“利仁”之不能齐一，然而璞玉之爱好，人各异趋，要亦不能遽论其优劣矣。

藻饰之篇什，绵密工丽，别有可取。春堤杨柳，夏沼芙蓉；秋山修竹，冬涧孤松，皆可赏而岂相胜哉？谢康乐《登池上楼》云：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及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字雕句琢，匠心独运；止“池塘生春草”一句俯拾即得，乃自称“此语盖有神助”，可见康乐之精研矣。沈德潜云：“陶诗合于自然，不可及处在厚；谢诗锤琢而返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千古并称，厥有由夫！”薛道衡《昔昔盐》云：

垂柳覆金堤，
蘼芜叶复齐，
水溢芙蓉沼，
花飞桃李蹊。
采桑秦氏女，
织锦窦家妻，
关山别荡子，
风月守空闺。
恒敛千金笑，
长垂双玉啼。
盘龙随镜隐，
彩凤逐帷低。
飞魂同夜鹤，
倦寝忆晨鸡，
暗牖悬蛛网，
空梁落燕泥。
前年过代北，
今岁往辽西，
一去无消息，
那能惜马蹄？

此诗除首尾四句外，通篇对仗，情景相融，珠玉在贯；“空梁落燕泥”一句，使能诗之炀帝竟起伎心，其隽美自不待言；谁谓雕镂金玉，其值仍必挫于荒金完璞耶？

至于自然之末流，每入于俚而无足取；藻饰之太过，辄伤于靡而不落实。张叔夏评刘克庄之词云：“后村别调，大抵直致近俗，乃效稼轩而不及者。其《沁园春·梦方孚若》一阙，举一以例，他词类是。”《沁园春》有句云：“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真词俚而意俭也。元遗山《论诗》云：“池塘春

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朱文公语录》：“黄山谷诗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陈无己平时出行，觉有诗意，便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后起。真是闭门觅句者也。”自苦如此，盍亦息矣。虽然，似此者皆才弱不胜，或邯郸学步之病，不足偏执之为自然与藻饰诤也。



一七 真色与丹青

王士禛《花草蒙拾》云：“‘生香真色人难学’，为‘丹青女易描，真色人难学’所从出，千古诗文之诀，尽此七字。”所谓“生香真色”自宜尽属天才，必天性未经斲丧者，克葆其真也。《人间词话》云：“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又云：“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纳兰成德《金缕曲·赠梁汾》云：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竟逢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生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其率真无饰，至令人惊绝。率真则疏快而不滞，不滞则见赋于天者可以显现而无遗，生香天色，此其是

已。顾贞观《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云：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彀？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僇德。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从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顾梁汾《弹指词》云：“余寄吴汉槎二词，成容若见之，为泣下数行，曰：‘河阳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囑也。’余曰：‘人寿几何？请以五载为期。’愚之太傅，亦蒙见许；而汉槎果以辛酉入关矣。附书志感，兼志痛云。”此两词亦质真而文快，真色天成，



堪与纳兰容若之词肩并；知侪辈交情之笃，亦自于声气之同而相应求也。谢章铤《赌棋山庄集·词话》云：“顾梁汾短调隽永，长调委婉尽致，得周柳精处。迹其生平，与吴汉槎最称莫逆。《秋笳》之诗，《弹指》之词，固是骚坛二妙。其《寄汉槎宁古塔·贺新凉》（亦名《贺新郎》、《金缕曲》）云云，浓挚交情，艰难身世，苍茫离思，愈转愈深，一字一泪。吾想汉槎当日，得此词于冰天雪窖间，不知何以为情！后来效此体者极多，然平铺直叙，率觉嚼蜡，由无深情真气为之干，而漫云以词代书也。”“真气”犹真色耳。周文质《落梅风》云：

鸾凤配，鸳鸯约，感萧娘肯怜才貌。除琴剑
又别无珍共宝，只一片至诚心，要也不要？

率性以书，毫无雕饰；正恐输情款者，万语千言，未必抵得此三言五语耳，以其璞真也。

《木兰诗》云：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

市买鞍鞵，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水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问女何所思”四句，止是一“思”字耳；“东市买骏马”四句，止是一“买”字耳，句多而不厌其冗累者，以其词句明快也。试问女儿木兰是何等心性，“明快”二字尽之矣。昨夜见军帖，今朝女叹息，叹息尚未及已，已决计从此替爷征矣。黄河流水，燕山胡骑，关山度若飞，十年一瞬耳。愿回故乡，着旧时裳，出看火伴，火伴惊惶。女儿从军，两大间之奇事也，木兰游戏视之；非如此明快人，不能就此千古奇业也；非如此明快文，不能拟此千古奇女也。沈德潜



云：“事奇、诗奇，卑靡时得此，如凤凰鸣、庆云见，为之快绝。”吟讽此诗之所以兴“快绝”之感者，由于原诗之明快耳。夏月饮冰，人之爽，由冰之冽也。此又“生香天色”之别一表现矣。梁《鼓角横吹曲·折杨柳》云：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亦爽朗无吞隐，用并录之。

古乐府云：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此亦可谓“诗中有画”，又极生动自然，于文字之外，更令人萌“美目盼兮”之遐想。东西南北，地载四

方，《江南》一曲，天生本色也。焦循《秋江曲》云：

早看鸳鸯飞，暮看鸳鸯宿；
鸳鸯有时飞，鸳鸯有时宿。

其章句与《江南》相类，而含蓄之功甚深也；但已见人工，非复本色矣。

斛律金《敕勒歌》云：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
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气魄雄伟，璞真如画，元遗山诗云：“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非过誉也。类《敕勒歌》天然真色之作，求之后世，已不可再得。李太白《忆秦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气象虽极宏伟，然以视《敕勒歌》，则已觉其文稍胜于质；范文正《渔家傲》“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则有“穷塞主”作意刻画边镇苦况之情味，气象差矣。冯延巳《醉花间》“晴雪小园春未到，池边梅自早，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诸写景之句，虽少雕琢，要亦璞磨而玉见；韦应物之“寒雨暗深更，流萤渡高阁”，孟浩然之“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则均已稍费丹青。毛滂《浣溪沙》云：



烟柳风蒲冉冉斜，小窗不用著帘遮，载将山影转湾沙。 略约断时分岸色，蜻蜓立处过汀花，此情此水共天涯。

则细匀浓抹，不见素底者矣。

虽然，丹青亦未始不可以增益真色之美也。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写娇憨与洒脱，则“粗服乱头”尚矣；严妆与淡妆，亦各有其当行，各有其所美，惟必以所生之真为胎甲，益之以妆以弥足之。若妆饰转以斲损其生香真色，则亦何取于妆饰？或其天生之真不足语于香色，乃假粉黛以没之，则犹徒恃丹青之描画，有其形而无其神，亦无足取矣。

韩偓《生查子》：

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 嫩卸凤凰钗，羞入鸳鸯被，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

此词言情深曲而多文饰，运笔亦深曲而多文饰，其深曲多文饰处，咸足以增长其美点。既见工力，而火候

圆足，仍是一种生香真色，犹百炼纯钢，经火不损，千锤真金，守质不移；写深曲之情，原又非“粗服乱头”所能办也。毛熙震《浣溪沙》：

晚起红房醉欲消，绿鬟云散袅金翘，雪香花语不胜娇。好是向人柔弱处，玉纤时急绣裙腰，春心牵惹转无聊。

则显见一种矫揉造作，非复真美矣。温飞卿《南歌子》：

手里金鸂鶒，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

其既费丹青渲染之字句，皆自然与情感相关涉，女儿霎那间之幻想，跃然活现于笔端，此放翁题跋之所以赞为“语意工妙”也。毛熙震《浣溪沙》：

半醉凝情卧绣茵，睡容无力卸罗裙，玉笼鸂鶒庆听闻。慵整落钗金翡翠，象梳欹鬓月生云，锦屏绡幌麝烟熏。

只是一片丹青，凭谁绘出真色？《齐东野语》云：“《熙震集》二十余调，中多新警，而不为俚薄。”岂



词中堆得“凝情、无力、厌听、慵整”几字，著得“绣茵、罗裙、鹦鹉、翡翠、锦屏、销幌”诸色，便算新警耶？

秦淮海《水龙吟》云：

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鸂鶒。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照人依旧。

《高斋诗话》云：“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坡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盖讥其妄用丹青，其实辞费也。此词原是少游为赠营妓姜婉而作，婉字东玉，故云“玉”佩丁“东”别后，嵌东玉二字，而小“楼”连“苑”横空，亦暗切姜婉二字也。务在纤巧，乃不免召坡公之诮。除此一二句外，则空灵清快，仍是词家本色，未可厚非也。《词概》云：“（少游）子湛作

《卜算子》云：‘极目烟中百尺楼，人在楼中否？’言外无尽，似胜乃翁。未识东坡见之云何？”此警句正是直抒心中之事，不劳假藉，不求微婉，是真色语，所以为胜也；云“言外无尽”，似稍欠斟酌。



一八 雅郑与淳漓

古今之可与言文者，必其有雅人深致也。《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姬听之。问曰：‘解否？’姬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孙敦立云：“耆卿词虽极工，然多杂以鄙语。”叶少蕴云：“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世间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白居易诗，柳永之词，似近俗矣，然亦止于其形貌俚易耳，风骨音律则仍深回谐婉也。

潘彦辅《养一斋诗话》云：“夫所谓雅者，非第词之雅驯而已。其作此诗之由，必脱弃势利，而后谓之雅也。今种种斗靡骋妍之诗，皆趋势弋利之心所流露也。词纵雅而心不雅矣，心不雅则词亦不能掩矣。”陈洵《海绡说词》云：“词莫难于气息。气息有雅俗，有厚薄，全视其人平日所养，至下笔时，则殊不知也。”

诗词之辨雅与俗，如同为咏别业之诗，祖咏句云：“别业居幽处，到来生隐心。”立意便合。李峤句云：“别业临青甸，鸣鸾降紫宸。”虽煊赫，未能免俗矣。《古今词话》云：“山谷过泸帅，有官伎盼盼，帅

尝宠之。山谷戏以《浣溪沙》赠之云：‘脚上鞋儿四寸罗，唇边朱粉一樱多；见人无语但回波。料得有心怜宋玉，只应无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么？’盼盼即席前，唱《惜春容》词侑酒。词云：‘年少看花双鬓绿，走马章台弦管逐；而今老更惜花深，终日看花看不足。坐中美女颜如玉，为我同歌《金缕曲》；归时压得帽檐低，头上春风红簌簌。’品头论脚，涎头涎脑，山谷俗矣；“美女颜如玉，同歌《金缕曲》，压得帽檐低，春风红簌簌”，辞则若隐若现，情则若有若无；觉侑酒之词，似雅多多。

刘熙载《词概》云：“词家先要辨得情字：《诗序》言‘发乎情’，《文赋》言‘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间极有情之人。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倚声一事，其小焉者也。”又云：“词进而人亦进，其词可为也；词进而人退，其词不可为也。词家毅到名教之中，自有乐地，儒雅之内，自有风流；斯不患其人之退也夫！”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张玉田云：‘词贵雅正。如周美成“最苦今宵，梦魂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所谓变淳朴为浇漓矣。’甚哉是言。雅俗正变之殊，学者诚不可不辨。‘销魂当此际’，东坡所以致诮于少游也。”词人者，必出污泥而不染，未宜共俗浮沉也。李义山诗：“襄王枕上原无梦，莫枉阳



台一片云。”吴简言诗：“惆怅巫娥事不平，当时一梦是虚成。只因宋玉闲唇吻，流尽巴江洗不清。”皆能出猥褻为雅正，有敦厚之意。

汉乐府歌辞《陌上桑》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秦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幘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鬋鬋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此篇前段描写罗敷之美，令人兴爱怜之心；后段转入致词以绝使君，令人成敬悚之容。高雅飘逸，冰清玉

洁，真有鹤立鸡群、芙蓉出水之姿，所谓“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沈归愚云：“谢使君四语，大义凛然。”盖其内蕴有品德之美，资成其风姿谈吐之雍容典雅，乃以就文学创作之高尚与伟大也。辛延年《羽林郎》之末段云：“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与此作同例观也。

陈亦峰《白雨斋词话》云：“柳耆卿《戚氏》云：‘红楼十里笙歌起，渐平沙落日衔残照。’意境甚深，有乐极悲来、时不我待之感。而下忽接云：‘不妨且系青骢，漫结同心，来寻苏小。’荒漫无度，遂使上二句变成淫词，岂不可惜？”贞淫亦自一转念间事，允宜收拾此心“思无邪”也。始或出之勉强，终乃性习自然；此君子小人之分际，舞文弄墨，盖亦以渐而入，其母因文伤质也。《人间词话》云：“‘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词话》原作“久”）贫贱，辘轳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所论诚是已。吾辈欣赏此类作品时固宜持之以恕，不事吹求；但若自己创作时则仍应严以律己，不可藉为张目之资；盖所谓无伊尹周公之志则寡也。且吾侪求为雅正之不暇或犹不贖也，奈何必在淫鄙之中出真性灵以幸无过哉？田同之《西圃词说》云：“王元美论词云：‘宁为《大雅》罪人’，



予以为不然。文人之才，何所不寓，大抵比物流连，寄托居多。《国风》、《骚》、《雅》，同扶名教，即宋玉赋美人，亦犹‘主文诱谏’之意；良以端之不得，故长言咏叹，随指以托兴焉。必欲如柳屯田之兰心蕙性，枕藉下等言语，不几风雅扫地乎？”说殊可取。乃又云：“诗贵庄而词不嫌佻，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之三者不可不知。”则既与上节相扞格，而亦无当于诗词性质上之分擘也。

《词概》云：“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真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人间词话》亦云：“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欧阳永叔《临江仙》云：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
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
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
双枕，旁有堕钗横。

写居人之伫归客，前阙文章由一“待”字运思，后阙则藉一“窥”字虚写。居人徒倚于阑干曲处，由雷雨之会待到虹明月出，帘旌空垂，双枕虚设，反侧辗转，钗堕旁横；此词似宜作如此解，觉情景相称，而

雅致无穷也。或者以为此阙“阑干倚处”明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而“双枕堕钗”，则是暗写张京兆所谓“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理亦可通，似涉猥褻；然因换头处既藉“燕子飞来窥画栋”落笔，写来模糊涵蕴，情致乃深，益以前阙静穆而虔诚之情景为其衬托，故艳语中乃不露轻薄神气也。周美成《南歌子·咏梳》云：

桂魄分余晕，檀槽破紫心，晓妆初试鬓云
侵。每被兰膏香染，色深沉。指印纤纤粉，
钗横隐隐金。有时云雨风帏深，长是枕前不见，
殢人寻。

咏梳而如此收束，可见其思路辄陷于低级趣味中而不能自拔矣。

金应珪《词选后序》云：“近世为词，厥有三蔽。义非宋玉，而独赋蓬发；谏谢淳子，而唯陈履舄。揣摩床第，污秽中篝，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末，分言析字，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龟虺怒噬，以调疏越，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盖情思相济，



乃成文章；情而不思，则流于淫鄙，思而无情，则虽雅亦游矣。金氏所云三蔽，一言以蔽之曰：主情思。《人间词话》云：“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幸，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儂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善卿、伯可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小词何如耶？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呜呼！世上庸人易欺得，须是明眼人欺不得；即便人人皆欺得，须是彼苍欺不得也；竟得文名，丧天之美，亦逐末以伤本者矣。

《四溟诗话》云：“鲍防《杂感》诗曰：‘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此作托讽不露；杜牧之《华清宫》诗曰：‘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二绝皆指一事，浅深自见。”牧之矜才，往往失于轻佻，轻佻则意浅，意浅则濒于漓薄矣。

王摩诘《息夫人怨》云：

莫以今时宠，而忘旧日恩；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取息妫归楚生二子未言事为题材，写幽怨之情；以为

息夫人能以楚文王之宠，遽忘息侯之恩，诗中有颂赞之意，未尝有微辞也。清邓孝威《题息夫人庙》诗（当是步杜牧之《题桃花夫人庙》诗原韵）云：

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
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意尤淳厚。帝王专制时代，人以名节相高，云臣云妾，为君或夫个人之附庸。虽天下靡然从风，然值国亡家破之时，果能君辱臣死、夫歿妻殉者，终属寥寥无几。须眉男子有所难能，何必于息姬一弱女子苦诛求也？此诗沉稳而涵容，其宅心也以恕，可师者不直诗篇而已。今日时迁事异，于宋人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云云既久所鄙夷不取，观点自又不同；身在庐山中转能出此诗意，自非大仁大知莫办，致足贵也。杜牧之《题桃花夫人庙》诗云：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
·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则深责息国之因息媯而亡，息媯乃不能死，有愧于晋坠楼以殉石崇之绿珠也。实则至竟息亡缘息弱，今时错怪息夫人。然牧之犹不过徇俗立论，且词句间尚是平和。袁枚则衍绎其意以咏绿珠云：



人生一死谈何易，看得分明胜丈夫。
犹记惠姬归楚日，下楼还要侍儿扶。

则尖刻薄之至，生二千载下，乃以文字冷嘲一介生时蒙辱、死后责恨之妇人，真乡曲之傻子也。《白雨斋词话》云：“无论作诗作词，不可有腐儒气，不可有俗人气，不可有才子气。人第知腐儒气、俗人气之不可有，而不知才子气亦不可有也。尖巧新颖，病在轻薄；发扬暴露，病在浅尽。腐儒气、俗人气，人犹望而厌之；若才子气则无不望而悦之矣，故得病最深。”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也，此可为袁子才流辈之针砭。

亘古至于今，读书之人夥矣，然而明道者卒鲜，何也？道非一蹴可就，而魔伴学道之心以生也。盖人处于室隅，不置念于路之平陂也，行于途则遇歧矣。德业文章，亦难逃夫此。魏末之嵇康、晋之刘伶，皆慕德而人魔者也；明季之金喟、清之袁枚，皆擅文而人魔者也。人歧迷所向，而自以为达，积愈难返，此君子志于道之所以必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也。袁子才《随园诗话》云：“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群响渐已寂，虫于佛而飞。半窗关夜雨，四面挂僧衣。’殊清绝。”其实“虫于佛而飞”一语，已露抗傲之神旨。独以声应气求，故子才

美之；亦叔夜、伯伦之所以能共相羊于竹林中也。《诗话》又云：“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诃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固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赧然。”语似甚辩也；然而人岂宜为后世之知名乃甘与一伎相辘轳以邀之耶？袁氏操行之薄已，宜其恒以小慧自圣也。

文人无行，于今为烈。缘文既背于质矣，又不辨雅郑淳漓，游于艺而渐移其心。天道好还，其将有所复乎？要亦待有真识见者为之先矣。



一九 善美与高格

文学不能离诚而存在，固矣，然亦需要选择；以唤起感情为本旨，尚矣，然亦需要理智。主张文学宜写实者，其末流之弊，乃忽略“真”以外之“善”与“美”，以为“真”即“善”即“美”，且所谓“真”即与实际相合之义，耳闻目见身触心感，振笔直书，即是文学之极诣，而无所取于材料之拣选与事理之权衡；立论过于偏，未为允当也。

李白天才俊逸，雄视万古。《唐摭言》载：“李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谒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曰：‘子谪仙人也。’”而王临川谓其才高而识卑，黄山谷评其好作奇语，赵次公则谓其多寄情于风月草木之间，为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均未为无见也。然即以《蜀道难》古风一篇论之：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何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构

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猴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扞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砢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其气势之雄伟，想像之丰富，感情之激荡，文笔之奇绝；自有非他人所可跻攀之处；盖其雄奇出自本真，本真之中，已有雄奇之美，与单纯之以“真”为能事，而其本真之中乃无所蕴者，已迥乎其不侔矣。李白作品之中，惟乏一属于理智之“善”耳，若能于其创作中寓以人生之正鹄，则虽谓亘古今一人可已。

《词筌》云：“词虽以险丽为工，实不及本色语之妙。如李易安‘眼波才动被人猜’，萧淑兰‘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恋伊’，魏夫人‘为报归期须及早，休误妾，一春闲’，孙光宪‘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



严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楼，为怕见，分携处’；观此种句，觉‘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安排一个字，费许大气力。”盖人之韵已，出言亦韵，文章之以本色胜者，固出于作者之天才也。魏文帝《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江顺诒《续词品》云：“玉田公子，白石神仙，已有千古，岂无后贤？空谷之兰，渌水之莲，各占其候，各擅其妍；冰魂濯月，瘦影含烟；寒香冷翠，跛脚高眠。”其清其浊，或兰或莲，皆指才情而言也。然而任才情而不济之以理识，往往不足为艺术之最高表现；且作者之情性或有不允当者，亦无从纠正之，则其表现于文学者立见疵垢。《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矣。”《词概》云：“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练，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似此所就于文学者皆有限度，限度维何；无学识理性之善美；乃不足自成高格耳。江顺诒《续词品》云：“《风》、《雅》之调，《离骚》之篇，美人香草，十九寓言。涂抹脂粉，缀拾钗钿，深情往复，密意缠绵。误为绮语，已落言筌；刻划微物，均无取焉。”亦云识之宜尚矣。无其识者，任真则见其浅，务远则益其陋，文拙自无足取，愚巧则惜其才也。《随园诗话》载：“有某公咏梅云：‘五尺短墙低有月，

一村流水寂无人’，或笑曰：‘此似偷儿诗。’”此以“短墙低”强就月光，以“寂无人”强冒风雅，其格本卑，跻高致蹶；未必嘲之者之刻薄也。

《水浒传》之摹写个性，《金瓶梅》之肆笔人情，迥有非一般文学家所能望其项背者，独于“海盗海淫”，终不能辞其咎；乃使因欣赏其文学技巧而思有以辩护之者，瘠于理而窘于辞。知文学上之理智原素，良亦不可忽也。

写情之作，多出本色，所谓“真”也；说理之篇，多有高格，所谓“善”也。而说理者若过俭于情，则似离去文学之蹊径，必辅之以本色；写情者若太贫于理，则不足语于文学之伟大，自亦必起之以高格；然后各臻于“美”也。

贯云石《红绣鞋》：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看着笑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怕着愁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妨什么？

是写情之出于本色者，其所欠缺者，在少含蓄，少含蓄者，无理智以裁之耳。卓文君《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躑躅御沟



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旖旎；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则既具本色，而其格高矣。

白朴《寄生草》：

长醉后方何碍，不醉时有甚思？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淹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

是说理之几于高格者，其所欠缺者在太单调，太单调者，无情感以维之耳。陶渊明《饮酒》诗之一：

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

则既具高格，而其情遽不露，“但知音尽说陶潜是”矣。

唐顺之《答茅坤书》云：“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

章。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颀颀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曾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齷齪，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如此立论，不知形式亦为构成美好文学原素之一，且以陶诗为完全不讲形式技巧之作，自属颀颀；独于论本色之高卑，则颇有见地。所云“本色”，“真”也；“本色高”，真而善也；“本色卑”，真而不善也；“非其本色”，则并不真矣。

苏东坡云：“俗传书生人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辞》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证。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马后记》，宫人见大练，反以为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细思之，皆一理也。永叔尝言：‘孟郊诗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使堪织，能织多少？’聊为好事者一笑。”东坡又曾云“郊寒岛瘦”，盖“寒”为孟



东野之品格，亦即形成其诗格；表里如一，同其清刻也。虽已藉此擅名，终嫌侷促如辕下驹；盖其境遇不足扩展其稟赋之隘也。苏子由云：“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云：‘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容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则知郊之寒由于陋矣。石季伦《思归引》序云：“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才一吐属，便自不同，岂不以其生活之豪奢足以起其本色之豪放欤？则太史公周览天下名山大川，而文思以进，尤信其有至理矣。

陈善《扞虱新语》曰：“余每论诗，以陶渊明、韩、杜诸公，皆为韵胜。一日，见林侔于径山，夜话及此。林侔曰：‘诗有格有韵，故自不同。如渊明诗，是其格高；谢灵运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韵胜也。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花。’予听之，矍然似有悟。”所谓韵胜者，情风流，志谐婉，真而美者也；所谓格高者，情贞固，识冰雪，真而善者也；至于达其高格与美韵者，则同藉文从字顺犀利之文笔，形式之美也。今人冯友兰（《新理学·艺术章》）云：“好底艺术作品，必能使赏玩之者觉一种情境。境即是其所表示之某性，情即是激动人心，所发生与某种境相应之某种情。好底艺术作品，不但能使人觉其所写之境而起一种与之相应之情，且离开其所写，其本身亦即可使人

觉有一种境而起一种与之相应之情。昔人亦常说此。如说，谢灵运诗，‘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邱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品》）‘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敖器之《诗品》）此皆说此诸人之诗之本身所能使人感觉之某种情境，如雄浑或秀雅等，即此艺术作品之风格。”此所云风格，合韵与格二者言之也，亦精详矣；韵与格，其细目耳。潜玉曰：“靖节先生，孤士也。篇中曰‘孤松’，曰‘孤云’，皆自况语。人但知义熙以后，先生耻事二姓，孤隐于醉石五柳间，而不知义熙以前，虽与镇军、督邮同尘错处，而先生之孤自若。故其诗云：‘自我抱兹独，俯仰四十年。’又云：‘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慨不生炎帝帝魁之世，而赋《感士不遇》云：‘拥孤襟以卒岁，谢良价于朝市。’盖合晋、宋而发慨也；岂其参军事、令彭泽，即云良价哉？颜延年曰：‘物尚孤生’。先生真孤生也。”孤生，有拔乎尘俗之高节也；渊明生而有孤独高抗之个性，永葆其真，长而有淡泊宁静之器识，翼之以善，深情有内蕴之美，文字有外扬之华，乃能自树高格，振铄古今；非仅“任真自得”遽臻此域也。



二〇 剪裁与含蓄

陆放翁诗句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偶得之妙，剪裁之工也；疏密之于瓶花，浅深之于眉妩，可以为例。白乐天诗句云：“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以无胜有，含蓄之致也；花喜其初绽，眉怜其浅颦，可以为例。剪裁其工巧也，含蓄其神髓也。若干诗词之可取处，一在剪裁之适合，盖用字能以少许当多许也；一在含蓄之深永，盖抒情能以有限蕴无限也。沈去矜《填词杂说》云：“词要不亢不卑，不触不悖，蓦然而来，悠然而逝。立意贵新，设色贵雅，构局贵变，言情贵含蓄；如驕马弄衔而欲行，粲女窥帘而未出，得之矣。”陈亦峰《白雨斋词话》云：“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顾沉郁未易强求，不根抵于《风》、《骚》，乌能沉郁？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辞》，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不究心于此，率尔操觚，乌有是处？”又云：“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

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此种词，第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后人刻意争奇，愈趋愈下；安得一二豪杰之士，与之挽回风气哉？”此“沉郁，意在笔先，神余言外，欲露不露，不许一语道破”云者，亦含蓄之意耳。

元微之《行宫》诗云：

寥落古行宫，官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此诗只剪裁白头宫女闲说天宝故事一节，闲闲叙述，而行宫怀古、无边伤逝之感可掬。刘梦得《乌衣巷》诗云：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此诗只摘王谢堂前燕子飞入百姓家一事，平平数语，道尽桑田沧海、华屋山丘，人世无常之变。韦端己《荷叶杯》词中有句云：“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



惟。”“愁黛远山眉”五字已涂成一幅风姿袅娜之美人画图；辛幼安《鹧鸪天》词中有句云：“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新来懒上楼”五字已写出一种老态龙钟之风烛景象。似此者皆在剪裁上见功力者也。司空图《诗品》云：“犹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冶炼，绝爱缁磷。空潭泻春，古镜照神，礼素储洁，乘月返真。载瞻星辰，载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盖谓此也。

李太白《玉阶怨》云：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此在明处白描思妇之动作，而暗点一怨字，言有尽而意无穷。倘如续之以“良人去未归，此怨无消歇”两句，点出一怨字，转贻蛇足之讥。秦少游《浣溪沙》云：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此情景相融，了无痕迹，景内有情；言外有意也。倘如将末句易作“绵绵此恨几时休”，捣出一恨字，则

此词尚堪寓目否？陆放翁《示子聿》诗云：

儒林早岁窃虚名，白首何曾负短檠？
堪叹一衰今至此，梦回闻汝读书声。

言外颇寄无穷感慨，盖以“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放翁《书愤》诗句），阿翁已自为儒巾所深误，又闻儿子读书，恐亦复不免蹉跎一世也。王渔洋《冶春》绝句云：

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阑干九曲红。
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

意中蓄蕴无限怆凉，盖“莫问万春园旧事，朱门草没大功坊”（渔洋《秦淮杂诗》中句），百年千载，一例匆匆，衣香人影方以概括两大间之形形色色，皆如画船过于桥下，一瞬即逝，词人乃不能不因以兴怀耳。似此者皆在含蓄上见功力者也。司空图《诗品》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沓，浅深聚散，万取一收。”盖谓此也。

另如宋无名氏之《步蟾宫》：“夜深著绣小鞋儿，斜靠着屏风立地”，若专论其剪裁，则差胜于李后主之《子夜》：“奴为出来难，教君恁意怜。”盖前者有



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姿，而后者鳞爪毕现，竟没其神也。焦理堂之《秋江曲》：“早看鸳鸯飞，暮看鸳鸯宿。鸳鸯有时飞，鸳鸯有时宿。”若专论其含蓄，则差胜于李益之《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盖前者有画龙具成未点睛之致，而后者破壁飞去，并不见龙矣。吴梦窗《风入松》云：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瘵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陈述叔《海绡说词》云：“《风入松》，思去妾也。此意集中屡见。《渡江云》题曰：‘西湖清明’，是邂逅之始，此则别后第一个清明也。‘楼前绿暗分携路’，此时觉翁当仍寓西湖。‘风、雨、新晴’非一日间事，除了风雨，即是新晴，盖云我只如此度日。‘扫林亭’，犹望其还，‘赏新晴’则无聊消遣。见秋千而思纤手，因蜂扑而念香凝，纯是痴望神理。‘双鸳不到’，犹望其到，‘一夜苔生’，踪迹全无，则惟日日惆怅而已。当味其词意酝酿处，不徒声容之美。”所云“酝酿”，犹含蓄也；其情意含蓄于中，而词句迷

离于外；必深入以探其底蕴，则恍然乃有所得，若“不观其盼倩之质，而徒眩其珠翠”，遽诬之以“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若玉田者，亦已过矣。

所谓剪裁，非惟剪裁浮辞，抑亦裁汰冗意也。辞剪而旨不阙，意裁而蕴愈多，是剪裁之正轨。故剪裁之得体，而含蓄之致存；含蓄之有章，而剪裁之工喻；究其至极，固二而一也。例如金昌绪《春怨》：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张仲素《春闺》：

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
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

此只写未梦前之刹那，或既梦后之刹那，而两个思妇之全生活，可以就斑而窥豹。知剪裁之谨密，而含蓄亦丰多也。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以“孔雀东南飞”兴起，其始云：“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其继记别小姑云：“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



嬉戏真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其末记仲卿夫妇死后云：“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沈归愚评之云：“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身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别小姑一段，悲怆之中，复极温厚，风人之旨，固应尔耳。唐人作《弃妇篇》，直用其语云：‘忆我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别小姑去，小姑如我长’；下忽接二语云：‘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轻薄无余味矣。故君子立言有则。”就以明剪裁与含蓄之法，且知其在文学创作上之重要矣。

《冷斋诗话》云：“‘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下无心云相逐。’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柳河东《渔翁》诗至“欸乃一声山水绿”收束，颇有含蓄之致，实于不足之中见足。乃必藉云之相逐；点出“无心”二字，政见其有心于“无心”，了无余蕴，是求其足乃转不足也。此尾两句直宜删去，云“虽不必亦可”，亦乡愿矣。

郭麐《灵芬馆词话》云：“《柳梢青》末后四字最宜用意，四字入妙则全首皆好矣。余少云有句云‘四野无村，一天有月；如此他乡。’甚工。余亦可云：‘守到黄昏，上来红烛，又是今宵。’极为汪选楼所

赏。”此皆善于收煞者也。然以词之格律较诗为严，故有“意尽”之说。温飞卿《梦江南》云：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

冯正中《浣溪沙》云：

马上凝情忆旧游，照花淹竹小溪流，钿筝罗幕玉搔头。早是出门长带月，可堪分袂又经秋？晚风斜日不胜愁。（编者按，此词为五代张泌作。《阳春集》所收上阙与此不同）

两词最末所足之句，均甚无谓，盖即调未完而意已尽，致为玉玷也。贺裳《皱水轩词筌》云：“凡写迷离之况者，止须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半床斜月疏钟后’，不言愁而愁自见。因思韩致光‘空楼雁一声，远屏灯半灭’，已足色悲凉，何必又赘‘眉山正愁绝’耶？”盖意尽则辞冗，辞冗则不但无当于剪裁，尤且有妨于含蓄。如既缀谜底于灯谜之后，而并以示人，宜索然矣。由是明剪裁与含蓄，咸有“不尽”之意；不尽而无不尽，善会心者自不难索解焉。《吕氏童蒙训》云：“读《古诗十九首》及曹子建诗，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类，皆诗思深远而



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学者当以此等诗常自涵养，自然下笔不同。”曹子建《七哀诗》云：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
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荡子妻，君行逾十
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
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
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此诗将写思妇心情之悲惋纡曲，乃先藉“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入笔，似为单纯写思妇所居之外景，实则情景已自相糅而为一，是在取景上已运剪裁之巧思也。云“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以为君清妾浊，乃不合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颇有契于想道，乃见浑厚也。欲移蓬性而习兰薰，故云“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以为改我素行，投君子好，庶以变换浮沉之异势也；最后乃致其惟一之请求，盼君怀为我开，则风逝有所归宿；“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结束处亦只以情求，不涉怨讽，乃见含蓄也。沈归愚云：“此种大抵思君之辞，绝无华饰，性情结撰，其品最工。”学者能久久涵泳此等篇什，性情自必日趋淳厚，然后出其情性，发为文章，自亦别有光景耳。

《世说新语》载：“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

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或本止有四句云：“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四句过于颖露而峻急，不若六句之缓缓由作羹漉豉叙起，蓄蕴便厚；当是后人削繁就简，以谓七步成诗之不可以冗长也；不知既失其含蓄，乃亦无当于剪裁矣。

陈亦峰《白雨斋词话》云：“朱希真《渔父》五篇，虽为皋文所赏，然譬彼清流之中，杂以微尘。如四章结句‘有何人留得’，五章结句‘有何人相识’；一经道破，转嫌痕迹，不如并浑去为妙。”嫌着“痕迹”，谓未当于剪裁；不如“浑去”，谓应求其含蓄也。

洪迈《容斋随笔》云：“余独爱朱庆余《闺意》一绝句上张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细味此章，元不谈量女之容貌，而其华艳韶好，体态温柔，风流酝藉，非第一人不足当也。欧阳公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工。’斯之谓也。”言不及容貌，信其韶好，工剪裁也；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工含蓄也。又云：“老杜《缚鸡行》一篇云：‘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与



人何厚薄，吾叱奴儿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此诗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非他人所能改及也。予友李德远尝赋《东西船行》，全拟其意，举以相示云：‘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汗流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是诗，德远诵至三过，颇自喜。余曰：‘语意绝工，几于得夺胎法。只恐行藏任理与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语。’德远以为知言，锐欲易之，终不能满意也。”杜诗之“注目寒江倚山阁”，与《佳人》一篇之“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收束之法正同，语意未穷，含蓄无限；李德远之“我但行藏任天理”则已完全吐露，便见意浅，此所以不可同日而语也。试或改为“东西相笑无已时，去来渔唱斜阳里”，当稍见含蓄之致；然终以全拟杜诗之意，邯郸学步，自终亦不能得满意之句也。孙麟趾《词径》云：“作词有十六字要诀：清、轻、新、雅、灵、脆、婉、转、留、托、淡、空、皱、韵、超、浑。何谓浑？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皆以浑厚见长者也；词至浑，功候十分矣。”含蓄之极诣，则臻于浑成，是为上乘。

二一 巧拙与刚柔

大抵初习缀诗文者，字句之间每自恨其拙而无如何也。涉猎稍多，漫知务于巧，跳掷荡漾，初不自知已流于浮激也。再入，则悟冲淡之足取，尽芟其繁缚，存其古奥，反于拙矣。然而终沦于诘屈聱牙者，亦失在反拙而未能出巧也。必巧拙相乘相因，递生递革，乃始克济，是所以学无止境也。

苏曼殊诗：

谁怜一阙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
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

“摇”、“坠”等字，皆极纤巧；坐于廊庑矣，未升堂也。王渔洋诗：

青草湖边秋水长，黄陵庙口暮烟苍。
布帆安稳西风里，一路看山到岳阳。

词句间稍见朴实，较“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差胜一筹；升堂矣，未入室也。杜工部诗：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则雄浑苍凉，耐人循讽矣。

人之才与学，自有高下深浅，可强修而不可强几也。未臻一境时，将强几之，则感力之不胜矣，强修之既久，则所强者转易矣，是已透过此一境，然后可以求透入更深一境也。《人间词语》云：“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此所以“隔”者，力未能透过也，老杜诗云：“老年花似雾中看”，花未尝笼于雾也，老年人目力自不足耳。《诗品》引《兰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石林诗话》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措意，猝然与景相遇，所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之所能道。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诗薮》云：“‘池塘生春草’，不必苦谓佳，亦不必谓不佳。灵运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晖能娱人’之类，虽非锻炼而成，要皆真积所致。此率然信口，

故自谓奇。”诚然，谢康乐固惯于隔中求不隔者，此能于不隔中求之耳。若渊明则向未尝隔，白石则偶尚不能透隔为不隔耳。

《诗眼》云：“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皆工，则峭急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所云拙，古拙也，非于工之中仍残余其拙也，特于工巧之后又能反于古拙耳。一篇之中，工拙相半，往往其工者尚可跋，而其拙者不可及也。李贺之流，工力尚未能臻至反于古拙之境耳。《诗眼》所见甚是，而因果前后略未能辨也。李商隐作贺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馿，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便呕出心，亦极于为工巧耳；反于古拙，尚难期也。长吉七岁能诗，卒年二十七耳，慧心未入于拙，将为年岁所限欤？唐刘餗《传记》云：“隋薛道衡聘陈，作《人日》诗曰：‘人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曰：‘名下无虚士。’”前两句太浅拙，故南人嗤之，以道衡北人，诗名久擅，乃吐句不过如此也。后两句则顿见工丽，乃叹为实副其名。然此诗终不得预于第一流好诗之林，盖虽工拙相半，其拙者非透过工而返于拙，其工者亦不过见得尖新，与前引曼殊之诗同身分耳。若再锻炼，俟火候圆足，重返于拙，则其拙者自难能而



可贵；倘浅拙之谓古，则初习之作，转成上品，庸有是理乎？袁枚《随园诗话》云：“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譬如大贵人，功成宦就，散发解簪，便是名士风流；若少年纨绔，遽为此态，便当笞责。富家雕金琢玉，别有规模，然后竹几藤床，非村夫贫相。”言为得之；惜子才自为诗尚未克臻此耳。虽然，由工入拙者，尚可学也，要在工力能透过工丽便可冀。其本然即是拙，拙而能工者，多不可学，因不易窥测其门径也。渊明诗文之所以后世苦难摹拟者以此。另如韩昌黎之以文入诗：“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余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每一将落时，慷慨恒在己。”苏东坡之以诗人词：“谁道人生难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之类，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故不可学也。

文诗词曲，体制风格，自各有不同之处，不可相龘混。刘公融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叔原则云：‘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此诗与词之分疆也。”王士禛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晏元献《浣溪沙》云：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张宗橐《词林纪事》云：“元献尚有《示张寺丞王校勘》七律一首：‘元巳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中三句与此词同，只易一字。细玩无可奈何一联，情致缠绵，音调谐婉，的是倚声家语，若作七律，未免软弱矣。”以此例明诗词之不同处可也；然“无可奈何”一联仍是字面上便非诗词词句，与软弱无关。苏辛之词未尝柔而弱，温李之诗未曾强而刚也。强弱刚柔，固文章诗词所共预也。

曾文正公云：“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道劲之气，得子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知文章固有阳刚、阴柔之别矣。刘彦和云：“华实异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知诗固有雅润清丽之判矣。

李后主词，刚柔各尽其美。其《相见欢》一词之



两阙云：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其《虞美人》一调之两阙云：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凭阑半日独无言，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 笙歌未散尊罍在，池面冰初解。烛明香暗画楼深，满鬓清霜残雪思难禁。

每调列在前者，皆刚而美之例，列在后者，皆柔而美之例。涵泳之者，细揣其哀怨之利滞，词意之曲直，

字句之疾徐，音韵之洪细，当易得其仿佛也。

吴子律《莲子居词话》云：“易安‘眼波才动被人猜’，矜持得妙；淑真‘娇痴不怕人猜’，放诞得妙；均善于言情。”言情之所以善，亦各从其环境所触发之性灵耳。易安归湖州守赵明诚，文苑双镳，深闺绣闼，辄不免工愁善媚，有似水柔情，故绮情结于矜持之态。淑真所嫁非偶，市井之民家，粗俗无堪共语者，言出率性，辄凭气于刚骨，故慧心发为放诞之词。李清照《点绛唇》云：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易安只是在此类事上用心，平生闺中作态，当不外如尔，故其情柔也。朱淑真《蝶恋花》云：

楼外垂杨千万缕，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犹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满目山川闻杜宇，便做无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

淑真长是在似此“愁来天不管”之境遇中度命，人间更谁惜谁怜；惟有尽洗铅华，以凄厉之笔抒断肠之句



而已。故其情刚也。洎易安迟暮之年，明诚下世，处境转苦，乃无所用其矜持，而纵意于凄楚之音，《临江仙》云：

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柳梢梅萼
渐分明；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感月吟
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
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则柔情尽敛，刚肠用显；甚矣环境之移人也！

二二 练字与度句

累字以成句，积句而成篇，一篇之中，字句其基本矣。诗以一字论优劣。《唐诗纪事》载：“僧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齐己拜伏，人以郑为一字师。”《刘公嘉话》云：“贾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欲著‘推’字，又欲著‘敲’字，练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韩立马良久，谓岛曰：‘作敲字佳矣。’遂与并辔而归。留连论诗，与为布衣之交，自此名著。”盖以“推”字音义均嫌浊重，而“敲”字则较清灵也。

沈存中《梦溪笔谈》云：“唐人以诗主人物，故虽小诗；莫不凝揉极工而后已。所谓句锻月练者，信非虚言。小说：崔护《题城南诗》，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以其意未全，语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只今何处去’，至今所传，有此两本。惟《本事诗》作‘只今何处在’。唐人作诗，大率多如此。虽



有两‘今’字，不恤也；取语意为主耳。后人以其有两今字，故多行前篇。”此诗本意著重在表达今昔不同、物是人非之感触，仅云“人面不知何处去”，于时间之“今”未能确实表白，故云“意未全”也。且“不知”二字，殊嫌冷漠，与全篇之情感不协，又太落实，故云“语未工”也。改作“只今”二字，则含情无限矣。

《唐子西语录》云：“诗在与人商论，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殆近法家，难以言怨矣，故谓之诗律。东坡云：‘敢将诗律斗深严’，予亦云：‘诗律伤严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难易二途，学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难而趋易；文章罕工，每作此也。作诗自有稳当字，第思之不到耳。皎然以诗名于唐，有僧袖诗谒之，皎然指其《御沟》诗云：‘此波涵圣泽，波字未稳，当改。’僧拂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诗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复来，乃取笔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复来云：‘欲更为中字如何？’皎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当如此乃是。”盖以御沟水少，未尝兴波，且“波”字动荡与“涵圣泽”三字不相容称，故必易之，易以“中”字，则见渊重而句稳贴矣。

《茗溪渔隐丛话》云：“王驾《晴景》云：‘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兼无叶底花。蛱蝶飞来过墙去，应疑春色在邻家。’此《唐百家诗选》中诗也。余因阅

荆公《临川集》，亦有此诗云：‘雨来未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百家诗选》是荆公所选，想爱此诗，因为改七字，使一篇语工而意足，了无镰斧之迹，真削镞手也。”此诗本意著重在“春色在邻家”，暗寓愁人伤春易逝之旨，云“雨前初见花间蕊”，则是花已开、春已到，荆公以为春到便不应更疑春色在邻家也，故改作“未见”，是所谓“意足”也。云“蛺蝶飞来过墙去”，飞来与过去并用，则似无所偏重，且止云蛺蝶，不如兼言蜂蝶，益之以“纷纷”二字以状其多，故改为“蜂蝶纷纷过墙去”，则与“却疑春色在邻家”近逼紧衬，余并改“雨前”为“雨来”，时间上乃见紧凑，改“应疑”为“却疑”，语意间乃见沉着；是所谓“语工”也。虽然尤有说焉。王驾原诗，当时得情物之真，故自然而省力，荆公所改，因力求专注，乃有“刻画”之嫌。花“初”开见蕊而雨至，风狂雨横之后，非但叶外可见之花已落，并叶底未见之花亦残。蛺蝶飞来，无花可驻，翩翩飞过墙去，此院之春已逝矣，春色倘仍在人间，其在邻家乎？一种枪凉之意，尽在言外，本无瑕可抵也。荆公改作，则为用力逼出“却疑春色在邻家”一句，写得庭花未开便残，转失衬托浅深之美、容与含蓄之致，且花未吐蕾，雨后便落，亦失事理之真；分明是横施斧钺，元任乃云“了无镰斧之迹”，盖亦未暇细校矣。



《容斋随笔》云：“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人’，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到、过、人”等字均简率而无意绪，“满”字稍佳，但只是径直言春风之满，不足表示时序之推移以感人者；著一“绿”字，则有以寄“又是一年春草绿”之慨，且全诗句句在暗写一“望”字，“绿”是目中之色，尤觉贴切也。

叶炳震《榆次道中》诗云：

路出榆关西复西，荒原白草怪禽啼。
经行百里无人迹，惟有秋风送马蹄。

人向西行，秋多西风，送马蹄之“送”字不稳，试为易作“伴”、“迎”、“碍”或“惜”字，则既暗寓苦行旅之意，亦较切于事理也。姚彦昭诗《程益言邀饮虎邱酒楼》云：

新晴春色满渔汀，小憩黄垆画桨停。
七里水环花市绿，一楼山向酒人青。
绮罗堆里埋神剑，箫鼓声中老客星。
一曲高歌情不浅，吴姬莫惜倒银瓶。

沈德潜云：“三四语写山塘风景如画。”余谓莫若改“酒人”为“酒颜”，词既雅驯，而映对尤觉生色也。《碧鸡漫志》云：“贺方回《石州慢》，予旧见其稿。‘风色收寒，云影弄晴’，改作‘薄雨收寒，斜照弄晴’，又‘冰垂玉箸，向午滴沥檐楹，泥融消尽墙阴雪’，改作‘烟横水际，映带几点归鸿，东风消尽龙沙雪’。”前句改模棱为贴切，后句改方丈为千里，而全阙增辉，文章原不厌改也。

《人间词话》云：“‘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宋子京《玉楼春》云：

东城渐觉春光好，
 颺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
 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恨欢娱少，
 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
 且向花间留晚照。

此词写得一片春景盎然，春意正浓，客棹梳织于春水之中，千金轻掷于一笑之顷，欢娱不足，思留晚照，正是游春喧闹浮嚣之情景，乃云红杏枝头亦有春意闹，天心人事，乃相樛为一，益助其风光矣。张子野《天仙子》云：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睡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翠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此词写得一种离愁未醒，又值春残，记往事，省后期，空伤流景。乃池上既暝，沙上禽并，云破月来，花亦弄影，一片撩人景物；趁离人之晚来临镜，形单影只，将何以遣此耶？乃云沙禽花影，统是卖弄风情，外景内心，乃相歧为两，反衬其愁思矣。王静安所云“境界全出”，其意倘亦谓此欤？《遁斋闲览》云：“张子野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宋子京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遂出置酒尽欢。”盖词中警句，当已交相许可矣。

李渔《窥词管见》云：“琢句练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总不越一理字。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时贤勿论，吾论古人。古人多工于此技，有最服予心者，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是也；有蜚声千载上，而不能服强项之笠翁者，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是也。云破月来句，词极尖新，而实为理之所有；若红杏之在枝头，忽然加一闹字，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

予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宋子京当日以此噪名，人不呼其姓字，竟以此作尚书美号，岂由尚书二字起见耶？予谓闹字极粗极俗，且听不入耳。非但不可加于此句，并不当见之诗词。近日词中争尚此字者，子京一人之流毒也。”所论未免过于泥固，且似于宋词全阙未尝深思。刘公融云：“红杏枝头春意闹，一闹字卓绝千古。字极俗，用之得当则极雅；未可与俗人道也。”笠翁不尝俗，倘亦务为矜奇矫俗之论害之欤？

《渔隐丛话》云：“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播传于后世，脍炙于人口者，终不出此矣；岂在多哉？如‘池塘生春草’，则谢康乐也；‘澄江静如练’，则谢宣城也；‘垓首秋云飞’，则柳吴兴也；‘风定花犹落’，则谢元贞也；‘鸟鸣山更幽’，则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则薛道衡也；‘枫落吴江冷’，则崔信明也；‘庭草无人随意绿’，则王胄也；凡此皆以一句名世者。温庭筠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严维有‘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常建有‘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杜荀鹤有‘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韦苏州有‘兵卫深画戟，燕寝凝清香’，孟浩然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贾岛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张祜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周朴有‘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



稀’，刘筠有‘雨势官城阔，秋声禁树多’，杨黎州有‘刚肠欺竹叶，衰鬓怯菱花’，寇莱公有‘远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徐铉有‘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声’，赵师民有‘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魏野有‘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悟清有‘鸟归花影动，鱼没浪痕圆’，惠崇有‘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夏英公有‘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蔡天启有‘柳间黄鸟路，波底白鸥天’，秦少游有‘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陈无己有‘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徐忻有‘著衣轻有晕，入水淡无痕’……（以下摘录）以至‘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乃王维也；‘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乃赵嘏也；‘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乃崔涂也；‘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乃丁晋公也；‘风定晓枝蝴蝶闹，雨匀春圃桔槔闲’，乃韩魏公也；‘园林换叶梅初熟，池馆无人燕学飞’，乃谢景山也；‘千里暮山横紫翠，一钩新月破黄昏’，乃孙莘老也；‘倒著衣裳迎户外，尽呼儿女拜灯前’，乃谢师厚也；‘千山送客东西路，一树照人南北枝’，乃王康功也；郑谷《咏海棠》云：‘秾艳最宜新著雨，妖娆全在欲开时’，林逋《咏梅花》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子京《落花》云：‘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盛次仲《雪》云：‘看来天地不知夜，飞入园林总是春’；凡此皆以

一联名世者。……”

今时习诵之诗句，亦偶摘数则，附于此。“每逢佳节倍思亲”，王右丞《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中句也；“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太白《蜀道难》也；“人生七十古来稀”，杜工部《曲江》也；“翻手作云覆手雨”，杜之《贫交行》也；“语不惊人死不休”，杜之《江上短述》也；“新诗改罢自长吟”，杜之论诗绝句也；“神女生涯原是梦”，“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义山《无题》也；“悔教夫婿觅封侯”，唐无名氏《闺怨》也；“自古佳人多命薄”，苏东坡之诗薄命佳人也；“明日黄花蝶也愁”，苏之《九日次韵王巩》诗也；“忽闻河东狮子吼”，苏之《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诗也；“事如春梦了无痕”，苏之《正月十二日出郊寻春》也；“人生识字忧患始”，苏之《石苍舒醉墨堂》诗也；“非人磨墨墨磨人”，苏东坡《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诗也；“一年容易又秋风”，陆放翁《宴西楼》也；“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独不见》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也；“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右丞《渭城曲》也；“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常侍《燕歌行》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工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也；“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之《水槛遣心》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



梦得《乌衣巷》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东野《游子吟》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之《泊秦淮》也；“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之《遣怀》也；“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秦韬玉之《贫女》诗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之《题西林壁》也；“文章最忌随人后，道德无多只本心”，黄山谷《赠谢敞王博谕》诗也；“名誉不如心自肯，文辞终与道相妨”，陆放翁《老学庵》诗也。

《随园诗话》云：“世有口头俗语，皆出名士集中。‘世乱奴欺主，时衰鬼弄人’，杜荀鹤诗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愁’，罗隐诗也；‘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崔戎酒筹诗也；‘闭门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南宋陈随隐自述其先人诗也；‘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宋人笑刘师颿欲附范文正公祠堂诗也；‘晚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古乐府也；‘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邺诗也；‘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女真蕙兰诗也；‘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张唐卿诗也；‘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邵康节诗也；‘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徐守信诗也；‘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自家扫去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并见《事林广记》；‘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见《唐人意诗》。”凡此

亦是以一联传世者也。

《梦溪笔谈》云：“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鸟鸣山更幽’本宋王籍诗，元对：‘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乃动中有静。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之者。”《冷斋夜话》云：“荆公言：前辈诗‘风定花犹落’，静中见动意；‘鸟鸣山更幽’，动中见静意。山谷云：此老论诗，不失解经旨趣，亦可怪耳。”实则两句之精髓王荆公真已悟著，故集句乃较原句尤工耳。《资治通鉴》载：“隋炀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则诗中警句，当时已使暴君起伎心矣。

字必练而始工，句因度而能稳。练字度句，太轻出则意浅，意浅则一览便尽；过深入则意晦，意晦则难觅知音，所谓过犹不及也。少游之“破暖轻风，弄晴微雨”，因非篇中警句，实由轻出；美成之“风老莺雏，雨肥梅子”，较深一层；正中之“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所蕴者多而意未尝晦，只缘“湿”字较“破、弄、老、肥”诸字深邃而能配搭也。唐赵嘏《寒塘》诗云：



晓发梳临水，寒塘坐见秋。
乡心正无限，一雁过南楼。

则是度句省练而能配搭也。史梅溪《双双燕》云：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

《人间词话》云：“贺黄公谓：‘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称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然柳昏花暝，自是欧秦辈句法，前后有画工、化工之殊。吾从白石，不能附和黄公矣。”若只提出“软语商量”与“柳昏花暝”比并观之，皆画工耳；且毋宁谓以软语商量状双燕之呢喃更觉描摹得贴切而生动也。玉氏所云柳昏花暝具化工者，实就此四字在全词之上下贯串中言之。双燕争飞，红楼归晚，忘却天涯芳信，不管凭栏人愁损双蛾。天已晚则柳昏花暝，渠等看之既足，等闲视之；然试思此柳昏花暝之景色，凭栏人如何消受得！双燕看足柳昏花暝，仍未

尝触念而记起芳信，“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人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此所以四字安排在词内，是精心结撰，有化工也；不然，柳昏而花暝，亦寻常耳。

张叔夏《南浦·咏春水》云：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唤东风难扫。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绿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觴咏如今悄。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

此词字斟句酌，玉田之词，几乎以此篇压卷。所用之字，如粼粼、翻唤、撑、小、欲、绝似、和、甚、了、新、乍、曾、渺渺、悄、多少等字，尖新灵活，无一不佳。用事之句，如“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是广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之意，“茂林觴咏如今悄”，是重申王羲之《兰亭集序》“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之慨，“前度刘郎”句，则是用刘禹锡《游玄都观》诗，“鱼没浪痕圆”句，则直袭用释悟清之语，悉从春水生出，贴切而不滞。写景之句，尤经百炼千锤，精致细腻。周草窗云：“荒桥



二句，赋春水入画。”入画之句，又不止荒桥两句已也。“波暖绿粼粼”，“和云流出空山”，极目山水，可绘几曲屏山；“燕飞来”，“流红去”，“鱼没浪痕圆”，可入尺幅手卷。其作句之生动真切，尤令人击节。邓牧心云：“玉田《春水》一词，绝唱今古，人以‘张春水’目之。”赏此词者，果具只眼。

《唐子西语录》云：“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及观元亮诗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便觉唐人费力。如《桃源记》言‘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见造语之简妙。盖晋人工造语，而元亮其尤也。”简，出于涤汰，妙，由于自然，此是造语之诀窍；但须知不见费力原从费力中透过来也。

秦韬玉咏贫女云：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李山甫咏贫女云：

平生不识绮罗裳，闲把金簪益自伤。
镜里只应谙素貌，人间多是重红妆。

当年未嫁还忧老，终日求媒即道狂。

两意定知无处说，暗垂珠泪滴蚕筐。

（编者按，《全唐诗》卷六四三收李山甫《贫女》诗，首句“绮罗”作“绣衣”，次句“金簪”作“荆钗”，四句“是”作“自”，七句“无处说”作“无说处”，末句“滴”作“湿”。）

两诗本相类，而练字度句则相去悬殊矣。第一句秦诗首藉“蓬门”二字点出“贫”字，与“绮罗”相对称。香囊绮罗，而后美人衣之，贫女既无缘御绮罗，故云未识其香也。李诗则云“平生不识绮罗裳”，岂贫女且目不识绮罗衣裳耶？是“裳”字在此已不如“香”字远甚，“平生”又不如“蓬门”之贴切也。李诗之颔联（“镜里”、“人间”两句）差足与秦诗之颔联（“谁爱”、“共怜”两句）并武，颈联及尾联四句则仅抵得秦诗“拟托良媒亦自伤”一句，秦诗以颈尾两联寄贫士不遇知音、供人驱使之深慨，为全篇之警策，故所蕴独多也。另如李诗之用“金簪”、“蚕筐”，亦均出得突兀，凌乱失次，不若秦诗之“绮罗”、“金线”前后自然照应，无着力提挈之形迹。至今“为人作嫁”竟成习用之语汇，而李诗则鲜知者，时代之迁易真成极公平之批评家矣。



二三 重言与音韵

文词多有资于声音之美者。《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声音为表达情感之本原，文字者，亦人类表达情感以代声音之工具耳，以是知诗歌、乐府与声音之关系綦密也。其实文章辞赋，亦必考校于音声，天籁也，不待详析已。

声音之美，著于重言与双声叠韵。重言之例极多，《诗》：“关关雎鸠”，“桃之夭夭”，“采采卷耳”，“燕燕于飞”，“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离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几乎俯拾即是也。其有屡用重言，复而不厌，曠而不乱者，如古诗：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至于乔吉《天净沙》：

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

则专意于叠字，不免为堆砌矣。

《介存斋词选序论》云：“双声叠韵字要著意布置，有宜双不宜叠，宜叠不宜双处。重字则既双且叠，尤宜斟酌。如李易安之‘凄凄惨惨戚戚’三叠韵六双声，是锻炼出来，非偶然拈得也。”《白雨斋词话》云：“《西青散记》载绡山女子《双卿词》十二阙。双卿负绝世才，秉绝代姿，为农家妇，姑恶夫暴，劳瘁以死。生平所为诗词，不愿留墨迹，每以粉笔书芦叶上，以粉易脱，叶易败也。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凤凰台上忆吹箫》云云，其情哀，其词苦，用双字至二十余叠，亦可谓广大神通矣；易安见之，亦当避席。”《西青散记》云：“邻女韩西，新嫁而归，性颇慧，见双卿独舂汲，恒助之。疟时，坐于床，为双卿泣。将返其夫家，双卿泣以竹叶题《凤凰台上忆吹箫》一阙。”其词云：



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天难消。正断魂魂断，闪闪摇摇。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隐隐迢迢。从今后，酸酸楚楚，只似今宵。 遥遥，问天不应，看小小双卿，袅袅无聊。更见谁谁见，谁痛花娇？谁望欢欢喜喜，偷素粉写写描描？谁还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

《人间词话》云：“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乾嘉间吾乡周松霭（春）先生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余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则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两字同一母音者，谓之叠韵。”我国连绵字，设非双声，辄属叠韵，如：参差、零落、驰骋、芳菲，皆双声；徘徊、彷徨、逍遥、缤纷，皆叠韵也。

自永明时王融、沈约、谢朓等倡为“四声”、“八病”之说，渐以演成唐代之绝、律，钟嵘甚不谓然，抒其见于《诗品》云：“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鬻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

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间里已具。”沈、谢之所标榜，固未免过于细碎，仲伟之所驳议，亦嫌其抹杀一切也。

《诗·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此诗多用重言，而“苗、摇、悠、求”诸韵脚，皆有悠徐切怛之致，“求”、“悠”叠韵，“何求”句尾与“悠悠”句首相衔，益助其哀远。第二章曰“中心如醉”，第三章曰“中心如噎”，行役之人，其忧国之情渐行渐蹙；而诗歌之音调亦随之渐进渐促。情调与音调既以协合，乃成佳什。

王仲宣《登楼赋》，始云：“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用平声尤韵，有忧愁之声调，尚无凄恻之音响。继云：“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



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用平声侵韵，音调较前轻松，以援引古事，故不妨，且以见抑扬顿挫也。终云：“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切怛而惛惛。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忽变为人声职韵，急转直下，顿增其惛惛之情；其用韵与《黍离》类似也。江文通《别赋》，始云：“黯然而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用上声纸韵，音调促而蹙。下接：“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诘前，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用人声职韵，凄恻至极。以下分赋各种别情，于音韵方面，均不若前章之沉痛，有头重脚轻之病，令人生始郁结而终开舒之情。岂江郎之不知音，盖亦“别虽一绪，事乃万族”害之；非若仲宣《登楼》“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稍留”，止赋一己背井离乡之别情，情既真，而出韵抒其哀思亦自然中节也。

杜工部诗：“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朔漠”叠韵，“黄昏”双声；李义山诗：“远路应悲春晚晚，残宵犹得梦依稀”，“晚晚”、“依稀”各为叠韵；林和靖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清浅”、“黄昏”各为双声；感足以增益诗句之美。张德瀛《词征》云：“唐人诗喜用双声，宋词

亦有之。康伯可《金菊对芙蓉》词前阙‘望故人消息迟迟’，下阙‘悄为伊瘦损香肌’，‘消息’、‘瘦损’，皆双声也。”

收音于“乌”、“庵”，即“鱼、虞、元、寒、删、先”诸韵之字，皆极沉重哀痛之音。李义山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用“先”韵，收音于“庵”，两句之第六字“蝴”、“杜”，皆收音于“乌”；只就其音调论，已代表一种沉哀之情感矣。秦少游词：“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句中“堪、馆、寒、鹃”等字皆收音于“庵”，“孤、杜、暮”等字皆收音于“乌”，十四字中已有七字出于沉痛之音调，此或亦王静安所以谓此两句过于“凄厉”之一端欤？

阮畴生《还家》诗云：

尽室逐江村，乍归未识路。却问路旁人，为指门前树。痴儿各长成，有弟亦同住。病妻久卧床，淹淹迫岁暮。独客苦思乡，还乡如客寓。二亲掩重泉，凄清感霜露。回首望禾江，旧庐杳无处。信宿不遑安，又复出门去。

沈归愚云：“向于京口见无名氏诗，有‘万里是乡家是客，三冬披葛夏披绵’句，写尽作客情事；读此诗，尤觉黯然。”虽然，亦过于凄厉矣。诗中蹙迫之



句凡三：“病妻久卧床，淹淹迫岁暮”，其一也；“二亲掩重泉，凄清感霜露”，其二也；“信宿不遑安，又复出门去”，其三也。就此诗之声韵方面寻绎之，所步韵为遇、御两韵，收音于“乌”、“虞”，“泉、安”等字收音于“庵”；而“淹淹迫岁暮”句“淹淹”收音于“庵”，“暮”收音于“乌”，则并少游之“闭春寒”、“斜阳暮”两句为一，益见其哀而伤也。

《词苑丛谈》云：“长沙女子王素音有‘可怜魂魄无归处，应向枝头化杜鹃’之句，辞旨酸楚。王司州士祜用其意，作《减字木兰花》吊之云：‘离愁满眼，日落长沙秋色远。湘竹湘花，肠断南云是妾家。掩啼空驿，魂化杜鹃无气力。乡思难裁，楚女楼空楚雁来。’”王素音原句收煞之字：“处”收音于“乌”，“鹃”收音于“庵”，益之以“怜、无、杜”等字，乃成其“酸楚”。渔洋之词，止用其意，惜未用其音声也。

音阻分喉、牙、舌、齿、唇（牙音或称颚音，牙指白齿，齿指门齿）五种。喉音、牙音，皆浊重；舌齿唇诸音则较清利。韦端己《荷叶杯》云：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惟。闲掩翠屏金凤，残梦，罗幕画堂空。碧天无路信难通，惆怅旧房枕。

《古今词话》云：“韦庄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据，遂羁留之。庄有宠人，姿质艳丽，善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辞，强庄夺去。庄追念悒快，作《荷叶杯》、《小重山》词，情意凄怨。人相传播，盛行于时。姬后传闻之，遂不食而卒。”此词“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惟”句，情意寄于文字者十分，不难明白；寄于声韵者亦十分，缘多用唇齿间字，单单藉声音即可表示宠姬曼情之姿质，真才人呕出心血之作也。唐刘采春《望夫歌》之一云：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
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寥寥二十字，使人吟诵回环，不能遽置。平易中有深致，柔情中有刚骨，所以感人。而字音复多舌齿间字，吟咏之际，别有轻盈娇稚之韵味，使人怜煞也。杨升庵《词品》云：“唐人《柳枝词》，刘禹锡、白乐天而下凡数十首。情致之佳者如：‘清江一曲柳千条，十五年前旧板桥；曾与情人桥上别，更无消息到今朝。’此词小说以为刘采春女周德华之作，又云刘禹锡；然刘集中不载也。”此篇之情致，实亦赖多舌齿间音辅而成之也。

《西清诗话》云：“王晋卿都尉，既丧蜀国，贬均



州，姬侍尽逐。有一歌者号啜春莺，色艺两绝；平居属念，不知流落何许。后二年内徙汝阴，道过许昌，市傍小楼，闻泣声甚怨，晋卿异之，问乃啜春莺也。恨不可复得，因赋一联：‘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晋卿每话此事。客有足成章者，晋卿览之，尤怆然，其词曰：‘几年流落向天涯，万里归来两鬓华。翠袖香残空泪泪，青楼云渺定谁家？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回首音尘两沉绝，春莺休啜沁园花。’”此诗以牙音字为韵，便见浊重。诗中“家、佳、沙、吒、押、衙”诸字收音悉同，又密迹蹙集，吟咏之时，亦感碍口，则未能考究音韵之美者也。

吴梅村《圆圆曲》有云：“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楼、头、柳”收音于“瓠”，“天、边、看”收音于“庵”，两句相衬，遂形成其声韵上之美。“绿、珠、呼、树、出”则同收音于“乌”，两句相重，遂为其病也。

乐府、词、曲，原属达之声音、谱诸弦管者，于音韵自不容忽。《遁斋闲览》云：“苏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著棋、饮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里工，而多不入人腔，正以不能唱曲耳。”沈伯时云：“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

音，且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知周美成之能以诗余独步，倚于声音者当不在少也。今时已不知宋词唱法，用以不能就词调以寻绎《片玉词》声音之美，致足惜也。



二四 对偶与用事

诗文之对偶，一应求其工，再应避其复。两句对仗虽工稳，而意涉复叠者，谓为合掌，云若两手之虽分左右，乃同具五指也。《文心雕龙·丽辞篇》云：“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翩’，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蔡宽夫《诗话》云：“晋宋间诗人，造语虽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之类，非不工矣，终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刘越石‘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谢惠连‘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等语，若非前后相映带，殆不可读，然要非全美也。唐初余风犹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净尽矣。”然而杜工部《客至》诗云：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颌、颈两联，意亦涉于合掌也。至其《江上短述》之“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咏怀古迹》之“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寒食舟中作》之“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以及李义山《崇让宅燕作》之“浮世本来多聚散，红渠何事亦离披”，苏东坡《答人求书与诗》之“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黄山谷《秋雨》之“惊起归鸿不成字，辞柯落叶最知秋”，陆放翁《醉中出西门偶书》之“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则均句相系属而意不重复，是骈偶之正格，例繁不胜举也。

释惠洪《冷斋夜话》云：“东坡尝云：渊明诗初视若舒缓，熟视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曰：‘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又曰：‘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皆寒乞相，一览便尽，初如秀整，熟视无神气；以其字露也。东坡作对则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之类，更无齟齬之态，细味之，对偶亲的，而字不露也；此真得渊明之遗意



耳。”于所涉黜臧否者，宜细揣之。

《迂叟诗话》云：“李长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为奇绝无对。石曼卿对以词曰：‘月如无恨月长圆’，足为劲敌。”实则“月圆”较“天老”尤为亲切现成，滋可喜也。《复斋漫录》云：“晏元献赴杭州，道过维扬，尝召江都尉王琪同步池上。时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对也。’王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自此辟置馆职，遂跻侍从矣。”细酌‘燕归’一句与‘花落’一句相对，尚属工稳，惟所蕴之情感稍弱耳。

世传有因实事触发，兴会偶至而成的对者，则格外生动，益信文学之以“真”为基石，非强捏能就也。《归田录》云：“梅圣俞以诗知名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晚年与修《唐书》，书成未奏而卒。其初受敕也，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獭獠人布袋矣。’刁氏对曰：‘君之仕宦，何异鲈鱼上竹竿耶？’闻者以为善对。”苕溪渔隐曰：“政和间，先君赴调京师，馆于景德寺。夜步月庭中，指月为对云：‘圆少缺多天上月’，同赴调者应声戏云：‘员多缺少部中官。’”

至于为求对仗，而不核实者，则无可取矣。六一居士云：“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未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但进谏无用草稿之理。”此将“草”以对“花”，求其

字之工，乃忘其理之忤也。《轩渠录》云：“王彦龄才高不羁，为太原掾官，尝作《青玉案》、《望江南》词以嘲帅与监司。监司闻之大怒，责之。彦龄敛板向前，作《望江南》云：‘居下位，常恐被人谗。只是曾填《青玉案》，如何敢作《望江南》？请问马初监。’时马初监适与彦龄并坐，惶恐亟自辨诉。既退，尤彦龄曰：‘某初不知，何乃以某为证？’彦龄笑曰：‘乃借公趁韵，幸勿多怪。’”实则此词尚不止借“监”字趁韵，并“只是曾填《青玉案》，如何敢作《望江南》”，亦系为对仗乃云尔也。王直方《诗话》云：“东坡有言，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祈尝谓东坡云，有竹诗两句，最为得意，因诵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坡曰：‘好则极好，则是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盖以云千已万而叶止千也，亦顾对仗而遗物理矣。《遁斋闲览》云：“李廷彦献百韵诗于一达官，其间有句云：‘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达官惻然伤之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廷彦遽起自解云：‘实无此事，但图对属亲切。’”此固似不过过甚其辞以佐笑噱者，然拗花者莫脱其萼。

辞之所为，为达意也，内无其意，亦何必外有其辞哉？文章之用事，一例观矣。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



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行文用典实，取其节文而有征也。若堆砌僻典以矜其博，或不求信雅致晦其意，失其旨矣。周济《介存斋词选序论》云：“举文不取梦窗，是为碧山门径所限耳。梦窗立意高，取径远，皆非余子所及，惟过事短钉，以此被议；若其虚实并到之作，虽清真不过也。”可知短钉堆砌为文词之累矣。善纫者无隙缝，工绘者无渍痕，用典者宜师此意，乃所谓现成也。能紧著题，融化而不涩，用事而不为所使，则进现成为浑成，斯为美。

楼敬思云：“稼轩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力能驱使之，则自绰绰然有余裕，无所牵强也。而刘潜夫云：“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词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固是一病。”用事而令人嫌有掉书袋处，仍稍欠缺；盖以事类重实而方固，委实不易驱使，必也运斤成风，削去其圭角，则所谓“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矣。力稍不胜，辄见顿涩，不可不知也。《古今词话》云：“稼轩守南徐日，每开宴，必令侍姬歌所作词，特好歌《贺新郎》，自诵其中警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多如是’，与‘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顾问坐客：‘何如？’既而作《永遇乐》‘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特置酒招客，使妓按歌，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客多逊谢

‘不可’；或措一二语，不契，又弗答。相台岳珂，时年最少，率然对曰：‘童子何知，而敢有议？必欲如范希文以千金求《严陵记》一字之易，则晚进窃有议也。’稼轩促席使毕其说。珂曰：‘前篇豪视一世，独前后二警句差相似（意谓重复），新作微觉用事多（意谓掉书袋）耳。’稼轩大喜，酌酒谓座中曰：‘大夫也，实中予痼。’乃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未竟。”吾侪于此，可悟入学之方。

张叔夏云：“姜白石《暗香》、《疏影》两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疏影》前段，用少陵诗，后段用寿阳事，此皆用事不为事使。”用事如此，其庶几矣。

刘融斋《词概》云：“词中用事，贵无事障。晦也，肤也，多也，板也，此类皆障也。姜白石词用事入妙，其要诀所在，可于其《诗说》见之，曰：‘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姜白石《扬州慢》云：

淳熙丙申至日，余过维扬。夜雪初霁，茅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



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目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白石《扬州慢》，写兵燹后情景逼真，‘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亦无此韵味。”《诗·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此词“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正是暗用《黍离》故事也。杜牧之《遣怀》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又，《寄扬州韩绰判官》云：“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此词之后阙“杜郎俊赏”云云，暗用牧之诗，随顺即借原诗之豪华气象，为今日萧条局面之反衬，几乎夺小杜之诗作此词之附庸；白石才高，大是可人。

《人间词话》云：“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四库·乐府指迷提要》云：“谓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须用‘章

台’、‘灞岸’等字，说书须用‘银钩’等字，说泪须用‘玉筋’等字，说发须用‘绿云’等字，说箏须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说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亦非确论。”宋子京《笔记》云：“古人语有稚拙不可掩者，乐府曰：‘何以销忧，惟有杜康。’刘越石曰：‘何其不梦周’，又曰：‘夫子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虽有意绪，词亦钝朴矣。”凡此皆用事之失也。蔡宽夫《诗话》云：“尝有士大夫，称杜诗用事广。旁有一经生，忽愤然曰：‘诸公安得为公论乎？且其诗云：‘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彼尚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广？’闻者无不绝倒。”此固以谄经生之不谙诗，然得藉以揣摩“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不用事而明彻，“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用事而转形其钝朴之道，而稍明其分际焉。《梦溪笔谈》：“吴人多谓梅子为曹公，以其尝望梅止渴也。又谓鹅为右军。有一士人遗人腊梅与烤鸭；作书云：‘醋浸曹公一髭，汤焯右军两只，聊备一饌。’”疑人之用典故者未必真竟似此荒谬可笑，或者好事者为之；然而不明究竟率尔操觚者，于不自觉中坐同此可哂之士人书启者，例实不鲜也。

《辘轳杂记》云：“义山《锦瑟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祇是当时已惘然。’山谷道人读此诗；



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生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东坡之解，当是矜奇之偶合；义山诗中用事，不致似此之委曲也。且专为《古今乐志》“适怨清和”而为诗，则岂非用诗以徇事，何义山之不惮烦？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收束语，又当何辞以解之耶？愚意此诗首两句言见锦瑟之弦与柱而触动年华似水、追惟往事之情，第三句云浮生若梦，第四句云宿怨无穷。五六两句意较晦，蓝田之玉似以自况，沧海之珠似咏所怀，亦谓彼我之同戚戚耳。七八两句则意甚显：云此情不必待今日追忆时始痛人肠，在当时固已令人惘然悲恸矣。如此只觉其颈联之意少难捉摸耳；若依东坡之解释，则全篇皆晦，且用事如此，诞不经矣。《随园诗话》云：“元遗山惜义山诗无人笺注，渔洋先生亦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句。近时冯养吾太史注《玉溪集》，断定以为此悼亡之诗。‘思华年’，原拟借老也，‘庄生晓梦’，用鼓盆事，‘蓝田玉暖’，用吴宫事，皆指夫妇而言；曰‘无端’曰‘追忆’者，云后何得此佳妇，曰‘惘然’者，早知‘好物不坚牢’。”说为差近，所释用事之处，虽仍少牵强，较胜于东坡之附会也。

二五 诗忌与讖语

诗词以生僻之字为韵，曰押险韵。苏东坡诗有句云：“险韵清诗苦斗新”，李易安词有句云：“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皆以险韵难押，竟以难押者为足喜也。东坡《雪后书北堂壁》二首之尾联曰：“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老病自嗟诗力退，空吟《冰柱》忆刘叉。”《谢人见和》又赋云：“书生事业真堪笑，忍冻孤吟笔退尖。”“台前日暖君须爱，冰下寒鱼渐可叉。”皆以“尖，叉”二字为韵，为险韵之名作，后因谓险韵为尖叉。易安《声声慢》词有句云：“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张正夫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亦美伊之能用险韵。虽然，因奇可以入魔，故险韵殊不必尝试；即使吐句尖新，终在细巧也。扬子《法言》云：“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西厢记》楔子（第一折。编者）之《混江龙》云：“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将棘围守暖，把铁砚磨穿。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才高难入俗人眼，时乖不遂男儿愿；空雕虫篆刻，缀断简残编。”穷日之力，与翰



墨结不解缘，已尝苦己之虑或召人之讥矣，矧以险韵斗新，掷才力于虚牝乎？

双声叠韵诸字措置于诗词中，可以增益文章之美，前既略论之矣，然若一句之中，用之过多，虽不必以“八病”之说绳之，亦觉不利于唇吻，如强效钩辘格磔也。潘子真《诗话》云：“皮日休云：‘梁武帝诗“后牖有朽柳”，沈约诗“偏眠船舷边”，叠韵生焉；《诗》曰“蟋蟀在东”，又曰“鸞鸯在梁”，双声兴焉。’”所引“后牖有朽柳”，“偏眠船舷边”，吟诵之际，皆感拗口，刘孝绰之“梁皇长康强”，亦此类也，皆不可取法。

诗词用字，宜避其重见，盖一篇字数本无多，重则更少也。《吹剑录》云：“大江东去词，三‘江’、三‘人’、二‘国’、二‘生’、二‘故’、二‘如’、二‘千’字，以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到处，他字不可代，虽重无害也。今人看人文字，未论其大体如何，先且指点重字。”若其大体可观，且无他字可代，重之尚可；若大体本无足观，只是不避重字，曰吾师东坡耳，自不可也。至于叶韵之字尤宜避其重复。苏子瞻《送江公著知吉州》诗中有句云：“方将华省起弹冠；忽忆钓台归洗耳。”结句云：“簿书期会得余闲，亦念人生行乐耳。”自注云：“二‘耳’义不同，故得重用。”顾亭林《日知录》云：“初唐诗最为严整，而卢照邻《长安古意》：‘别有豪

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用二‘相’字，今人谓必字同而义异者，方可重用，若此诗之二相固无异义也。”诗中两句裁得一用韵耳，自以绝对避重为允，义异或义同，古人虽有用之者，均不可学也。

近体诗宜调平仄，然在初盛唐时偶亦有不愿严就绳墨以害意者。如李白《夜思》之“疑是地上霜”、《玉阶怨》之“玲珑望秋月”，王之涣《出塞》之“羌笛何须怨《杨柳》”等皆是也。中唐以降，或者经意不依常格，创为拗体。有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者，如“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是；有易第五六两字之平仄者，如“来时弭笔夸健讼，去日攀车余泪痕”是；矜奇拂矫，故趋蜀道，亦何足取，另若古体诗固不限平仄，究亦应平仄错落以构句。如“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上句五字俱平，下句五字俱仄，似此者亦未宜恒用也。

诗又有打油一体。唐人张打油（打油当是诨号，盖以时人谓其成诗率易，过于油滑，因以名之也）《雪诗》云：

江上一笠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后世因谓诗之俚俗者为打油。王士禛《师友诗传录》



云：“作诗，学力与性情必兼具而后愉快。愚意以为学力深始能见性情，若不多读书，多贯穿，而遽言性情，则开后学油腔滑调、信口成章之恶习矣。”人人鲍鱼之肆者，久而不闻其臭，学诗者自宜以俚俗为戒也。或有以干支、星宿、建除、字谜、八音、人名、药名之类游戏成文者，又有所谓回文、联绵、连环及一七令诸体。偶一为之，无伤大雅，而既费时推敲，已殊不值矣。

《高斋词话》云：“秦少游在蔡州，与官妓姜婉字东玉者甚密。赠之词云：‘小楼连苑横空’，又云‘玉佩丁东别后’者是也。又赠妓陶心儿云：‘天外一钩横月带三星’，谓心字也。”“小楼连苑”句暗寓“姜婉”二字；“玉佩丁东”句嵌人“东玉”二字，少游《水龙吟》词也。“心”字一钩三点，故云“一钩横月带三星”以状其字，少游《南柯子》词也。杨慎《词品》云：“山谷赠妓词‘你共人女边著子，争知我门里添心’，亦隐好闷二字。”云若你共他人相好，争知我多闷烦也。吴君特《唐多令》：“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陈德武《浣溪沙》：“山上安山经几岁，口中添口又何时。”《西厢记》：“写着道西厢待月等得更阑，着你跳东墙，女字边干。”皆拆字成文，即工巧亦涉纤巧也。

《通斋闲览》云：“或传一诗谜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肤。走人绣幃寻不见，任他风雨’

满江湖。’乃贾岛、李白、罗隐、潘阆四诗人名也。云是荆公所作。”《渔隐丛话》云：“世传《霞头隐语》，是半山老人作，云：‘生在色界中，不染色界尘。一朝解缠缚，见性自分明。’”似此者，盖适于入稗官小说矣。

《侍儿小名录》载：“《璩玑图叙》云：前秦安南将军襄滔有宠姬赵阳台，歌舞之妙，无出其右，滔置之别所。妻苏知之，求而获焉，苦加挞辱，滔深恨之。阳台又专伺苏之短，谗毁交至，滔益忿。苏氏年二十一，滔镇襄阳，与阳台之任，绝苏氏之音问。苏悔恨自伤，因织锦回文，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字，纵横反覆，皆为文章，名为《璩玑图》。遣苍头赍至襄阳。滔览锦字，感其妙绝，因送阳台之关中，而具车从迎苏氏，恩好愈重。”东坡有《题织锦图上回文》三首，录其一云：

羞看一首回文锦，锦似文君别恨深。
头白自吟悲赋客，断肠愁是断弦琴。

又有《记梦回文》二首，录其一云：

酹颜玉碗奉纤纤，乱点余花唾碧衫。
歌咽水云凝静院，梦惊松雪落空岩。



《漫叟诗话》载回文诗数首，录其一云：

红窗小泣低声怨，永日春寒斗帐空。
中酒落花飞絮乱，晓莺啼破梦匆匆。

沈雄《古今词话》载：“张继律诗一首，向作《舞春风》，昔有此体，近复回作《虞美人》调者：堤边柳色春将半，枝上莺声唤。客游晓日绮罗稠，紫陌东风弦管咽朱楼。少年抚景惭虚过，终日看花坐。独愁不见玉人留，洞府空教燕子占风流。”（若按七言八句断句即为律诗）似此者均不过能勉强前后往复或上下错落以成文耳，诗词之意已无足取，盖为牵就文字，断损之殆尽矣。

徒为文字之奇诡而夸之，其不可也审矣。而诗词之意境亦不可过于犀彻或突兀。《老学庵笔记》云：“李后主《落花》诗云：‘莺狂应有限，蝶舞已无多。’未几下世。诗讖盖有之矣。”《唐诗纪事》云：“崔曙《试明堂火珠》诗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以是诗得名。明年卒，惟一女名星星，是其讖也。”王直方《诗话》云：“苏子美尝作《春睡》诗云：‘身如蝉蜕一榻上，梦似杨花千里飞。’欧公见之，惊曰：‘子美可念！’未几果卒。”《冷斋夜话》云：“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天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

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盃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太平广记》云：“韩翃置柳氏都下，寄以《章台柳》词：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后果为沙吒利所劫。人皆以为词谏。”顾梁汾《弹指词》云：“岁丙辰，纳兰容若年二十有二，乃一见即恨识予之晚。越数日填《金缕曲》，为予题照，极感其意；而私诮他生再结语殊不祥；何意竟为乙丑五月之谏也？伤哉！”似此云云，皆谓诗词之终成谏语也。自今日视之，知其已涉迷信，似不足较；在昔则多执而信之也。洪迈《容斋随笔》云：“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谏。白公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白公寿七十五。”知在昔已有明睿之士，不为俗见所缚困者矣。诗谏云云，盖非偶合即附会耳。虽然，所谓诗谏者，既由其作品而使人别生遐想，则其创作本身之感应力自必因以削弱，亦作者骛奇以自贻害也。



二六 摹拟与熔成

杜工部诗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摹拟不脱古人之窠臼，则无以自拔也。《苕溪渔隐丛话》载：“宋子京《笔记》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上架屋，信然。陆机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苕溪渔隐曰：学诗亦然。若学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诚至论也。”顾亭林云：“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时有利钝，梁简文《与湘东王书》云：‘今人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弃其所长，惟得其所短。’宋苏子瞻云：‘今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诗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砭砭。’……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

复不能自随；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所论皆极允畅。《三山老人语录》云：“六一居士喜温庭筠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尝作《过张至秘校庄》诗云：‘鸟声梅店雨，野色柳桥春’，效其体也。”此一联殊无足取，永叔之才，岂弱于飞卿耶？亦存心摹拟害之耳。刘伟明《清平乐》云：

东风依旧，著意隋堤柳；搓得鹅儿黄欲就，
天气清明时候。去年紫陌青门，今朝雨魄云
魂；断送一生憔悴，能消几个黄昏！

“去年”、“今朝”，逼出“断送”与“能消”，写凄惻之情，令人击节。王静安《清平乐》云：

垂杨小院，院落双归燕。翠幙银灯春不浅，
记得那时初见。眼波脸晕微流，灯前却按
《梁州》。拼取一生肠断，消他几度回眸。

末句虽反用前词之意，仍未能脱却痕迹，故未足与前人抗轭也。

柳子厚《江雪》云：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此诗前两句句尾“绝”、“灭”二字，恰足以衬起后两句句首“孤”、“独”二字。而第一句之“鸟飞绝”，第二句之“人踪灭”，第三句之“簑笠”，第四句之“寒江”，上下、动静、远近、人物，无一字妄费，逼出最后一“雪”字，此画龙点睛之作，诗中之张僧繇也；须学不得。王阮亭《雪后忆家兄西樵》云：

竹林上斜照，陋巷无车辙。
千里暮相思，独对空庭雪。

显系有意摹拟《江雪》之什，难免东施捧心之诮。陆放翁《霜夜》云：

梅花敬动梦魂狂，橙子闲搓指爪香。
莫怪草堂清到骨，一梳残月伴新霜。

亦最后点题，似效柳诗；独全篇另立新意，无惟恐失之之态。即必云其事仿，亦较王诗胜多许也。

虽然，文学创作，固多有源本于摹仿者也，若必“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则是今之于古、后之于先，必不可争衡，每况愈下也；又岂事之真、理之常乎？要在摹拟之外，重之以销熔工夫，融化古人之言，若自我之口出，自然而然，则不惟可以追踪前

武，抑且可以显见其青蓝冰水也。黄山谷云：“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人间词话》云：“‘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贾岛诗句），美成以之入词（《齐天乐》云：‘渭水西风，长安乱叶，空忆诗情宛转’），白仁甫以之入曲（《德胜乐》云：‘听落叶西风渭水，寒雁儿长空嘹唳’），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所谓“点铁成金”、“自有境界”者，自有销熔之炉，以锻冶古人之句，铸成我之文字耳。刘潜夫评《片玉词》云：“美成颇偷古句。”张叔夏云：“美成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陈质斋云：“美成词，多用唐人诗，櫟括入律，混然天成。”是能融化，转为清真之盛誉矣。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云：“‘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杨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为当家。”是能猎取，而野味供珍馐矣。

谢茂秦《四溟诗话》云：“《世说新语》：徐孺子九岁时，尝月下戏，或云：‘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子美诗：‘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意祖于此，造句奇拔，观者不觉用事。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老不欺人也。”钩陶万物，善于销



熔，此其所以为神也。

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云：“‘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此退之早春诗也。‘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此子瞻初冬诗也。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东坡盖借昌黎之结构而自起楼阁者也。查恂叔《铜鼓书堂词话》云：“陈存熙有《相见欢·咏泪》云：‘月痕未到朱扉，送郎时，暗里一汪儿泪、没人知。搵不住，收不聚，被风吹；吹作一天愁雨损花枝。’其风情之缱密，字句之自然，可称绝唱；然亦从李后主赋愁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脱化出来者。”存熙实循后主之思路而延展想像者也。张德瀛《词征》云：“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张蜕岩词‘客里不知身是梦，只在吴山’，行役之情，见于言外；足以知畦径之所自。”蜕岩则袭后主之字句而掉换表里也。李重山《雨村词话》云：“宋初叶清臣字道卿，有《贺圣朝》词云：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东坡《水龙吟》演为长句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神意更远。”坡公则袭道卿之词句而含蓄愈深也。温飞卿《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胡元任云：“庭筠工于造语，极为奇丽，此词尤佳。”聂胜琼《鹧鸪天》：

“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此则用温之句而复之，依胡之论，则聂之词可称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矣。

范文正《御街行》云：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谩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词品》云：“范文正公、韩魏公，一时勋德重望，而范有《御街行》词，韩有《点绛唇》词，皆极情致。”李易安《一剪梅》云：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花草蒙拾》云：“俞仲茅小词云：‘轮到相思没处辞，眉间露一丝。’视易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可谓此儿善盗；然易安亦从范希文‘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语脱胎，特更工耳。”李易安《武



陵春》云：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
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
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西厢记·长亭送别》之收尾云：

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
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则是熔铸易安诗句，又改舟为车，亦是载得贼赃来也。

《词苑丛谈》云：“汪舍人蛟门《醉春风》词云：‘好事如今乍，划袜移深夜。手提金缕小鞋儿，怕怕怕：犬吠花阴，月沉楼角，暗中惊诧。 软玉相凭藉，纤指将头卸。亲身拼得教郎怜，罢罢罢。又听鸡声，催人枕畔，羞颜娇姹。’较之南唐主遗小周后词，尤觉旖旎。”此诗演绎李后主《菩萨蛮》“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四句以成章，虽嫌说得太尽，而文辞之隽异，想像之丰富，有增花于锦之美，无添足于蛇之愚，亦足多也。

晏同叔《破阵子》云：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好梦之余，重赢斗草，笑生双脸，写来娇憨如画。王静安《浣溪沙》云：

乍向西邻斗草过，药栏红日尚婆娑，一春只遣睡消磨。发为沉酣从委枕，脸缘微笑渐生涡；这回好梦莫惊他。

斗草方过，春困寻他，脸渐生涡，好梦如何？静中有动，动中又有静，娇憨之外，又极生动，生动之中，又极娇憨。若并晏词观之，则觉采桑径里，双脸生笑之女儿，其声容笑貌，亦自寻常；不若此发委于枕、脸渐生涡之女郎，别有动人怜处。“这回好梦莫惊他”，梦中情景，亦似较晏词之“昨宵春梦好”更好上千倍万倍，能得者等好梦，应是女孩儿家甘愿“一春只遣睡消磨”也。晏词先写好梦，而后写斗草，斗草既赢，笑从脸生，是以斗草为主，而以好梦为宾也。王词先写斗草，而后写好梦，好梦既圆，笑涡渐生于颊辅，是降斗草为宾，而跻好梦为主也。小女儿心中事岂以区区斗草之输赢为终极之悲喜，转以好梦



为占卜之资耶？同叔正是颠因倒果，亏他静安参得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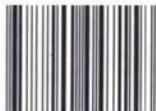


小
书

我建议年轻读者为了学习古汉语，至少应该读：一、《三国演义》；二、金圣叹的《贯华堂文集》；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四、林琴南的翻译小说；五、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文怀沙

ISBN 7-200-04715-5



9 787200 047158 >

定价：14.00 元